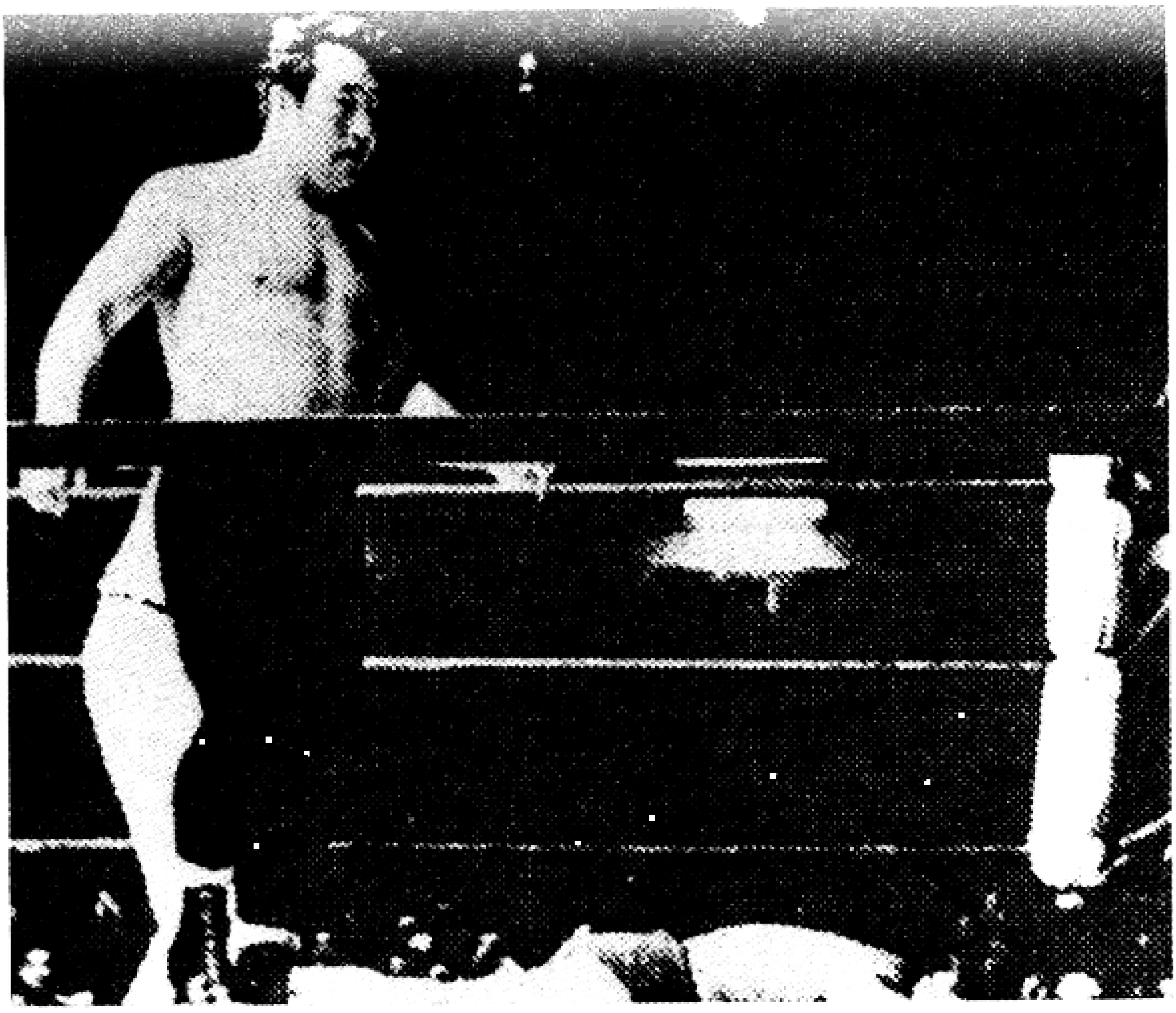
世界职业摔交王
力道山的故事

我是朝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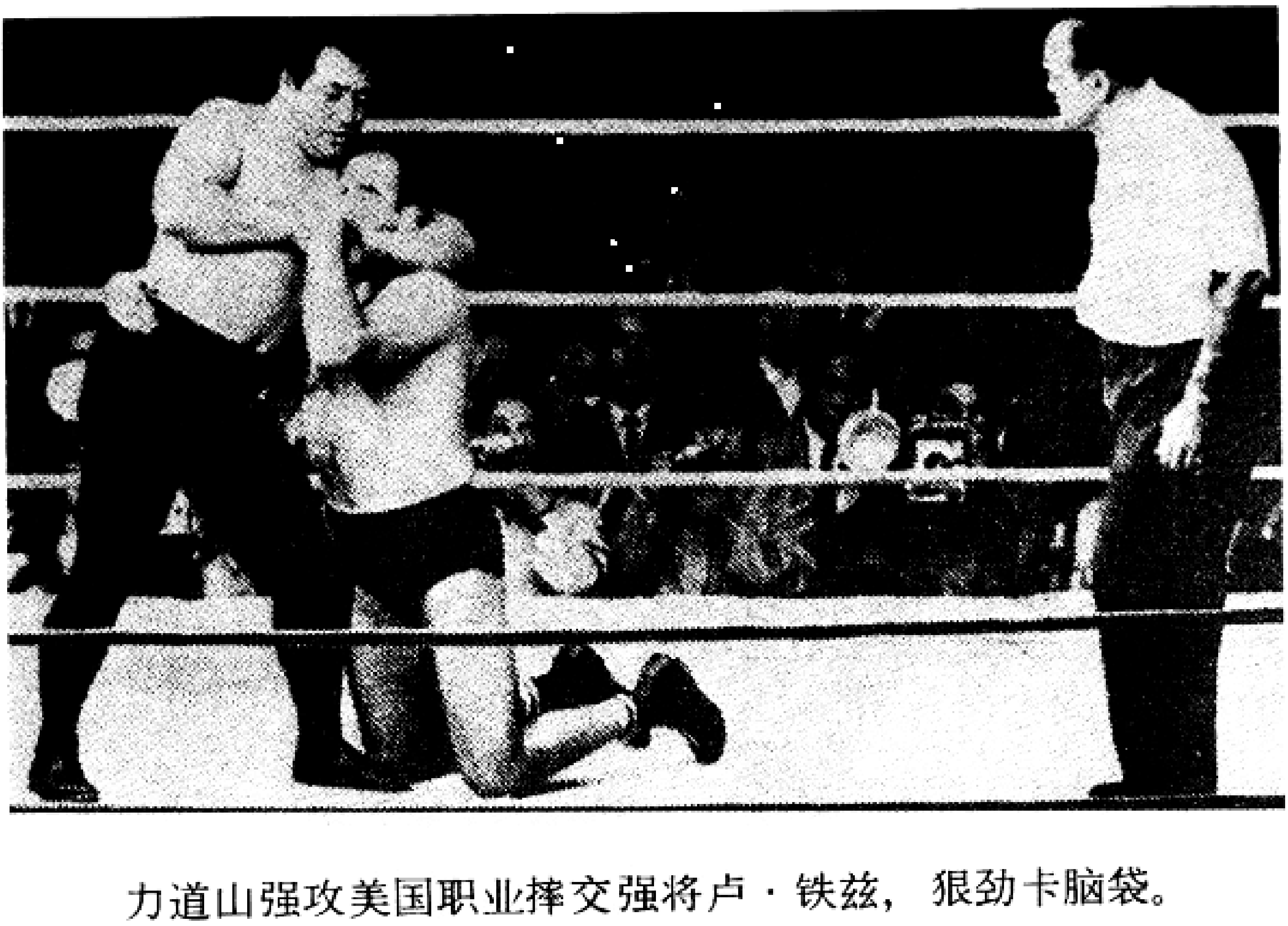
朝鮮・平壤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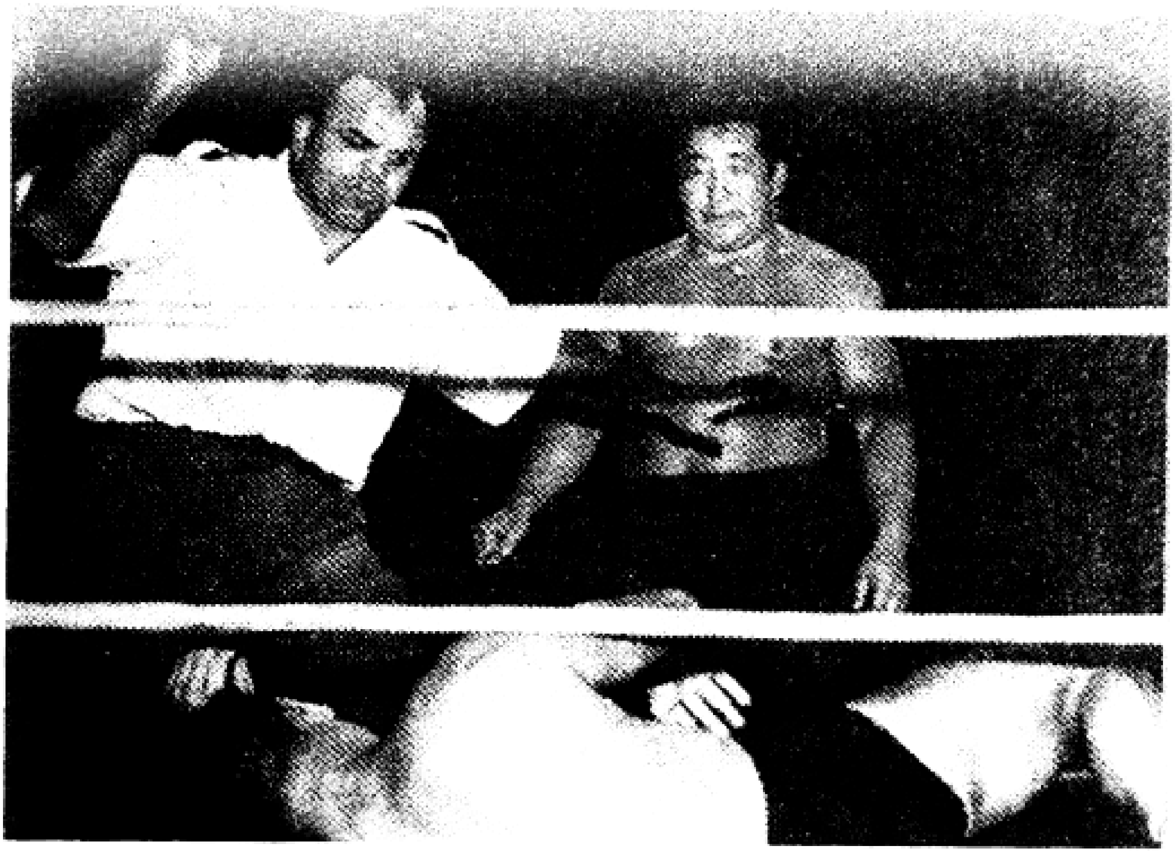
世界职业摔交王力道山(原名金信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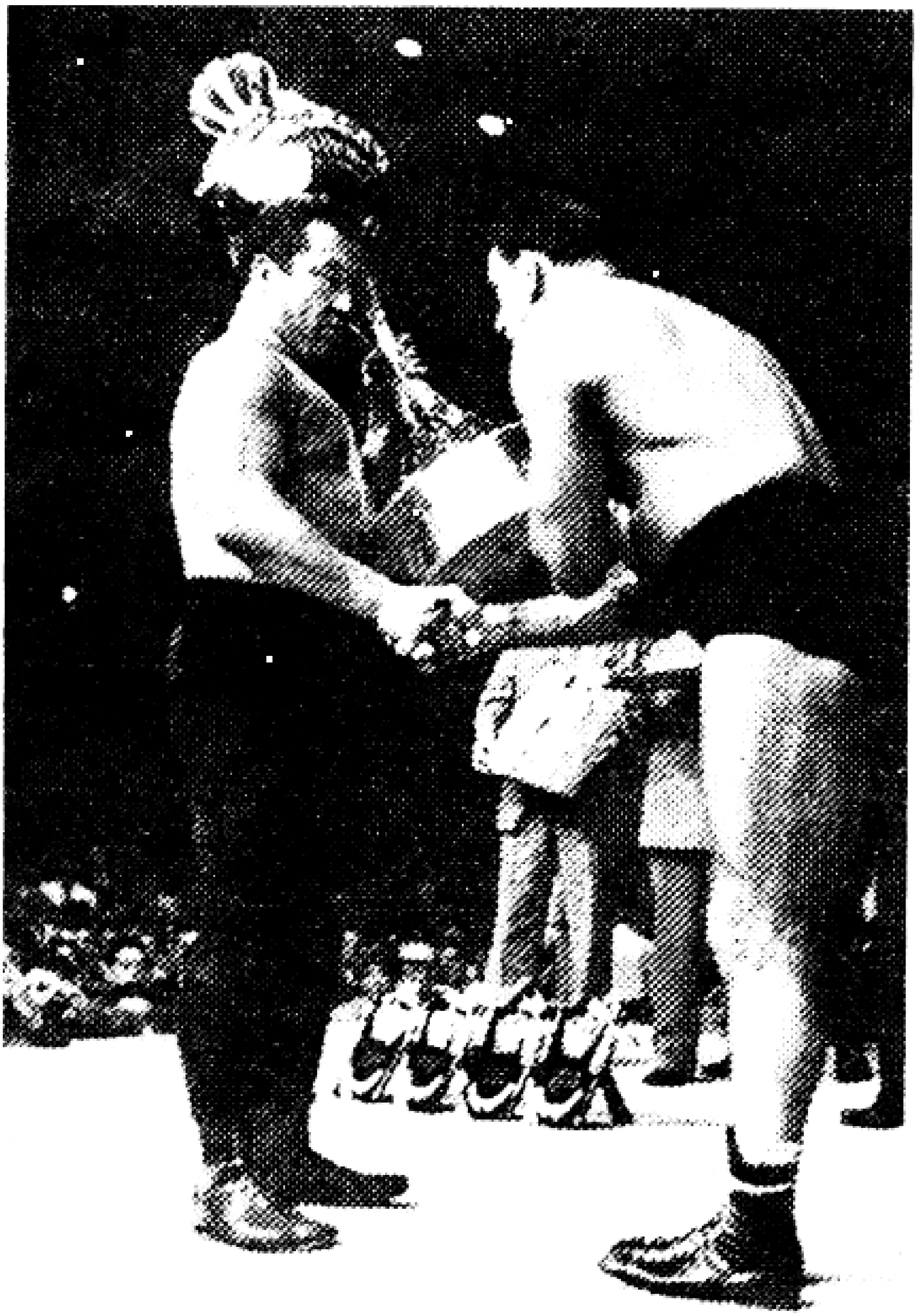
在争夺日本职业摔交冠军的决赛中，
力道山打败日本选手木村。



力道山强攻美国职业摔交强将卢·铁兹，狠劲卡脑袋。



力道山战胜美国职业摔交强将卢·铁兹。



在第四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中，力道山连战连胜，保住了锦标。美国职业摔交强将卢·铁兹向他表示祝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1　从角力士到职业摔交手………………………… 3
2　只身赴夏威夷…………………………………… 12
3　特技“空手砍”………………………………… 19
4　“要归我所有”　………………………………… 26

第二章

1　“力道山讲习所”诞生………………………… 38
2　同卢·铁兹较量………………………………… 40
3　卑鄙的人………………………………………… 47
4　新田新作的黑心眼……………………………… 56

第三章

1　东富士…………………………………………………… 67

2　预付金…………………………………………………… 75

3　不惜还给冠军腰带……………………………………… 81

4　正义的手剑……………………………………………… 83

5　再次与卢·铁兹决战…………………………………… 87

6　同床异梦 ……………………………………………… 100

第四章

1　决定命运的循环赛 …………………………………… 113

2　砸碎勋章 ……………………………………………… 122

3　母亲的温暖怀抱 ……………………………………… 130

4　我是朝鲜人（1）……………………………………… 136

5　12月8日………………………………………………… 149

6　我是朝鲜人（2）……………………………………… 158

结束语…………………………………………………… 176

前　　言

这本书的主人公世界职业摔交王力道山（原名金信洛），是一位侨居日本而平生胸怀朝鲜民族骄傲感的朝鲜人。

1957年10月6日，我与力道山相识。那天是星期日。本来，那天力道山和卢·铁兹（美国人）要在东京后乐园体育场进行世界职业摔交锦标赛。但因雨延期举行。我和同学们在回家的路上决定去力道山家访问。

他一见我们这些在日本学习的朝鲜大学生来访，非常高兴。他说他也是朝鲜人，并且向我们讲了他到日本来的经过。他的语调有时异常兴奋，有时充满愤恨。

那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把朝鲜强占为殖民地的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发生的事。

他生来与众不同，体格好，力气过人。在十几岁时就被强拉到日本去，被迫改名换姓，叫日本名字。

但只因为他是朝鲜人，就总是受民族歧视。在日本角力（角力——日本式摔交）赛中虽屡获优胜，但没有一次得到公道的评价，获得应当的名声。

力道山胸怀被歧视的郁愤，离开了日本角力界，转

入职业摔交界。（职业摔交——规则与自由式摔交相同，但要求不甚严。比赛场地不同于自由式摔交，而与拳击赛台一样。参加比赛者是以此为职业的人，而不是业余爱好者。比赛分单式和复式即双方有两人以上的选手参加比赛，一般比赛时间为六十一分钟，比赛方式是战三次分胜负；也有十分钟战一次分胜负、三十分钟战一次分胜负、时间不限战一次分胜负。比赛方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打成平局时，犯规者算输。）

他在从事职业摔交的10多年中曾同日本、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名的选手对战，连战连胜，连续多年保持世界冠军，被誉为世界职业摔交王。

这是值得引以自豪的事。

我和力道山曾多次见面谈话，而且在比赛场或在电视屏幕上多次观看他出场搏斗的场面，通过这些我领略了他作为朝鲜人的民族气概。

因此，我想把关于力道山的故事介绍给世人。

1989年1月

第 一 章

1 从角力士到职业摔交手

1939年2月，金信洛(力道山)进了日本东京两国(两国——日本东京的一条大街名。)的二所之关角力团。

在这里，他受尽了欺侮和虐待。但他拼命地磨砺了角力技术。

在别人都回宿舍就寝时，他还偷偷地到训练场去练功夫。

金信洛进二所之关角力团过了两年就参加了本赛。这无论在日本角力界还是在二所之关角力团都是引人注目的事件。

二所之关角力团的头目玉之海对金信洛抱着很大的期望。

力道山这个名字是日本角力协会授予金信洛的。比赛分两组即东边组和西边组进行。金信洛属于西边组，用力道山这个名字参加比赛。

金信洛参加本赛屡战屡胜，名次年年上升。无论哪个选手的名次都有升有降，很费力地上升，唯有金

信洛只有升没有降。

于是，力道山在角力爱好者中间广为知晓。角力界把他叫做力道山。

角力专家们也都预言道："力道山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横纲(横纲——日本式摔交的名次等级中的最高一级。日本式摔交名次分为五级，由高到低，分为：横纲、大关、关胁、小结、前头)。"角力爱好者也都是那么想的。

1950年的"春季赛"对力道山来说是决定命运的比赛。

1949年的"春季赛"时力道山因患肺蛭不可避免地遭到惨败，但后来在"夏季赛"和"秋季赛"中都取得了好成绩，所以如能在这年"春季赛"中取胜，升为大关或横纲是没有问题的。力道山这次干得很出色。

角力爱好者想，力道山这回会成为横纲。报纸也都出了那样的报道。

然而，角力协会名次评定委员会没有讨论力道山的名次问题。

评定委员会只以力道山是朝鲜人为由，没有授予他理应授予他的横纲之位。

力道山是朝鲜人，这不假。他出生在咸镜南道洪原郡龙源面新丰里。

他出生于1920年11月4日，是农民金锡泰的第三个

儿子。

有一次，在摔交场上被一个日本游兴业者百田己之助看中，把他带到日本，换了日本国籍，送进了角力团。百田瞒着金信洛本人，不只给他改名换姓，叫做百田光浩，连籍贯和民族也给改了。其目的是要拿他当“摇钱树”。金信洛对这种奸恶的欺诈行为忍无可忍，进行了抵抗。但无奈他孤苦无援，受尽辱骂、强迫和殴打的痛苦。

他下了决心：好！既然命里注定我非当角力士不可，那么无论如何也要争得角力界的王座，要成为横纲，要叫那些歧视我这个朝鲜人的日本鬼子角力团为之震惊！

从那以后，他训练搞得非常猛烈。就这样他虽然受尽民族歧视和侮辱，从日本角力的最低的一层幕下一步一步升到关胁。在这十多年里，他不知流了多少血和泪。

然而，他又一次遭到这种境遇，实在气不可耐。

他到二所之关角力团头目玉之海那里说：“我要离开你们这肮脏的角力界。”

玉之海大吃一惊。力道山若离去，二所之关角力团就等于没有了栋梁。这是与二所之关的兴亡有关的重大问题。

“力道山，这回虽这样过去了，下一回名次评定委

员会一定会评你为大关或横纲，还是慎重为好。大功就要告成，你这样不太可惜了。”

玉之海握着力道山的手，好话劝他。

“到那个时候，事情也会和现在一样的。我觉得日本人就是不可信。”力道山根本不理他那一套。

力道山正眼盯着玉之海，眼里迸出怒火。

“玉之海先生，我是金信洛。我干了10年角力，可是从未认为我是百田，今后也会如此。如果不是这样，我在角力中一次也不会得胜的。你不会不知道这一点……我的父亲不是百田己之助，而是金锡泰。我是一口不出二言的。再见了。”

力道山离开了二所之关角力团。他径直回到宿舍，拿起菜刀割掉了日本角力士的表征日本式发髻。

日本角力史上从未有朝鲜人成为大关或横纲的事，而且那是不应该有的事，这就是日本角力协会的观点，同时也是角力界的立场。

因此，就是保有再好的成绩，技术再强，也不能再升级。

力道山退出二所之关角力团后，为了寻找职业走遍了东京市街。

既没有要他去的地方，也没有可以投奔的地方。

力道山想了许久，最后决定去找新田建筑会社。他在做角力士的时候，曾与那个会社社长相识，还同他

喝过几次酒。

正好碰上新田社长在自己的办公室。

力道山向他说明了来意，求他在新田建筑会社找个工作给他做。

新田抽着吕宋烟听他说话，最后说：

“是啊，你若是要重新去当角力士，我可以尽力而为。横纲就要到手了，你却甩手不干了，你就不觉得可惜？”

新田并不是在说应酬话。

只要他出头，那旧习再顽固，也能让他复职。他对角力界颇有影响力。

1945年3月，角力体育馆被美军炸毁，日本角力协会和角力士们感到很大的困难。

1949年3月，有人出3千万日元的巨款盖了一个临时体育馆。这人就是新田新作。从此他成了日本角力界不可忽视的人。

力道山对新田说：

“我宁可死了也不再干角力士了。让我做什么活儿都行，把我收下吧。”

“叫你干什么好呢。”新田喃喃地说着掐灭烟头，闭上了眼睛。

“你实在要那么着，就留在我的会社吧。”

新田闭眼想了半天，终于睁开眼睛说。

“让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干建筑的活儿也好啊。”

“你曾是个出头出面的关肋，怎么好叫你干粗活呢。你去当土木工程的材料部长兼现场监工好啦。”

新田需要有一个拳头硬力气大的现场监工来驾驭那些野马似的工人。要想物色一个象力道山这样的硬拳头汉子做现场监工可是不容易。

金信洛变成角力士力道山，这回又成了新田会社材料部长兼现场监工。

有一天，力道山下班后到银座的“美松”酒馆去了。这一天酒馆里客人很多，座无虚席。

力道山发现放在餐厅一角的大餐桌旁坐着一个体格魁梧的人在独酌。于是，力道山走到那里坐下。

先来者搭话说：

“好象在哪里见过……”

“我是力道山。”

“力道山？……是角力士力道山吗？”

“是的。”

“原来如此，怨不得怪面善啊。我是累斯勒（职业摔交选手）哈劳得·坂田。让我们互相认识认识吧。”

“累斯勒？”

力道山虽然听说过职业摔交，但是亲眼见到职业摔交手这是头一次。

“我在夏威夷当职业摔交手，另一方面做职业摔交

经纪人。”

“夏威夷？你是说美国的夏威夷吗？”

“对啦。我是同世界职业摔坛有名的宝比·布兰兹一起9月16日到这里的。你没见报上登的吗？9月30日，要进行职业摔交赛，有时间就来看看吧。你看过这种比赛吗？”

“我还没有看过。那种比赛是怎么个搞法呀？”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等几天就可以亲眼看到了，那时边看边给你说明何如？”

哈劳得·坂田劝力道山喝酒。

这天，力道山向坂田问了很多关于职业摔交的问题，一直谈到很晚才散。

力道山的体格引动了坂田的贪心。

哈劳得·坂田是出生在夏威夷的日人第二代。1948年在伦敦奥运会上，他做为举重选手获得了银质奖章，后来他成了职业摔交手，曾获得世界职业摔交复式冠军，因而出了名。

9月30日，在纪念会馆如期进行了职业摔交比赛。

力道山坐在最前排观众席上观看了比赛。

职业柔道选手们也坐在那里观看了比赛。

比赛结束，力道山立刻去找哈劳得·坂田倾吐了自己的决心。

“我要去当职业摔交手。”

“你这不是出于一时的兴奋的吧？”

“哪里的话，我是说话算数的人。”

“是吗。出于一时的兴奋说要当职业摔交手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可是，过不多久，不，由于训练强度高，只经几个月就中途不干的人，多的是哩。你说你说话是算数的，那就信你的话吧。”

坂田拍了一下力道山的肩，让他再好好想一想，并约好见面日期，就分手回住所去了。

第二天，早晨6点钟，力道山到新田社长家去了。

“社长先生，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不是说过嘛，不管公事私事，有事就到办公室找我！我可是个忙人。你回去！”

“力道山是不会叫回去就回去的。”

力道山挡住了新田新作的去路。

“什么事？快说吧。你想借钱？”

“我不会为那种事找到府上来的。事情是这样……”

力道山把前一天晚上职业摔交比赛的景况活龙活现地讲了一通。

“好，那么说，力道山你也要去干那玩意儿去？”

新田听完他的话，反问他。

“是的。比赛结束后，我去求叫哈劳得·坂田的摔交选手帮忙了。”

“他答应帮你忙了吗？”

“他还要在日本逗留一个月左右。在这期间，他要教我做基础训练。”

“那以后，你打算怎么着？”

“以后，到夏威夷去，作正式职业摔交训练。”

“这回你能干到底吗？ 会不会再来一次中途而废？……”

“我下了决心。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请求你允许我这样做。”

力道山低下了头。

“那种摔交式的格斗如能赚钱，不妨干它一场。”

“谢谢您。”

力道山退下一步给新田让开了路。

新田坐在轿车上思量起来。

让力道山当现场监工得利多，还是让他去当职业摔交手得利多。如果他能成为世界驰名的选手，当然选后一条路大大有利。力道山会不会是一时兴奋提出来的呢……

新田打算再了解一下力道山近来的作息情况再做决定。

据了解，力道山每天清晨起来做跑步运动，到上班时间就骑摩托车到现场去。

午间他也做跑步运动。一下班就到哈劳得·坂田那里去请教。这样的作息时间一天也没有改变过。

新田终于下了决心。他把力道山提升为顾问，免了他材料部长兼现场监工职务。顾问不过是个名份，没有什么事可做。他可以一天到晚进行训练。

10月28日，在纪念会馆进行了宝比·布兰兹与力道山的比赛，定为10分钟一战决胜。

力道山用全身之力推布兰兹的胸脯，果然达到关胁水平的角力士的力气实在大得很。可是他招数不多，只会用力推、撂倒、用手掌打。用这点招数是斗不倒对手的。

布兰兹一见对手寸步不让，脚踢过去，就脚踢过来，对他这种顽强的精神不禁佩服。

日本竟有这样要强的选手，对此他不禁惊讶。

比赛结果是平局。

日本的职业摔交专家把这一天称为“日本职业摔交的新晨”。

力道山可以说是日本职业摔交的开山祖师。

2　只身赴夏威夷

1952年2月初，力道山出发去夏威夷。

他在出发之前给哈劳得·坂田打了电报。

坂田接到力道山的电报不禁一惊。

坂田眼前浮现了：几年前在东京繁华的银座美松

酒馆，偶然与力道山相识的情景。

那时，力道山向坂田问了职业摔交是怎么个搞法、他够不够条件去当职业摔交选手等问题。

坂田亲切地告诉力道山说：

“职业摔交是职业选手们搞的比赛。规则和自由式摔交是一样的，不过没有那么严。对不太重的犯规裁判员会闭眼放过的。比赛场地不同于业余选手们用的圆形场地，而是和拳击赛台一样的。

“比赛分单式和复式，一般地采用61分钟三战决胜。有时搞10分钟一战决胜、30分钟一战决胜、时间无限一战决胜的比赛。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是平局，犯规者算输……”

坂田向力道山详细介绍职业摔交后，对他说：“职业摔交选手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职业。比任何一种职业选手都要更多地流汗和血。甚至可能被打死在比赛场地。有的人说，职业摔交手的身后跟着死神。尽管如此，你一定要干，那我尽力帮忙……”

坂田把电文看了几遍。一点不差，正是力道山在东京羽田空港打的电报。他拿起了电话筒。

“运动员俱乐部吗？我是哈劳得·坂田。请给我接社长。”

“我就是冲。”

“你是冲社长？我是坂田。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就

是那个叫力道山的小伙子要到夏威夷来。”

“你这又是什么风马牛不相及的话？你以为这里是日本吗？这里是美国的夏威夷。”

冲根本不相信坂田的话，当做是开玩笑。

“我不是在开玩笑。我刚接到他打来的电报……要坐飞机来……”

“对职业摔交一窍不通的那个角力士吗？”

坂田听到冲在电话中发出嗤笑的鼻声。他的语气象是不大感兴趣。

“你以为我坂田会给你介绍个草包？不愿意就算了吧。”

坂田觉得冲在无视他的诚意，吧嗒放下了话筒。

他换上衣服带着妻子走出了家门。

坂田走了一阵，在大街上停住了脚步。他向马路尽头望去，想看看冲来不来。

“也没约定说来，他会来吗？就我们自己去算了。”坂田的妻子挽起了他的胳臂。

“再等他一会儿吧。冲可能要来的……”

坂田抚摸着剃得光光的头，然后从衣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衔在嘴上点着，眼睛依然望着椰子树荫掩着的马路尽头。

冲的本名是识名盛雄。他的父母是冲绳人，很早迁移到夏威夷来住。他从小就力气过人。从少年时

期就很喜欢柔道和角力。到夏威夷以后，他继续搞柔道和摔交。17岁时，他获得了“夏威夷角力”的冠军。从1932年跻身职业摔交，扬名于美国。

从那时开始，他从故乡冲绳取了冲字，改名冲识名，作为职业摔交选手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1937年和1938年，他曾与“黄金的希腊人”吉姆争夺世界锦标。当国际职业摔交强者对抗赛锦标获得者“钢铁的汉子”卢·铁兹刚迈入职业摔交界时，冲给他当过教练。

当新闻记者问他，你是美国选手，还是日本选手，他就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冲绳选手。”

“看，那不是他来了。”

坂田把一只手举在头上。

急驰的轿车来到坂田跟前停住了。

戴着墨镜的冲打开车门，叫他们快上车。坂田他们两口子上了车。冲快速驱车。

“打电话哪有那么打的。不如干脆不打哩。”

“这话真不知该由谁来说。”

坂田哼了一声，向车窗外望去。

他们到达空港时，飞机已经落在跑道上。

客机的门打开了。乘客们走下梯子。

“那儿，他来了。连帽子都没戴，头发剪得短短的年轻人。肩膀宽宽的……”

坂田向朝候机室走来的力道山挥手打招呼。

力道山两手握住举过头，向坂田致意。

冲长叹一口气说：

“看他那迈步的式子，腆着的肚子，真有角力士的风度。”

“冲，你该给他剔除角力士的陈垢。你走着瞧吧。他是值得投资的。日后，你会向我作揖道谢的。”

“时间太紧啊。顶多剩了两个星期……”

“你顶呱呱的冲识名说这种软话。两个星期就足够了。对职业摔交连个ＡＢＣ都不懂的力道山，只练十二天，生来头一次出场，你知道他和谁较量来着？他和美国屈指的宝比·布兰兹较量的。干的是10分钟一战决胜，结果弄成了平局。”

“和宝比·布兰兹……难说呀。没有亲眼看到就……也许是宝比·布兰兹为了给他鼓气，有意搞成平局……这次比赛可是不同啊。”

冲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两个星期后，2月17日，将进行职业摔交赛。

要把刚入门的力道山训练起来，叫他参加这次比赛，时间肯定不够。

“哈劳得·坂田先生，您好！”

“远道而来，辛苦你了。”

力道山和坂田高兴地握手。

“这是冲识名先生。你们认识认识吧。”

坂田转身向着身旁的冲说。

力道山点头行了礼。

“我是力道山。希望今后多指教。”

“你的事我听坂田说过的。你这是一个人来吗？”

冲向四围看了看。

“是我一个人来的。”

“一个人？……”

冲出于职业的习惯用目光把力道山从头顶到脚尖仔细端详了一番。

要作职业摔交手，躯体不算高大。要说是角力士，个子还算高。

“2月17日，比赛要开始。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呀。先观看比赛吧。百闻不如一见，你看看职业摔交是个什么东西吧。然后，再看你的决心如何吧。”

冲从口袋掏出烟盒，请力道山抽烟。

“我不抽烟。”

“那，酒也不喝吗？”

“酒嘛，还能喝点。”

冲和坂田面对面地笑了。

“性格倒是挺爽快，合我心。”

“我不只是为观看职业摔交才来到夏威夷的。我是要参加比赛的。”

力道山正视着冲的面孔。从力道山的眼睛可以看出，他的话是实在的。冲对着力道山的脸，把手放到他的肩上。

“你非要干一场，那就让你出场。可是你要知道，夏威夷可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弄得不好，就会被打死。那你也干吗？你知道白人是怎样对待黄种人的吗？”

“我知道。”

“你知道？”

冲晃了晃头。

“在朝鲜，朝鲜人和美国鬼子进行战斗。我力道山不会轻易被白人打死的。”

力道山攥紧两拳，两眼直冒火。

坂田赞扬力道山说：

“他曾是个关胁……说不定会打出好成绩哩。”

“那么，从明天开始训练。看训练结果，再做决定吧。”

冲拍了一下力道山的肩头。

“时间只剩下两周……就从今天开始吧。”

冲一听这话有些惊讶。

“好哇。你这决心下得好。”

4人坐车急驰。

力道山就从这一天开始得到冲的训练指导。

先光脚在沙滩跑30里，然后做原地跳跃动作，躺

在木板上把脚捆住，两手捂头欠身动作反复几千次，抓起杠铃坐下站起的动作反复500次……训练强度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冲以为力道山过两天就会打退堂鼓，但力道山默默地坚持下来了。

3 特技"空手砍"

凡是职业摔交选手都有自己的特技。尤其是，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他们都有各自的别人所没有的威力强大的特技。

然而，力道山没有那种特技， 也不能指望冲教给他。冲没有教给他职业摔交的技术，只是给他进行了基础训练。要在两周的时间里把一门特技学到手，也是不可能的事。

力道山一面训练，一面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体重是118公斤，身长1米76，作为一个职业摔交选手个头儿不算大，倒嫌小一些。

冲给他进行两周的训练后，体重减轻了13公斤，变成了105公斤。

要和躯体硕大的欧洲或美国选手较量，就要具备他们所想象不到的特技。不然就会被打败，无法期望取得胜利。

力道山从他想成为职业摔交手以来，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

同布兰兹较量过以后，更加深切地想到这个问题。尤其是，在这不是日本国土而是夏威夷的摔交场上，同美国选手较量，如果没有特技，很有可能被打死。

他为此苦苦思索，终于想到要把当角力士时用过的特技运用到摔交中去。

力道山搞角力时的特技是用手掌打对方的胸脯，同时用力推，把自己体重全集中到手掌上去，这个动作很有威力。

力道山一面受冲的训练，一面使他原有的特技同空手打法结合起来，决心搞成一个自己特有的击术。

于是，他用右手进行击术训练，对着椰子树或沙滩练起砍的动作。他不管石头、沙滩、木头，遇到什么都用手去砍，弄得皮裂血流，但他咬紧牙关狠命地砍了又砍。

后日，职业摔交界把力道山的右手称为“黄金的右手”、“正义的右手”，并广为知晓。

力道山自己则说，那是“手剑，是我的专卖品”。

如果，力道山没有这一手“空手砍”他不仅不可能登上世界职业摔交的王座，恐怕早在夏威夷被打死了。

在海滨搞完训练，冲和力道山一道跳进海里把身子洗净，坐上了轿车。

“力道山，比赛从明天开始了，今天就到此回去吧。”

“冲先生，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在这里练一会儿。”

力道山说，用手比划了砍的动作。

“那我先走了。”

冲开车先走了。

力道山在月光下对着椰子树砍起来了。那声音就象用斧头砍的一般。一场猛烈的训练使他感到饥饿，他坐在沙滩上，望着天边。月亮倾向水平线，明亮的月光引起了他的乡思。

印着他小脚印的东海滨的乡村小路，村口高大的榆树，潺潺而流的溪水，还有蹲在院子的角落洗衣服的母亲的身影，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

他想到，故乡的父母和哥哥们，妻子和女儿也会望着那明月在想我吧。不知不觉两眼变得模糊湿润。

他换上衣服，坐公共汽车回住所去。

他翻了一下衣袋，翻出了够吃一顿饭的钱。他走下公共汽车朝檀香山的一条繁华大街的饭馆走去。

这时，六个美国佬围住了力道山，他们个头都挺大。

“喂，黄色大人，我们这酒差点劲头，花点酒费吧？”

其中个子最高的把手放在力道山的肩上。

“没有钱啊。就是有，我们素不相识，为什么要买酒给你们喝呢？”

力道山竭力按捺着怒气。

“喂，你不认识我们吗。原来你是初到檀香山的。在这里可从没有人敢拒绝我们的要求。看样子，非得给你点厉害尝尝喽。”

说话间，一拳打在力道山的脸上。

“这是干什么，怎么这么不讲理。”

力道山说着瞪了大个子一眼。

“东洋小子，敢向白人美国绅士瞪眼！”

力道山又挨了一拳，眼角被打破。

“你在这儿死了连尸首都认不去。你想活，掏钱，要不趴下认罪……”

有一个美国佬拔出发着寒光的匕首，把刀尖指向力道山的胸脯。

力道山泰然地站着不动。

“这个日本小子胆子可不小。”

“可能是中国小子吧。”

“是越南小子！”

又有一个美国佬把匕首挨到力道山的腰部。

“我是朝鲜人。”

“什么，朝鲜小子，杀死他！”

力道山快步往后退了两步。

一个美国佬猛扑过来把匕首朝他的腰部攮去。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力道山向他的胳臂来了一个“空手砍”。那个家伙发出悲鸣倒下去。其余的五个一齐手持匕首扑过来。力道山用“空手砍”来对付他们。这一仗几分钟就结束了。当警察来到现场,力道山已不在场。只见六个檀香山有名的恶棍口吐鲜血倒在地上。当他们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倒在警察署的水泥地上。

第二天,夏威夷的报纸登出消息:“昨晚大殴斗,职业摔交选手力道山斗倒6个美国汉子”。

这么一来,力道山的名字在檀香山的职业摔交爱好者中间一阵风似地传开了。

后日,力道山在回顾那天的事时说:

“那时我心里好痛快。

“最感到痛快的是,在美国国土上斗倒了美国佬。另外,也算试验了一下‘空手砍’的威力……”

在夏威夷的比赛中,力道山的对手是绰号叫“豺狼酋长”、“捷克老虎”、“得克萨斯犷牛”、“杀人魔”、“俄罗斯森林”等的人,都是些不可轻视的敌手。

刚迈入职业摔交门槛的力道山究竟将落个什么下场呢?!

职业摔交爱好者和记者们都说,力道山难免要遭到惨败,会倒在赛场上再也起不来的。

冲和坂田也有着同他们一样的担心，于是他俩示意劝他弃权。

“那些选手在世界职业摔交界都是可畏的选手，拉倒算了。”

“力道山，你还不是被公认为职业摔交选手的人，不会有碍于面子，就是不干也没有关系。我怕你倒在赛场上永远起不来呀。”

“我生性就是一旦下决心，就不会退下来的。对手几乎都是美国选手，我非压倒他们的傲气不可。请相信我的‘空手砍’吧。”

力道山说着举起了右手。

力道山究竟干得怎么样呢？让我们具体地观察比赛过程。

第一场比赛于2月17日，在檀香山西比克公会馆进行。职业摔交爱好者6000多人前来观看。

对手是绰号叫“豺狼酋长”的好厉害的选手乌尔季赫。他是比赛经验丰富的老练的选手。坂田因为放心不下，到选手休息室来了。

“力道山，我看还是不干的好。我怎么也放不下心。”

“坂田先生，请放心。我想在实战中试试‘空手砍’。如果它不顶用，我就可能被打死。但我并不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选的道路。”

力道山走进赛场。

比赛开始的锣声一响，乌尔季赫就发出象狼叫似的怪声在赛场上奔跑着打击力道山。力道山为躲避他的打击也在奔跑。乌尔季赫在攻，力道山在守。

力道山没有先下手。对方以此为好机会，使出他老练的伎俩，用拳打击力道山。由于对方在不断地闪击，力道山看不准对方的姿势。

力道山一面挨拳，一面努力观察对方的动作。8分钟过去了。

乌尔季赫看穿力道山是个没有经验的生手，于是准备用致命的打击，完全打倒对手，他的眼睛闪着凶光。就在这个瞬间，力道山的右手朝他的胸脯劈下来。

这一下强击使“豺狼酋长”发出悲鸣失去了重心。

力道山趁机扑过来，把他摔倒，接着就来按压。

对方为摆脱力道山做了最后挣扎，但终究没能摆脱出来，他的两肩终于着地。

比赛到8分40秒，力道山取得了胜利。

力道山回到选手休息室，冲拍着他的肩头祝贺他胜利，然后说：

“力道山，祝贺你。你那‘空手砍’真有威力。你竟一下子打倒了‘豺狼酋长’。应该把它练得更有威力。”

“谢谢你。”

力道山换好衣服，同冲一道坐轿车回住所去了。

"力道山，职业摔交并不是可以光靠力强取胜的。要知道，对象是观众。"

力道山领会了话中之意。

职业摔交是游兴业，就是说，要让观客感到满足。所以要有一套技艺。做到这一点，职业摔交经纪人也才可以赚钱。

"这我力道山可做不到。我当职业摔交选手并不是为了赚钱。尤其是，职业摔交选手几乎都是美国人，所以不能那么做。我出场比赛就如同身临决战场。就是给我一大堆黄金我也决不能让步。冲先生，我想你是可以理解我这种心情的。"

冲领会到力道山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紧紧握住力道山的手说：

"力道山，你这人真可怕呀。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后日，职业摔交界把力道山称为"士敏土选手"意思是说，他是毫不妥协的选手，对决胜负毫不含糊的选手。

4 "要归我所有"

力道山和"豺狼酋长"较量后，同阿塞灵交手。

比赛定为30分钟一战决胜负。地点是西比克公会

馆。这次比赛对力道山很不利。他为了把他的“空手砍”练到家，训练搞得过猛以致他的右手破裂露出了骨头，所以不得不缠上绷带出场比赛。

在比赛的前一天，冲去找力道山，劝他说，你右手受伤，等于没有了枪矛的武士，最好做罢，等养好了伤再说，一切后事由他妥善处理。力道山却说：

“冲先生，你是知道我的脾性的。用不上右手，对我确实不利，可是我不能打退堂鼓。”

冲再没有劝阻他。

第二天，比赛按时进行。

力道山登上赛场。阿塞灵紧跟在他后头出场。阿塞灵两手相握举过头，向观众致意。观众报以欢呼和鼓掌。

“阿塞灵，要替乌尔季赫报仇！”

“打死力道山！”

“…………”

比赛场的空气杀气腾腾，十分紧张。

开始比赛的锣声一响，阿塞灵就向力道山猛扑过去。

冲简直不忍目睹。卑鄙的阿塞灵凶猛地瞄住力道山的缠了绷带的右手，象一只猛兽一样扑腾，而力道山用左手护着他的右手，显然陷于被动。

阿塞灵终于抓住了力道山的右手，并拉着力道山

在赛场中转来转去。

其实，这是违背比赛道德的卑鄙的行为。

冲跳进赛场，向台上裁判员提出了抗议，但是，裁判员只是摇摇头示意叫冲出去。

于是，冲向抓住力道山的右手的阿塞灵的两臂用击术劈了一下，瞬间力道山的右手挣脱出来了。

台上裁判员向冲提出警告，冲道声失礼，便走出赛场。同时向力道山喊道：

“力道山，这里没有你后退之路！这里是夏威夷，是美国，知道吗！”

无耻的阿塞灵又要抓住力道山的右手。力道山的脸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他想：老这样陷于被动，有可能被打死。

力道山转脸去看冲，冲会意，向力道山点头表示同意。

阿塞灵盯着力道山的右手猛扑过来，力道山的头照他的下颚顶过去，接着用左臂夹住他的脖子，腿一跪，把阿塞灵腾空抡起，那硕大的躯体在半空中划着圈被掼在地上，力道山用他那105公斤重的身躯压住了对方的胸脯。

阿塞灵仰脸闭眼倒下来，双臂无力地摊开。力道山缠在右手上的绷带弄得血淋淋的。

时间过了14分3秒，力道山以使对手肩着地取胜。

力道山的名字为世界职业摔交界广为知晓了。于是，向他挑战的选手接踵而来。力道山对他们是来者不拒，而且屡战屡胜。

夏威夷的报纸对力道山的活动大加报道。

《拳术杂志》甚至用3页的篇幅介绍了力道山。

力道山愈战愈强，连战连胜。

他不费力地打败了号称“加利福尼亚之熊”的毕劳·毕拉森。

“杀人魔”卡尔·德维尤斯也服了力道山。

号称“俄罗斯森林”的伊万·加梅洛夫与力道山进行了30分钟一战决胜负的比赛。力道山用27分30秒打倒了对手。

冲见力道山连战连胜，产生了想同他一道来复式的冲动。于是，他到力道山的住处去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力道山，可不可以和你一道干复式。我虽然年纪大了些，见你一次又一次地打倒美国佬，我感到浑身生力，一身技痒，简直难耐。”

“你实在想干，就来吧。可不知，能不能配合好……”

力道山很爽快地答应了冲的要求。

他们进行了复式赛。对方是夏威夷冠军塔姆·莱斯和“杀人魔”卡尔·德维尤斯。力道山猛烈打击对方，

但因冲失掉1分，以0比1败给对方。

“对不起，只因为我……”

比赛结束，回到住所后，冲向力道山道歉。力道山说：

“只因为没有配合好才输了的，以后要练一练两人如何配合就好了。”

在离开夏威夷去美国之前，力道山向太平洋沿岸复式冠军布兰兹和西莫诺维奇挑战。在这次比赛以2比1取胜，力道山获得了“太平洋沿岸职业摔交复式冠军”。

这是力道山第一次获得了锦标。

夏威夷空港茶馆里，有两个身大力强的汉子对坐，喝着啤酒消磨时间。他们一个是力道山，另一个是冲。

“如果没有冲先生相助，我是不能跻身摔坛的。说不定在这夏威夷变成残废或被打丧命。希望你今后也多帮忙。”

冲一饮而尽，力道山给他空杯斟满啤酒。

冲摆手说：

“你不要把自己估计过低了。”

“谢谢，今后多帮忙。”

“若是为你力道山的事，我是不惜一切的。这决不是在嘴皮子上说说而已。”

冲紧紧地握着力道山的手。

“自檀香山到旧金山的客机即将起飞。请旅客到空港内等候。”

扩音器里传出广播员的声音。

俩人举杯饮尽，站起来。

冲提着皮包同力道山并肩而行。他们走到扶梯前停下来。

“力道山，我想对你说几句要紧的话。

“第一，我已通知了职业摔交的经纪人马路高维奇，他会照顾你。但你决不要象对我冲一样相信他。记住：他不是黑人，而是白人，是地道的西洋人。

“第二，你上赛场较量时当然要保持朝鲜人的灵魂，但平时不要显露自己是朝鲜人。理由是，美国的职业摔交选手大都是白人，现在美国佬在朝鲜正在吃苦头，对朝鲜不会怀好意，弄得不好，会遭到暗算。

“第三，你最好穿上黑色紧身裤。说老实话，你的腿粗且短，体形不很漂亮。穿上那种裤子会弥补你的短处，好看一些，也会掩盖和保护你大腿上动过手术的疤痕。这三点你必照办。如发生意外的事，就给我打电报，我会不顾一切地奔去……”

冲把皮包递给力道山。力道山接过皮包，他觉得冲待他就象亲骨肉一样，不禁产生感激和尊敬的心情。

“冲先生，我一定记住你的话。”

力道山登上扶梯。

1952年6月10日，载着力道山的客机抵达旧金山。

两天之后6月12日，力道山在旧金山冬季体育馆进行了比赛。这是他到美国后的第一次比赛。这次比赛对他很不利。

一则他没有解除旅途上的疲乏，再则近几天连一次也没有练练身体。加上他对他的对手一点也不了解。可是对手爱克·阿竟士读了全部有关力道山在夏威夷进行比赛的报道，而且通过经纪人也了解了力道山所具有的特技，并练了对付他的招数。

力道山估计到了这种不利的情况，请求马路高维奇多少延迟一下比赛日期。但得到的回答是：

“密斯脱力道山，我很想照你的要求去做，可惜办不到啊。比赛日期已经公布，入场券也全卖光了。”

力道山明明知道马路高维奇在耍滑头，却无可奈何。

爱克·阿竟士外号叫“肯塔基的炮弹”。他的躯体就象炮弹一样硬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当过美军坦克部队的部队长，又曾是美国一个驰名的暴徒团里的活跃分子。

在进行比赛时，他一向着重攻击，尤其是遇到对手是黑人或亚洲人时，他更会象疯狗似地扑过去。因此很受美国人的欢迎。

力道山按照冲的劝告，穿上黑运动裤登上赛场，与对手行了见面礼，瞬间，他发现对手的眼睛充满凶光。

比赛开始的锣响了。

力道山从一开始就用他的“空手砍”痛击阿竟士，使得阿竟士无法施展他的招数，沿着赛场绕圈子。突然阿竟士发出怪叫声向力道山猛扑过去，力道山则高举他的右手向阿竟士的脖子砍去。阿竟士失去重心晃着身子，力道山趁机把他掼倒在地，力道山终于以肩着地取胜。

爱克·阿竟士的惨败激起了旧金山职业摔交爱好者的愤慨。他们连日向马路高维奇递去的抗议信竟达数百件。他们不再把阿竟士叫做“肯塔基的炮弹”，而叫做“肯塔基的废弹”。

由于职业摔交爱好者的激愤和压力，马路高维奇选择有名的选手与力道山较量，但都败给力道山，没能满足爱好者的愿望。

于是，旧金山的职业摔交爱好者们一致要求马路高维奇叫弗里毛·卡勒奈拉出马。马路高维奇慑于他们的压力，只好叫弗里毛·卡勒奈拉出场与力道山较量。

卡勒奈拉外号叫“活动的阿尔卑斯”，身长2米02，体重128公斤，是个巨人。比力道山高26厘米，重23公

斤。他原来是超重量级职业拳击世界冠军。

冬季体育馆挤满观众。6千多名观众都来声援卡勒奈拉。比赛定为61分钟3战决胜。

观众都认为力道山会被卡勒奈拉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

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卡勒奈拉用海螺一般的大拳打击对方，力道山则用“空手砍”痛击对手。卡勒奈拉一拳打在力道山的胸脯，同时飞脚向力道山小腹踢去，弄得力道山喘不过气来，瘫坐在地，这样力道山先失掉了1分。

观众喊着卡勒奈拉的名字，给他助威叫好。他们相信卡勒奈拉一定能打败力道山。

然而，力道山站起来就势把卡勒奈拉掼倒在地上，结果打成1比1。

力道山用空手砍，对手用海螺拳，打得难解难分，两人都血糊淋拉的相持不下。时间到，打成了1比1平局。

由于这次比赛，力道山扬名于美洲大陆了。这样一来，美国有名的职业摔交选手都来向力道山挑战了。

力道山以洛杉矶为基地，遍历旧金山、纽约、加拿大、墨西哥等地进行了血战。

有时，一个星期搞7场比赛，有时，一天进行两次比赛。他在9个月里进行了260次比赛。这是世界职业

摔交上史无前例的惊人的数字。这260次中，只有3次败阵。

战260次，败3次，力道山带着几乎是连战连胜的战绩登上了归途。他顺便到夏威夷去访问冲。

力道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来到冲那里，冲把他请到会客室。非常高兴地说：

“力道山，你真了不起呀！在9个月里竟搞了260次比赛，够惊人的。”

“可是，我败了三次。”力道山挠着后脑勺说。

“战260次，败了三次，那还能算输吗。按百分比算，只占百分之一，等于连战连胜哩。还获得了太平洋沿岸的复式和单式冠军……应该向你道贺呀。”

“谢谢你。……我想请你看看。”

“你要我看什么？”冲疑惑地望着力道山。力道山脱掉上衣说：

“冲先生，你看怎么样？够格儿吗？”

冲一见力道山的体格，着实有些吃惊。力道山原来鼓起的小腹全不见了，具备了职业摔交选手的体型。多日的“血战”使他的体格变了形。

“体格够漂亮的！”冲不禁表示感叹。

力道山本不会抽烟，却点上一支烟吸了一下，然后慢慢开口说：

“冲先生，我到夏威夷来是有事相托的。”

“有什么事要托我？”

“我想回日本后，办一个职业摔交会社。可是，没有年轻有为的选手。当然，要培养年轻的选手，但还希望冲先生多帮忙。”

“你这主意很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冲感到力道山是具有远大抱负的人，而不是单纯的摔交选手。

“冲先生，我还有一件事情托你。”

“怎么，你还有事要托我？”

“我想和世界冠军卢·铁兹较量一下……请你说服他，让我和他较量一次。”

“卢·铁兹？……那可有些难啊。是你力道山托我，自然要去试一下，不过没有把握。虽然你在美国本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但要向卢·铁兹挑战，那可不行。”

“那若是一件简单的事，就不会来麻烦你了。还请冲先生帮忙。”力道山低头请求。

“你实在要干，我可以试一试……但要我马上答应，可有些难啊。”冲歪着头说。

力道山哪里肯后退，他一个劲恳求冲。

“冲先生，不答应，我就不离开这里。我干职业摔交可不是为了赚几个钱。

“既然干起来了，就要在世界职业摔交界称王。我是要打断美国佬的鼻梁骨。”

力道山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你是要把世界职业摔交的王冠从美国拿到日本去的喽。”

“不，不是日本，而是归我所有。你说这不可能吗？假如不可能，那我就不干摔交了。”

力道山正视冲，他不是在说空话。

冲闭眼沉思起来。

力道山等着他睁开眼睛。

冲好久没睁眼。待他睁开眼，可以看出他下了很大的决心。

“力道山，我来干。”

冲紧紧地握住力道山的手。

“谢谢你，我等你信。”

力道山站起来。

第二天，力道山乘客机回日本去了。

第 二 章

1 “力道山讲习所”诞生

力道山乘坐的客机在羽田机场跑道徐徐着陆。

力道山透过机窗向外望去。瞬间，他怀疑起自己的眼睛，用手背揉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机场上，聚集了很多人，简直是人山人海，在他们的头上飘扬着横幅字幕，上面写着：“力道山先生，你辛苦啦！”、“祝贺力道山先生的胜利！”跑道上有好几个新闻记者挎着相机踱来踱去。

前一年2月，他去夏威夷的时候，只有新田新作和田中米太郎等几个人前来送行，显得好凄凉，今天这个情景是截然相反的对照。他心里想：“把我叫做半岛人，加以歧视的日本人今天叫我力道山先生，你们叫我力道山先生，我可是金信洛……”

力道山最后一个走下飞机。他被记者们簇拥着走进候机室。那里挤满了欢迎群众，水泄不通。

有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很有风度的男汉挤过人群向力道山走过来。他走到力道山的对面紧紧地握住他的右手。

“新田新作先生，我回来了。”

“力道山，你辛苦了。”

新田新作轻轻地拍拍力道山的脊背。记者们忙着按相机快门，把他们俩相会的场面拍下来，还你一句我一句地向力道山提出了问题。

“各位记者，得让人喘过气来呀。已准备了招待记者的房间，到那里去吧。”

新田新作带领记者走在前头。

力道山从远征回来的第二天起，就为筹办职业摔交会社东奔西走。他一方面去找那些有名望的人，另一方面，为使新田新作投身于这项事业，早晚都去说服他。这样，不到1个月就把他用血汗挣来的钱全花光了。

新田新作终于动了心，他认为弄好了能赚一大笔钱，于是，为开办职业摔交会社进行筹备。

他们把会社名称定为“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社长是新田新作。

力道山的目的是要成立唯一的职业摔交协会，因此不能为办成了职业摔交兴业会社而感到满足。但这究竟对成立协会是很有利的。为了成立职业摔交协会，力道山天天去找记者和电视广播的有关人员，进行活动。

体育报纸是当然的，连一般报纸的体育栏也天天

登出了有关摔交的报道和文章。

很多希望成为摔交选手的年轻人看过报纸后，都来找力道山。他们当中有搞过柔术的、搞过角力的、搞过自由式摔交的、搞过棒球的。力道山从中进行了严格的挑选，然后动员他们去把新田新作给他们做训练场用的木造仓库改造成训练场。

这就是“力道山讲习所”

2　同卢·铁兹较量

冲给力道山打来了国际电话：

“力道山，将在夏威夷进行选拔向卢·铁兹挑战的选手的比赛。”

“冲先生，谢谢你。”

力道山由于兴奋声音发颤。

“比赛日期是11月下旬，在西比克公会馆进行。选手们都是要争得国际职业摔交冠军的强手……你要尽量快来。最好到这里，在公会馆做一番训练。”

“谢谢你，我马上就起程。”

力道山放下话筒。

力道山坐上从羽田起飞到夏威夷的客机出发了。这是他第二次远征夏威夷，同时又是第二次对美国的远征比赛。

1953年11月29日晚，在西比克公会馆开始了选拔卢·铁兹挑战者的比赛。

参加这次比赛的选手有：力道山、宝比·布兰兹、弗朗克·巴劳阿、阿尔·拉保鲁克、巴特·卡齐斯、陶弥·奥刀勒、撒弥·巴克……全都是世界职业摔交界扬名一时的强者。

力道山按照冲的指点进行了比赛。他用“空手砍”来对付敌手。他对准对手的脖子和肩膀砍，最后向胸脯砍去。

比赛结果，由力道山和撒弥·巴克进行最后决赛。比赛定为30分钟战一次决胜负。撒弥·巴克是个强敌。

撒弥·巴克发出刺耳的怪叫声向力道山扑过去，力道山用“空手砍”迎击，他知道如果被撒弥·巴克捉住就休想取胜，尽力施展他的特技。

可是，撒弥·巴克根本不想躲避，象坦克似地冲过来，而且终于搂住了力道山。力道山拼命要摆脱他，但对手把他的腰勒得越来越紧。这一手是世界职业摔交界公认的巴克的特技。他曾用这一手法弄折或弄碎对手的骨头。台上裁判员和观众都认为，这一下力道山的骨头要被弄折或弄碎了，不然就是力道山认输。

过了27分钟的时候，力道山终于摆脱了撒弥·巴克的卡子一样的招数，然后借赛台围绳的弹力象炮弹一般冲向对手，巴克被这一冲，身子腾起，接着倒在

了地上。如果是别人就再也起不来的。但是他还是使着劲想起来，就在这瞬间，力道山举起右手接连向他砍去。撒弥·巴克想起来而没能够，力道山趁机向他压过去。

观众想，这一下巴克败定了。可是，巴克推开力道山，立起来了。

力道山挥动“空手砍”，使对手陷于被动。

力道山的胜利已是确定了的，可惜时间到了。他们俩的比赛未能决胜负。

于是双方进行磋商，是延长时间还是再进行一场比赛，也就是说，再延长10分钟，还是再进行一场30分钟战一次决胜负的比赛。

这两个选手那天晚上都进行了3场比赛。再搞下去，对他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

力道山对在赛台下面的冲恳求说：

“冲先生，请你提出：要无限制地延长时间，战一次决胜负。我求你啦。”

职业摔交没有评分决胜负的规矩，终究要以决战定胜负的。

冲喝道：“力道山，人的体力是有限的，延长时间会丧命的呀！”

再说，撒弥·巴克再没有力气斗下去了。

过一会儿，台上裁判员手持麦克风公布说：

“各位观众，现在把双方磋商结果告诉大家。决定由力道山做卢·铁兹的挑战者。对此，撒弥·巴克已表示同意。”

1953年12月4日，夏威夷的一家报纸在体育消息栏上端，以《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卢·铁兹和力道山较量》的题目报道：“后天，6日（星期日）晚，在公会馆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卢·铁兹迎战力道山。日本摔交选手第一次登上争夺世界冠军的舞台。力道山在这次争夺战中将付出全部气力。”

12月6日晚，西比克公会馆超满员。

力道山登上赛台。

接着，卢·铁兹登上赛台。他是号称“铁汉”的世界超量级摔交冠军，取得700次连战连胜成绩的选手。连胜700次，在世界职业摔交界是史无前例的。

比赛开始的锣响了。他们定的是61分钟三战决胜。

力道山一开始就打主动战，他把卢·铁兹的右臂夹住使劲拧起来。卢·铁兹右臂被夹只好保持守势，时间10分、20分……又1个10分过去，卢·铁兹挣脱力道山，开始攻击。突如其来地向力道山下巴击了一拳。力道山跪下来，卢·铁兹用左臂劈下去，接连不断的强击使力道山站立不稳。卢·铁兹趁机把力道山掼在地上。力道山勉勉强强要立起来，对手又来了左臂劈打，力道山眼前发黑了。

“暂时躲避！不要还手！”力道山勉强听到冲的喊声。他想：“好，先躲一躲。”

力道山向围绳下爬去，本来那距离不到2米，可是眼下却觉得有几百里那么远。卢·铁兹用脚往下踹。

“不要回头看！不要还手！不顾一切地躲避！”冲这样喊着，他的前额上渗出了豆大的汗珠。

观众拍手叫好，有的甚至站起来鼓掌。整个观众席都在给卢·铁兹助威。

力道山好容易才爬到围绳下面。

“干得好！要起来反攻！”

冲走到力道山的脚下，擂了一下赛台。

力道山总算摆脱了危险。

卢·铁兹又扑过来，他想不给力道山喘息之机。力道山摊开双臂佯做要搂对手的腰的动作。卢·铁兹稍往后退了一下，瞬间飞来了力道山的“空手砍”，打中了胸脯，如果是别的选手就会倒下去的，但卢·铁兹只是晃了一下身子。同时，伺机攻击对手。力道山一见他打晃，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这不过是一个瞬间，然而卢·铁兹看出或者说感觉到这一点，立刻扑向力道山。力道山冷不丁举手砍去，这一下，卢·铁兹跪下来。力道山心里有些疑惑，他觉得这一击并不太猛的。

卢·铁兹下跪原来是做假，当力道山看出这一点，

要再举手砍，但已经晚了。

卢·铁兹把力道山掼倒在地上，台上裁判员数起数来，力道山没能站起来，败给了对手。

冲跳上赛台轻轻打了一下力道山的脸颊。

“力道山！你不觉得羞耻！快起来！”

力道山睁开眼，推开冲，站起来。

“我这是怎么啦？”

“你先失了一分。你忘了，一瞬的自满、松懈会带来无可挽回的失败这一点吗？尤其是，对手是职业摔交的宙斯——卢·铁兹。本可以打赢的，你弄成了败局！”

冲感到痛心，用拳打了一下力道山的胸脯。

力道山无话以对，可是心里喊道：

“冲先生，请原谅，我错了。请看我下回怎么干吧。”

一分钟的休息时间过了。开始的锣一响，力道山喊着“叫你尝尝厉害的！”迅雷般挥动右手，卢·铁兹避开他，沿着围绳转，他狡滑地伺机行动，突然他借着围绳的弹力象炮弹一样冲过来。瞬间，力道山照他的心脏砍去，但没砍准，砍到脖子上了。卢·铁兹两手捂着脖子倒下去。台上裁判员数到10，卢·铁兹没能立起。结果，打成1比1。

1分钟的休息时间过去了。

卢·铁兹恢复了气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比赛时间只剩3分钟了，他们斗了58分钟。

力道山不停地挥臂施展他的“空手砍”。卢·铁兹躲着他沿着赛台边转，突然他贴近力道山身后，同时把他举过头顶。这是卢·铁兹的特技，是置人于死境的技法。他就是靠这一手争得和保持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

力道山的躯体弓起来，头朝下垂直地撞到赛台上，引起了脑震荡。

当力道山恢复知觉，台上裁判员举起卢·铁兹的一只手。

结果是，1比2力道山失败了。

冲在选手休息室，用湿手巾擦着力道山的头，安慰他说：

“力道山，虽然失败了，你斗得够劲啊。你搞职业摔交才两年，搞到这样，已经了不起了。一口饭哪能吃成胖子。看来，今晚这场比赛是学功夫的好机会。你别灰心。还会有机会的。”

“今天，我失败了。但是，我一定要争取冠军。”力道山攥紧了拳头。

力道山与卢·铁兹的比赛结束后，力道山出发到洛杉矶去。他以洛杉矶为基地，进行了4个月的比赛，在这期间，他赛了70次，没有一次失败。

他在回日本时，约定同国际职业摔交复式冠军夏普兄弟到日本进行比赛。他请冲来做台上裁判员，冲答应了他。

3 卑鄙的人

1954年11月初，力道山和往常一样，在训练场流了一整天汗。他洗过澡，舒舒服服地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他喝下服务员给他端来的两瓶汽水，闭上了眼睛。

“力道山先生，吉町先生来了。”

服务员到力道山跟前唤醒他。

“吉町来了？”

力道山睁开眼，显出疑惑的神情。

休息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一个穿着大衣的男子，正是吉町。

他是力道山的秘书。除非为讨论业务上的问题，他是从来不到力道山这里来的。他对力道山交给的任务，默默地执行，而且象机器一样准确无误。今天，力道山没有交给他什么任务，也没有需要由他汇报的问题。

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出乎意料的问题。

“力道山先生，刚才打来了电话。”

吉町说出这么一句摸不着头脑的话。

“从哪儿打来的电话？”

力道山挪挪座位，让他坐在身旁。

吉町递给他一份1954年11月1日的《朝日新闻》。

“刚才《每日新闻》的营业部长森口先生打来了电话。据说，木村先生表示要和你较量。还有……”

《朝日新闻》上登出了“木村的谈话”。“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和我不同，手势多得象演剧一样。要干实力战，我决不会输给力道山。”

“原来是木村？！比赛日期定在哪天？”

力道山喃喃地说，他的脸色显得很紧张。

木村是力道山复式摔交的搭档，在2月里，同夏普兄弟较量时，木村“主守”，力道山“主攻”。结果，木村大大“失宠”于观众，力道山则吸引了观众的注目。木村为此大怀不满，与力道山断绝关系，退出了职业摔交协会。随后，到九州熊本组织了国际职业摔交协会，并暗中搞鬼，企图把加入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选手拉到他们那边去。

“力道山先生，木村先生曾对《朝日新闻》记者说：‘在同夏普兄弟进行比赛时，我当了力道山的垫脚石，要来真个的，我绝不会输给力道山。我是日本柔道界首屈一指的人。力道山那小子不过是角力界的关胁（第三位）嘛’。”

吉町说罢端详着力道山的脸。力道山脸色紧绷，两

眼象要迸出火星一样。

“俗话说，初生牛犊不识虎。你告诉森口，我接受木村的挑战。”

力道山蓦地站起来走出休息室。他的脑海里浮现了2月间，他和木村为一组同夏普兄弟进行为争夺世界职业摔交复式冠军时的情景。

那次比赛是在日本第一次进行的这类比赛。夏普兄弟是世界冠军。职业摔交界中有很多兄弟，不过他们并不是亲兄弟，但夏普他们是亲兄弟。哥哥本·夏普身长1米95，体重115公斤，弟弟迈克·夏普身长1米97，体重118公斤。他们功夫硬，而且有特技，在比赛中配合得特别得力。

在那次比赛中，力道山、木村组没能压过夏普兄弟，打成了1比1平局。夏普兄弟组保住了冠军。原因是木村以肩着地败给了本和迈克兄弟。力道山则以肩着地斗赢了夏普兄弟，只因为同伴木村失败，未能夺得冠军，感到愤惋的应该是力道山。

11月26日，木村在千代田饭店进行了记者招待会，然后，正式向力道山挑战。力道山应战。

经双方商定，比赛于12月22日晚，在藏前国技馆进行，按照国际惯例，比赛定为61分钟三战决胜。

力道山和木村的较量，可以说是夺取日本职业摔交冠军的比赛。

12月23日，《朝日新闻》的体育栏登出了如下的消息：

“出场的两个选手原是角力界和柔术界的名列前矛者，这场比赛将决定‘柔术出身的木村夺魁还是角力出身的力道山取胜’。引起观众极大兴趣。观众超过一万三千人，国技馆周围有许多警察出动……”

人们从早晨就拥向藏前国技馆，力道山和木村究竟由谁夺取冠军，引起人们的注目。

比赛时间临近，人们开始倒卖入场券，三千元一张的入场券涨到一万元、一万五千元、两万元，最后弄到要多少就是多少。

木村是国际职业摔交协会会长，保有柔术七级即最高一级的地位。他曾是职业柔术选手，他进行职业柔术比赛时所向无敌，连战连胜。他的招数很多，特别是，他只要抓住对方的手或臂就能把他摜倒，他这一手法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因此，人们叫他“柔术之神”，又说“在日本象木村那样的选手是空前绝后的”。

木村是在1950年到夏威夷时，从柔术转入职业摔交的。此后，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作为职业摔交选手积极地进行了活动。

他比力道山早一年跻身于职业摔交界，而且扬名于世界职业摔交界。

1954年12月23日，《每日新闻》体育栏登出了有关力道山和木村的比赛的报道。其中加了如下的小标题。

“第一次日本职业摔交冠军赛”、“力道山掼倒木村”、“比赛进行15分49秒结束，木村负伤中途失败”“实力相差悬殊”……

从上述的小标题中也可以推想这场比赛究竟如何。他们的比赛原定为61分钟三战决胜，可是，比赛只用15分49秒就结束了。

再细看比赛经过如何吧。

比赛开始的锣声一响，两个选手握手行礼，然后各自后退。

双方都没有大动，只有上半身有些动作。似乎都在探摸对方。木村动作多些。

力道山小心地防犯。过了一会儿，木村抓住了力道山的胳臂。力道山力图摆脱，但木村施展其特技，力道山硕大的躯体腾空，终被掼倒在地。接着，木村又一次抓起对方的脖子掼倒，然后以臂夹颈。

观众拍手叫好。

力道山好不容易才站起,但脖子仍被对方夹住。差点先失一分。这场职业摔交比赛搞得似乎很讲规矩。

场内响起广播员的声音:“时间过了15分钟”。

就在这瞬间木村照力道山致命处踢去。力道山两手捂着裆部发出尖叫声。力道山眼前一黑，看不见木

村的脸，也看不见观众的脸，瘫坐在那里。只听见观众在喊：

“木村，狠揍！”“木村，再给他一脚！”“狠揍力道山！”……

力道山勉强站起来立定。他想：

“这不是比赛！卑鄙，竟踢致命处！这是犯规。”

力道山走近站在赛台中间的台上裁判员。

“这不犯规吗？”

裁判员摆摆手说，不犯规。

力道山悟到，对这样偏袒的裁判员提出抗议是毫无用处的。

力道山向站在赛台下面的冲望去。冲举起右手比划着“空手砍”的动作，并喊道：

“不要拖延时间！给他厉害看看！”

力道山点头，心里说，看是朝鲜人赢，还是日本鬼子赢吧。

力道山施展“空手砍”狠揍木村，还加脚踢。木村边向后退，边伺机抓力道山的胳臂。但是力道山不叫他得逞。

木村再也抵不过对方的“空手砍”，瘫坐在地。

力道山不放过完全压倒对方取胜的机会，向他扑过去。这时，台上裁判员挡住力道山。力道山面对偏袒一方的裁判员，无意提出抗议，站在赛台当中正视

裁判员。

木村好不容易地站起来，摆好姿势想去抓力道山的胳臂。瞬间，力道山的“空手砍”飞向他的胸脯，这一下，木村趴在赛台上再也起不来了。木村被担架抬了出去。

原定为61分钟三战决胜的比赛，只经15分49秒就结束了。

力道山的腰间佩上了日本职业摔交冠军带。

表彰仪式结束，力道山来到休息室。各报记者拥了进来。力道山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木村是个卑鄙的选手。他在进行今晚比赛之前，对我说，要打成平局，不分胜负。他甚至为此拿出盖了章的文件。职业摔交是运动竞赛，而不是骗局。因为他提出了太不象话的问题，我没有答理。在进行比赛的途中，他又说要打成平局。我对他摇了摇头。于是，他飞脚踢了我的致命处。这种犯规是不可想象的。我没有当场丧命，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我错在还认为他是我前日的伙伴。后来我想，既然对方要置我于死，我也应该以同样态度对待他，比赛也就搞得更猛烈。他倒下去再没能起来是他的幸运，如果他起来……你们看比赛时恐怕看到了那时的兴奋达到何种程度，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记者们又径直到木村住的千代田饭店去了。

木村正在接电话。等他打完电话，记者问他说：

“据力道山说，你要他和你打成平局，不决胜负。这是真的吗？”

“什么，是力道山那么说的？力道山那小子不讲道德，也没有义气。他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我恨他。”木村发起火，喝下一杯酒。“我没有踢力道山的致命处，如果真的踢了他的致命处，他是再也起不来的。我踢了他的大腿。昨晚，我完全败给了力道山，这是事实。但你们不要以为我和力道山的较量就此结束了……”

木村想了一会儿，接下去说：

“昨天的比赛决定了力道山的命运。”

“你这话的寓意是什么？”

记者们虽然是富于想象力，善于预测的，但他们未能领会他的意思。

“我就是那么说说罢了。力道山的敌人太多了。

“他不是日本人。问题就在这里……”

木村没有做具体的说明。然而，他的话可以使人预测到，力道山的身边笼罩着不祥的黑影。

1955年1月28日，在大阪府立体育馆，力道山和山口进行了比赛。

山口有一个时期，曾是力道山手下的选手。

当木村开办国际职业摔交协会时，他在大阪成立了全日本职业摔交协会，自己成了总裁。

他具有柔术六级资格，是木村的好友。对木村被力道山击败一事，他比谁都感到痛心，因为他也是日本人。

他决心替木村报仇，向力道山挑战。

实际上，他做力道山的对手，是太弱了。力道山待他，并不象同木村较量时那样认真，而且完全没有使用“空手砍”。

山口主攻，力道山主守。因为力道山没有用“空手砍”，山口放心大胆地向他攻。一直采取守势的力道山以压肩先争得1分。时间过了43分59秒，到59分时，力道山又以压肩取胜，时间只剩两分钟，力道山又来了一次压肩，不费力地做到了三战三胜。

要为木村报仇的山口的誓言成了观众的笑料。

比赛一结束，力道山立刻乘快车返回东京。

力道山躺在客车卧铺上，回想了与木村的较量和与山口的较量。他怎么想也想不通。他想：“他们为什么要和我来进行这种毫无胜算的比赛呢？为什么待我如同冤仇？是因为我是朝鲜人吗？我并没有和他们结仇啊。……下一回，该是谁来向我挑战呢？……”力道山满脑子疑问，无法解释，随之不由自主地感到孤单。然而又没有人可以倾诉这种心境。

力道山掀去窗帘，向冬夜的苍空望去。他在寻找，儿时躺在东海滨沙滩上看过的那些星星。

他沉于乡愁，眼睛湿润了。他把一支烟点着衔在嘴角，不自觉地想起了姜承民，他是位于东京五反田火车站附近的朝鲜饭馆的老板。他不由地哼起了姜承民教给他的歌《我的故乡》。

4　新田新作的黑心眼

日本职业摔交协会董事长、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社长、新田建筑株式会社社长新田新作常常在凌晨时才回家来。

这一天，他和往常一样，在凌晨时分坐轿车回家来。

他走进屋子，穿上睡衣坐在四方炕桌前摊开工作日志，用自来水笔写上“力道山？”几个字。

新田的妻子竹江端着啤酒瓶来到丈夫跟前，给他倒在杯里。这时她一眼瞥见写在丈夫的日志上的“力道山？”字样。瞬间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一对双眼皮的眼睛闪出了恐惧的光。浑身打寒噤。

竹江好几次看到丈夫在工作日志上写人名字，然后给那个名字打上圈。这些人都是他的对头、仇人。其中，也有曾和他拜过把子结为弟兄的人。

新田原是暴徒团的一员，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武士。新田使尽手腕把那些记上了名字的人搞得身败名

裂或遇刺身亡。

新田把喝光的啤酒杯递给妻子，自言自语说：

“力道山……他全部失去了象样的选手，还在耀武扬威……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么搞下去，要么会使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和职业摔交兴业会社完蛋，要么统统叫他滚出去。那是将会赚来万贯钱财的……”他突然象是想起了什么，把脸转向妻子说：

“你给角力团打电话，让东富士来，就说新田新作在叫他……还有，叫笠山也来……。”

“知道了。”竹江轻盈地走出屋子去。

过了一会儿，屋门轻轻地被拉开，围着大围裙的女仆跪下来向新田行过礼说：

“社长老爷，请您用早饭。”

“怎么，这么快就到早饭时间了吗？”

新田掐灭衔在嘴上的吕宋烟，站起来。

新田吃完早饭，正要抽一支烟，女仆打开了房门。

“笠山先生来了。”

“当过皇军的，就是不同。让到我的房间去吧。”

新田新作站起来，并向竹江使了眼色。竹江会意地点点头，从衣橱里拿出日式礼服给他。新田换上了日式礼服，倒是比穿西服相称。

新田一走进自己的房间，坐在座垫上的笠山有礼貌地站起来。

“早安！”

“坐下吧。”

新田坐在绣着菊花的座垫上，笠山才坐下。他一看新田穿上了日式礼服，就察觉到他要搞某种新的计谋。每当新田谋划新的方案，他总是穿上日式礼服在家里通宵进行讨论。开办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和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时，也是在这个房间，只他们两人周密筹划，第二天，才把那些经办演出活动的头面人物召集到新田建筑会社社长室经讨论后作出决定的。那时，新田和今天一样坐在他家的传家宝——绣了菊花的褥垫上的。

“我叫你来，不为别的，是要和你商量力道山的问题。”

新田打开工作日志，望着笠山。

“我也猜到八九分是为那个问题叫我的。”他说着挠了挠后脑勺子。

新田建筑会社的职员们自不必说，连那些游兴业者也都说，笠山是新田社长的右臂。

凡新田新作筹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是他没有参与的。不经他的同意，新田是决不轻动的。新田如此器重笠山。

笠山的体格不亚于角力士。他从小很聪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和陆军士官学校。后来他一直

在日本军队后勤部门供职。日本投降时，他的军衔是上校。

新田反问笠山说：

“你说的那个问题，指的是什么？”

“如果我的预感错了，那么请原谅。”

“预感嘛，错就错了吧。未必非求饶啊。那就听听你的预感吧。”

新田很想知道他的预感是什么。笠山吸了两口烟，然后开口说：

“力道山击败木村和山口，争取了日本职业摔交绝对冠军，他和远藤搭成一组争取了太平洋沿岸复式冠军，可以称为英雄。他的士气冲天，但遗憾的是他的手下没有拿得出手的摔交选手。好样的选手都叫木村和山口拉走了。他的处境是破风筝，抖不起来了。这是与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的命运有关的基本问题之一。力道山决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不是为别人即游兴业者流血流汗地争斗的摔交手……”

笠山停下来，吸了两口烟。新田点点头，点上古巴雪茄烟来抽。

“可是，力道山不会使职业摔交协会和职业摔交兴业会社垮台。为此，他会全力以赴的。他会远征国外，把外国选手带到日本来搞国际比赛。另一方面，他会物色能同外国选手较量的选手来培养的。这样，他

将使游兴业者和摔交手们认为，如果没有力道山，无论摔交协会或兴业会社都无法存在。到头来，摔交协会也好，兴业会社也好，都由力道山摆布。这是明若观火的事。"

笠山的想法和新田的想法丝毫不差，对这一点新田不禁感到惊讶。

"你的预感很敏锐。所以嘛，我想把东富士弄成力道山的伙伴哩。"

"可是，东富士会愿意离开角力去干摔交吗？他是横纲，肯在曾是关胁的力道山手下干吗？"

"会干的。问题是力道山会不会首肯……"

"只要东富士愿意，力道山会乐于那么做。"

"那就行啦。我已经叫东富士到这里来，他会来的。等他来了再仔细商量吧。"

新田拍了拍巴掌。女仆轻轻地打开了房门。

"把围棋拿来。"

新田一面下围棋，一面想东富士的事。他想：虽说他是角力界的帝王，给他一个明治座(剧场名——译者注)的要职，再给他几万张股票，就不会不答应的。

笠山呢，他在琢磨新田要把东富士拉进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当选手究竟出于什么意图。让东富士来做力道山的搭档，力道山会高兴的，而且职业摔交协会会

搞得红火起来。但这不会是新田新作的真正目的。问题可能在于要以东富士为中心来办职业摔交协会，是要让东富士来做职业摔交的主角。

新田新作不愿意使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和日本职业摔交兴业会社成为力道山的。假如力道山不是朝鲜人，而是日本人的话，问题就不同……日本的职业摔交传统不是由日本人而由朝鲜人来树立，这是新田所不能容许的。

新田在心里说：要让日本人东富士当职业摔交的主角，来替换力道山！

力道山击败木村和山口，成为日本职业摔交界首屈一指的人。然而，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基干选手几乎都离开了协会。剩下的只有远藤和骏河海。

就在这样的时候，也就是1954年12月12日，日本角力界的有发展前途的角力士丰登转到力道山讲习所来了。两天后，东富士又离开了角力界。第二年三月，东富士跟着力道山到美国去。表面上说是应夏威夷、洛杉矶角力协会聘请，到那里去教角力，实际上是要去练职业摔交。

力道山带上了丰登和东富士这两个徒弟，胆子更壮了。说力道山是日本职业摔交的帝王，也不算言过其实。

力道山一到夏威夷就去找冲，把东富士介绍给他。冲很高兴地答应了训练东富士的事。东富士在冲那里受训两个月。冲周密地订了训练计划，并认真地执行。

东富士一方面受冲的训练指导，同时通过实践练了职业摔交技术。他的身长为1米82，体重160公斤，他那巨大的躯体通过锻炼日见缩减，越练越结实。经四个月的摔交训练，他的体重减为125公斤，减了35公斤。比赛成绩也较好。他和力道山结成一组比赛配合得很默契，比木村强得多。他们争取了夏威夷复式冠军和太平洋沿岸复式冠军。然后到美国本土打赢了夏普兄弟。做为转入职业摔交的新手，东富士的成绩非常好。美国的职业摔交爱好者们说，“突然象一颗巨星出现于世界职业摔交界的力道山第二。”

东富士对“力道山第二”这种提法深感不快。他心里暗下决心：“把我东富士叫做力道山第二，岂有此理！我是做为横纲扬名的东京人东富士，可说我是区区关胁、朝鲜人金信洛的徒弟，可笑，可笑。我非在职业摔交中也成为横纲，头一名不可！”

东富士表面上和力道山相处得很好。

力道山同东富士结束四个月的国外远征，来到夏威夷的“运动员俱乐部”。

冲见他们来，很高兴。他为祝贺力道山和东富士

取得的比赛成就，把他们带到檀香山的一家上等餐厅去。到了半夜他们才走出餐厅。

这天晚上，力道山和东富士回到住处，洗完澡躺在床上。东富士没多久就鼾睡，入了梦境。力道山躺在床上，打开了冲在餐厅交给他的信。那是丰登寄来的信。信的开头写道:

“祝贺力道山先生在美国取得的赫赫战绩……”信里写了关于骏河海乘力道山不在的机会，召集摔交选手开了紧急会议的事。

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干部选手聚集在”力道山讲习所”。骏河海在会上提出了紧急问题。他提出新建以东富士、远藤、丰登、骏河海为基干的职业摔交团。有了这班人马，它会成为日本最强的职业摔交组织。

这是事实。那么，力道山的职业摔交组织就不复存在了。有发展前途的后备人员争先恐后地加入这个组织。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除掉力道山，以新田为会长来搞职业摔交。

骏河海竟提出这样大胆的提案，而且态度坚决，很可能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和新田有勾搭。

从当角力士的时候就得到力道山照应的田中和丰登表示坚决反对。理由是，照骏河海的主意办，能成为日本最强的职业摔交组织那是确定了的。可是，要考虑到这样作的结果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必定反而会削

弱。

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终未能取得意见一致。

信的最后写道：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内部意见不统一，搞得挺复杂，务请快返回收拾局面。

力道山心里想：

“这是怎么回事？要使日本职业摔交协会垮台，那不行！要以东富士为轴，另组织职业摔交协会？新田新作在支持他们？……”

力道山的脑海里浮现了在带东富士来夏威夷之前去见新田新作时的情景。那时，正好新田在社长室。他拍着力道山的肩膀说，要好好照应东富士。力道山微笑着说：

“社长，你放心。我全力帮忙就是了。”

力道山对东富士从角力转到职业摔交是打心里欢迎的。

“应该那样。要尊重当角力士时的大前辈横纲东富士……当然，当然，力道山是不会做出不讲道义的事嘛……”新田新作点着一支烟吸着。

“力道山，我从很早就想对你讲一件事。”

“是什么事？”力道山疑惑不解地瞟了他一眼。

“力道山，你的对头太多了。应该是朋友多，对头多可是一件不幸哩。”

“社长的话是对的。我也感觉到虽然表面上人们都

对我很好，可是，有时他们是疏远我的。或许这是出于我的成见……”

“那是很清楚的事。‘我是朝鲜人。看，是朝鲜人取胜，还是日本人取胜，是朝鲜人赢还是美国人赢’这种想法在你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那么想，就显得力道山为人狭隘。力道山，你既不是日本选手，也不是朝鲜选手，而是东洋选手。那么想才是真的力道山啊……我劝你把那朝鲜人根性抛掉吧。如不然，会死于非命的。你要把我的话当做座右铭。”

“我实在不明白社长的话意。”

“你不要心里明白装糊涂。那样可不好。”

那时，力道山并没有看透新田的黑心眼。

力道山向睡在旁边床上打呼噜的东富士望去。他心里想：“我曾对东富士从角力士转为职业摔交选手一事比谁都高兴，瞧这力道山多么愚蠢。我还以为他来是为给我撑腰，为使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红火起来哩……他们为我力道山当主角，怀恨在心的吧。原来，木村和山口要和我争日本职业摔交冠军，也是那些日本武士的后裔为换下我这个主角，唆使他们的喽。我错在过于相信他们啊。”

力道山点上了一支烟衔着，他是不会抽烟的。要不要把这事告诉冲，同他商量办法？他在心里否定了这条路。但不能坐着不动，不然力道山就会完蛋。应

该先发制人。

那么，要同哪个人携手呢。他在脑子里一个一个点着能给他出主意的人。但没有一个可靠的人，都是同新田新作一鼻孔出气的。

力道山长叹了一口气，感到眼前一片黑。他的脑子里突然浮现了笠山。对，要活动笠山！。

其实，这是极其冒险的事。可是，除了它没有别的办法。假如笠山不听他的，力道山就要死在新田新作的手里。那新田不是杀人不眨眼的吗?!

笠山会不会同意呢？力道山一夜没有合眼。

第 三 章

1 东 富 士

在人们叫做“力道山讲习所”的简陋的木造建筑前面，建立了“日本职业摔交中心”。

这个建筑是5层楼房，总建筑面积为700平方米。这是由新田新作修建的。

力道山和东富士一回来，就按计划举行了“日本职业摔交中心”竣工典礼。新田邀请了政界等各界人士和新闻出版业者来参加竣工典礼。

职业摔交经纪人为庆贺竣工，设了盛大的宴会，然后，力道山和东富士来了一场表演赛。

《每日新闻》、《东京体育》、《报知新闻》、《体育日报》、《东京每日新闻》等各报登载了职业摔交中心落成典礼消息。

职业摔交专刊《格斗月刊》、《职业摔交》也和各报配合做了报道。电视台也播放了力道山和东富士进行的表演赛。

各报还登了力道山在竣工典礼上的发言。

“……我在这次远征期间，邀请了职业摔交选手。大

概在7月中旬，我们将在日本同他们进行比赛……”

“将有哪些选手来？”有一个记者提问。

“我想不会辜负职业摔交爱好者的。”

力道山说的是实话。7月中旬，正如他所说，职业摔交选手陆续到来。

“活动的阿尔卑斯”——弗里毛·卡勒奈拉、“墨西哥大象”——济斯·奥尔德加、巴特·卡齐斯、哈得·古鲁斯钢布……他们都是世界职业摔交界广为知晓的第一流选手。日本职业摔交界和摔交爱好者皆大欢喜。

将与他们较量的日本选手有，力道山、东富士、丰登、远藤、骏河海。

东富士决心借这次机会压过力道山，按照新田的意图，成为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主角。如能如愿以偿，力道山会自动退出日本职业摔交。那么，就将组成以东富士、远藤、骏河海为中心，以新田为会长的职业摔交协会。

东富士为了执行他同新田秘密约定的计策，实现自己的野心，急忙于7月7日举行剪发仪式，转为职业摔交选手。

7月15日，东富士和力道山搭组与卡勒奈拉和古鲁斯钢布组进行了比赛开幕的第一场比赛。东富士遭到卡勒奈拉的一顿铁拳，先被斗倒，以肩着地输了。卡

勒奈拉由于力道山猛烈的攻击，两次下跪，结果，力道山和东富士组以2比1得胜。

东富士和力道山组在东京后乐园体育场同奥尔德加和卡齐斯组较量。这次较量不能看作是简单的复式比赛。

这是夏威夷复式冠军组(力道山、东富士组)和中美洲复式冠军组(奥尔德加、卡齐斯组)之间的比赛。斗败的组将失掉锦标，而得胜的组将获得两个锦标。

前来观看这场激烈格斗的观众竟达两万五千人。

东富士从一开战就干得挺猛烈。虽然在同卡勒奈拉和古鲁斯钢布组的比赛力道山和东富士组以2比1取胜，但对于东富士来说，无异于打了败仗。只是因为力道山赢了两次才取胜的。因此，东富士不免大失“众望”。为了恢复他的“众望”，为了压过力道山，对东富士来说这是一场关系重大的比赛。

东富士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两万五千名观众也在替他助威。

东富士举手向观众致意。

东富士很侥幸。他一上场，跟着上场的对手不是奥尔德加，而是卡齐斯。瞬间，他“呀！”地大叫一声。他这一声叫喊，不是为运气，也不是为压倒对方喊出的，而是因为惊喜。如果上场的是奥尔德加，他就不能那么叫。因为对“墨西哥大象”他是没有把握的。但

是，卡齐斯，他有把握打赢。卡齐斯的躯体比东富士小得多，力气也较弱。

卡齐斯一见东富士，就知道自己的体格和力气抵不过对方，于是象拳击选手那样，满场跑着进行攻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老练的第一流选手。

当时间过了19分的时候，东富士象雷电一般扑过去，想抓住对手。就在这个瞬间，估计会躲闪的卡齐斯借围绳的弹力象炮弹一般顶向东富士。

遭受突然反击的东富士倒在了地上。卡齐斯不给他喘息机会扑过来压肩。东富士伸手想叫等候的力道山求援，可是因为距离远打不着力道山的手。东富士想摆脱卡齐斯，但终没能摆脱掉，在过了19分12秒的时候，完全被打败了。

卡齐斯意气风发，用手招呼力道山上场。力道山一上场就挥起他的右手狠揍卡齐斯。卡齐斯一边躲闪，一边为同奥尔德加换班向他那里靠拢，但每每被力道山阻挡去路。不断地受到他“空手砍”的打击，一直处于守势的卡齐斯在比赛进行到7分52秒时，终于倒下了。这样打成了平局。

比赛越发激烈。力道山和奥尔德加展开了浴血格斗。奥尔德加的“铁拳”和力道山的“空手砍”较量开了。力道山挥动“黄金的右手”进攻，奥尔德加用“铁拳”招架。

力道山觉察到用“空手砍”是斗不倒他的，必须换一换战法。

力道山接连施展“空手砍”之后，抓住对手的两条腿，想把他扔到围绳外面去，瞬间，奥尔德加缠住了他的脖子，结果，两人同时摔到围绳外面去了。

两人在赛场外面格斗起来，弄得浑身是血。力道山缠住对手的脑袋往铁柱上撞，奥尔德加的额头破裂，伤口流血。奥尔德加发出象大象的吼声一般的悲叫声扑向力道山。

裁判员见奥尔德加出血过多，宣布停止比赛。但奥尔德加不听他的，他的伙伴卡齐斯上前劝阻。不想奥尔德加把卡齐斯也掼倒在一边了。

奥屯和台上裁判员一道合力把奥尔德加制止住了。另一方面，东富士把力道山拉到后边去了。

台上裁判员停止比赛的钟声不住地响着。比赛结果是1比1。

职业摔交爱好者们从未见过在赛场外的这般格斗。

东富士向奥尔德加提出挑战。

有的摔交专家说，如果东富士击败奥尔德加，就可以证明东富士比力道山强，所以，这场比赛等于东富士和力道山的较量。

东富士一出现在赛场上，观众都站起来声援他。他

满怀自信举手向观众致意。

奥尔德加依着围绳站着用愕然的目光望着东富士。他想，初生牛犊不识虎，这话正是对东富士说的。

比赛一开始，奥尔德加就狠揍起东富士。东富士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不过他对对手是世界职业摔交界的第一流选手这一点估计不足。奥尔德加是被称为“墨西哥大象”、“疯大象”的可怕的汉子。他身长1米96，体重140公斤。他攻击起来非常猛，拳打脚踢，踩踏，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奥尔德加用拳狠揍东富士。东富士的额头、面颊开始流血。“墨西哥大象”一见血，更加凶狠地向东富士扑过来，就象要打死他似的。东富士浑身是血，再也无力招架，毫无防备地站在那里挨打。

台上裁判要停止比赛，但奥尔德加不听他的，反把台上裁判推到赛场外面去了。

东富士不能动弹了，只有奥尔德加还在逞凶。

时间过了9分17秒， 观看比赛的力道山跑进赛场。他一面用“空手砍”对付奥尔德加，救出东富士。假如没有力道山去救他，东富士会被奥尔德加打死的。可是，东富士并没有说一句感谢他的话，反而说，他是要等奥尔德加筋疲力竭后，再以按压来取胜的，因为力道山多此一举的“救援”，倒使他不得成功……。

东富士又一次向奥尔德加挑战。但这回奥尔德加拒绝应战，理由是不成其为对手。奥尔德加提出要同力道山进行单独比赛，力道山应战。

力道山和奥尔德加进行比赛之前，同卡勒奈拉较量了一场。三年前，力道山在旧金山曾和“活动的阿尔卑斯”卡勒奈拉较量过一次。那时打成1比1平局。

力道山决心这回要好好和他算帐。

这是一场力道山的“黄金的右手”和卡勒奈拉的“杀人拳”之间的激战。

卡勒奈拉的“杀人拳”在世界职业摔交界也是很出名的。他曾用他那铁拳打死名叫夏克的拳击选手，人们都怕他的“杀人拳”。

比赛定为61分钟战3次。力道山以3比0的成绩取胜。卡勒奈拉表示感叹说，力道山的“空手砍”比三年前大有威力，实在惊人。那时的“空手砍”以往下砍为主，而现在则平砍为主，配合了下砍、斜砍、上砍等多种动作。尤其是平砍威力很大。

力道山同奥尔德加的比赛于9月中旬，在东京体育馆进行。

奥尔德加说，如果他败给力道山，就送给他墨西哥民族服装中的长袖衫和高筒帽，但恐怕力道山拿不到这些东西。

比赛定为61分钟3战。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结果

力道山以2比1取胜。

被击败的奥尔德加没有失言，送给了力道山长袖衫和高筒帽。

力道山越发“红”起来，而东富士则无人提起了。然而东富士依然没有放弃要压倒力道山的野心。

1955年11月8日至22日，在东京进行了亚洲职业摔交锦标赛。

原定力道山和东富士是一组。但他突然提出不干。力道山只好和远藤搭组。这回东富士哀求力道山，把远藤让给他。力道山觉得东富士的作为实在可恶，真想狠狠地给他一拳，但是力道山作了让步。新田新作在旁替东富士说话，而且外国选手希望东富士和远藤搭组。

东富士这样步步作力道山的绊脚石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想，如果和力道山搭组，能夺取冠军，这是很清楚的。但是，观众的注意却会被力道山独占，他会被力道山的影子挡住而不能表现自己。如果，力道山和远藤搭组，自然冠军会被力道山远藤组占去。他是要想方设法不叫力道山夺得冠军的。如此一来，力道山只能跟哈劳得·坂田成为一组，但他俩手脚不合拍，他们恐怕连复赛也参加不了。东富士和远藤搭组就能参加决赛，弄好了还会夺取冠军。如能这样，就可以叫力道山威信扫地，进而可以为成立以他自己为中

心的新的职业摔交协会创造有利条件。他认为即使不能参加决赛，但定能取得高于力道山组的成绩。

就这样，参加亚洲职业摔交复式锦标赛的日本选手按照东富士的野心搭成了组。

职业摔交专家和爱好者们都认为，东富士组会参加决赛，而力道山组在第一轮比赛就会失败。

东富士组能不能象人们所估计的那样参加决赛呢？可惜，他们的愿望并没有如愿以偿。力道山、坂田组参加了决赛，但没能取胜。

远藤对东富士说，我因信靠你一败涂地了。还讥讽说，你不是职业摔交选手，而是个投机分子。

2 预 付 金

力道山打开手册，象是在计算什么。有时歪歪头，嘴里衔上一支他并不会吸的烟卷。不时地向门那边瞟着眼。

“力道山先生，你叫我了吗？……”

新田的右臂笠山小心地打开房门走进来。

“笠山先生，我力道山有事请教你，才请你来的。”

身躯魁梧的笠山坐到力道山对面，力道山把手册放进衣袋。

“请讲吧。你说出来，我才能知道我能否帮忙啊。”

“我还能难为你吗？”

“这事一定要由我帮忙吗？”

“对啦。一定要借你的手腕才行。”

力道山拿出古巴雪茄烟请他吸。

“最近，我对日本职业摔交会社问题想了很多。对你恐怕无须细讲，对它你是了如指掌的嘛。……笠山先生，说句坦率的话，对流着血奋战的力道山来说，摊到的报酬过于微薄了。新田先生只靠一张嘴赚取巨额款项。拿吉本兴业会社的林社长兄弟来说也是一样。我实在气愤，再也不能忍受了。这几天，连觉都睡不成。我想，把1953年日本职业摔交兴业会社成立当时的股票，统统弄到我手里来……”

笠山曾估计到力道山将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

“可是……总额有450万日元。其中只有50万是力道山先生的，其余400万则属于新田社长等六个人的份儿……要把那些全部收进是费难的。职业摔交能搞得象今天这样兴盛，不能无视他们的努力。”

“你是说，对我有意见吗？”

“意见倒说不上……”

“笠山先生，血战全由我力道山去干，钱全搂到别人腰包里去，……我再不干这种勾当了。如果，你处在我现在的处境会怎么办？”

“让我研究研究吧。”

“要快些办。有几个搞营业的人就行吧？”

“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那股票问题不好解决。”

“哪怕出高价，也要统统收进。要马上办这件事。”

“那可不好办。就是登记也需要10天工夫。我和新田社长商量一下。他不就是兴业会社社长吗。”

“对新田社长，我已经提过。你不必踌躇……”

“从明天开始，找一位律师讨论后就去办筹备事宜。”

“推到明天？我要你现在马上找律师商量。”

力道山低下头，接下去说：

“笠山先生，我托你啦。这是我力道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托你办事。资金问题你不必费心。如果不够，你再来要好啦。对款额就不必费脑筋，把事办妥要紧。”

力道山本来不大相信日本人。但是对新田新作，他是以恩人相待的，而且相信他。

但是，自从前一年他带着东富士到夏威夷时，收到丰登的信以后，力道山对新田的信赖破灭了。但他没有表现出来。

东富士向奥尔德加的挑战，亚洲职业摔交复式锦标赛时，东富士的作为，都给他带来了疑虑。这显然是东富士要摆脱力道山的控制，同时要压倒力道山的

勾当。

东富士对力道山搞得日益红火，不甘心，这同时也是日本职业摔交兴业会社的态度。

力道山觉察到这样下去会从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这条“船”上被一脚踢出来。他决心，要先下手，成为这条船的船主和船长。为此当然要不惜下本钱。

力道山接到由笠山打来的电话，即刻结束练功夫，坐上运动员专用的“奔驰”轿车往市郊驶去。

轿车驶到一所二楼的海滨饭馆停了下来。

穿着日本和服的年轻女招待迎出来，把他领到楼上的一间幽静的房间里。

笠山正坐在屋里等他到来，说：

“力道山先生，很对不起，让你到这偏狭的市郊来……”

“不要客气，我知道你把我叫到这里，为的是要回避那些新闻记者的耳目。出了什么事吗？”

他边问，边坐了下来。

“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力道山先生。”

笠山说着，从小手提包里抽出一份打字的文件，递了过来。

力道山把文件接在手里，留心读下去，脸上显出了诧异的神色。

文件上写着：同意把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

的全部股票移交给力道山。下面还盖有新田新作的手戳。

力道山想到新田新作已在前几天因心脏麻痹症突发去世，更觉疑惑不解了。

“这是新田老爷去世前两天才承诺的。可是，那些股东不应，我便叫有权有势的人出面全部买下了他们的股票。”

“这么说，我这力道山就是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的社长喽。笠山先生，真正有劳你啦！”

力道山心里的疑惑烟消云散，脸上显出了满意的微笑，抬起大手掌拍了一下巴掌。

女招待走进屋，给他们两人摆上四方餐桌，端上了菜肴和酒瓶。

等女招待走出屋关上门，笠山从手提包拿出钞票捆儿放在桌上。

“这是做什么的钞票？”

力道山惊诧地问了一句。

“是你的钱。买股票剩下的。”

“不要拿出来，放在皮包里吧。若是没有你这位笠山先生，怕买不下那些股票哩。那些搞游兴业的家伙，都象老狐狸精那么狡滑，不会老老实实地把股票脱手的。再说，你我的交情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今后还会有事，劳你驾的……快，把钱放回去。”

说着，力道山一口喝下了一杯酒。

“这样，怕……”笠山正了正坐说“我为你这种恢宏的度量感佩得很。今后，你要有什么事托我，不要客气，尽管随时叫我办，我会象侍候已故的新田新作老爷那样尽力而为。”

笠山把那些钞票捆儿，放回提包里。

他是早已料到会得到这种报酬的，他的预料一点没错。

“谢谢你。我有点闹不清，吉本兴业株式会社的齐藤和永田社长怎么会那么轻易地脱手股票？……干得真妙啊。”

“那些搞游兴业的人是够奸的，不管他们多么看重那些股票，一旦认为它没有赚头，他们就会统统卖出去的。……这是他们搞游兴业的人们的生活观。”

笠山把苦口劝说新田新作等游兴业者的事，重述了一遍，说的那么活龙活现。

这次，他办这件事，并没有用卑鄙的手腕。

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挑明了问题。他有条有理地加以分析说，日本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没有前途，到头职业摔交协会也必定关门大吉。老实说，在当时，职业摔交兴业株式会社若不举办国际比赛，它是无利可得的。国内比赛几乎没人来看。

“从今以后，必须邀请有一手的外国选手到日本比

赛才行。"

力道山点点头表示同意笠山的看法。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不管怎么说，一定要邀请高明的外国选手来日本，若不能做到这样，力道山办的职业摔交协会必定在一朝之间倒闭，给人留下笑柄。

3 不惜还给冠军腰带

1956年7月21日，塔姆·莱斯接受力道山的邀请到了日本。

1952年2月，力道山曾同他比赛，败给了他。那时，力道山暗暗下决心，不管什么时候，一定要跟他算帐清"债"。从那以后，已过了四年岁月，这次他们在东京重见了，而不是在夏威夷。可是，这次能否如愿以偿呢？吉凶难卜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劲敌，不容轻视。

塔姆·莱斯是太平洋沿岸地区单式和复式冠军，绰号叫"赤蝎子"。他一生气，全身泛红，酷似赤蝎子，比赛时手法毒辣凶狠。

7月23日，在东京藏前国技馆举行的力道山对塔姆·莱斯的比赛以1比1打成了平局。在比赛开始之前，塔姆·莱斯拿出镶有价值108万日元的钻石的冠军腰

带给力道山看了看，夸口说，“没有人能把这条冠军腰带夺走。”这次，他说中了，因为1比1打了平局，力道山没能把那条冠军腰带夺过来。

比赛结束后，力道山做了历时40多天的巡回比赛，到9月1日在东京再次同塔姆·莱斯交手，展开了太平洋沿岸地区超级比赛冠军争夺战。这次，也以1比1打成平局。按理说，力道山打赢了的，可是由于台上裁判员不公正，弄成了平局。

在这次61分钟三战决胜的比赛中，塔姆·莱斯先摔倒力道山得一分，接着力道山击倒对手赢一分，记分1比1。比赛途中，塔姆·莱斯右膝盖上受了点轻伤，可不至于影响比赛。但他已料到自己没有希望战胜力道山，便指了指自己的右膝盖，用悲切的声调说“受了伤，没法再较量了，丢了冠军腰带也没办法，你拿去吧！”他伸手交出了冠军腰带。

力道山把冠军腰带接在手里，但无意佩带在腰上，说：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不争气，为那么一点点小伤不战而败。我力道山不是那种人，不稀罕你这种似是而非的冠军腰带。”说完，他把镶有钻石的冠军腰带扔向塔姆·莱斯的胸前。

台上裁判员宣布受伤弃权，判了1比1平局。

“力道山先生，谢谢。”

塔姆·莱斯把冠军腰带握在手里，向力道山道了谢。

“何必谢我呢？你该谢的是裁判员。”

说完，力道山拍了一下塔姆·莱斯的肩膀，走下台拨开观众走了出去。

塔姆·莱斯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说，果然是一个有志气的选手。

4 正义的手剑

1957年新年刚过，力道山一面到冲绳和国外远征，一面邀外国选手到日本举行国际比赛，忙得不可开交。

正月初，他邀请加拿大的阿得利昂·白拉詹，在大阪府立体育馆进行了比赛。

在大阪府立体育馆举行的第一次比赛以1比1打成平局。

阿得利昂·白拉詹说，不打败力道山就不回加拿大，为争夺力道山的亚洲地区超重量级冠军，向他挑战。力道山应战和他进行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紧张、激烈，阿得利昂·白拉詹拼死命格斗，可是到头还是以1比2败给力道山。

力道山战胜阿得利昂·白拉詹之后，立刻起程去冲绳远征。他在冲绳逗留三天。此地没有象样的室内

赛场，又没有象样的摔交选手，所以只好临时在野外设了一个赛台，以驻冲绳美军士兵和冲绳跆拳道选手为对手进行了几场比赛。力道山认为对方都不是正式的职业摔交选手，便叫几个刚入门的新手出场比赛。

美国选手简直是些刽子手，他们连最起码的职业摔交规则都不懂，有的在运动裤里藏着匕首，有的穿着军鞋出场比赛。他们的军鞋前掌上钉上了无数尖利的铁钉，活象一只刺猬。

在冲绳进行最后一场比赛那天，他们向力道山挑战。

起初，力道山认为职业摔交选手同这些打手比赛怕有碍名誉，拒绝了。这么一来，他们提出无理要求说，要力道山向观众宣布他弃权。至今力道山虽在许多国家同不少对手较量过，但从没有弃过权，他被逼无奈，不得不和他们比赛。

台上裁判员刚走上台，穿着军鞋的和穿着运动裤的美国兵便出场了。

全场顿时沸腾，观众席上的美军士兵齐声喊着“给他们看看美国的厉害！”

力道山带领门生小岛走上了台。观众席上的冲绳人欢呼着，齐声喊道“打烂美国鬼子的鼻梁骨！”“打倒美国佬！”有的把拳头高高举到头顶上。

一万多名观众，截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美国佬，

另一派是冲绳人。

力道山举手向冲绳人招手致意，然后面向小岛说：

“小岛，你听着，这不是摔交比赛，是一场格斗。你若把它当作一场往常的摔交不加注意，会吃亏，会受致命伤。小岛，你不要出手跟他们干，赶紧避开。”

“老师，您说什么，您要我把您撇在这里一个人躲避？那可办不到。”小岛摇了摇头。

“比赛一开始，你就跳到赛台外面去，由我来对付他们。我要给他们尝尝‘空手砍’的滋味。这场比赛只用几分，不，只用几秒就能结束。”

“力道山师父！……”

小岛这才认识到这不是一场平常的摔交赛。

锣声一响，比赛开始了。

“小岛，快躲开！”

力道山用力抓住小岛的肩膀推到场外，自己站到台中央，犹如一座巨岩巍然屹立。

两个美国佬同时向他走过来。

小岛向台上裁判员喊道：

“犯规，哪有两个人同时上场的规矩？”

台上裁判员点了点头，表示知道，然后叫一个美国佬，下台去。

这么一来那两个美国鬼子就象已有约定，一齐动手把裁判员抬起一下扔到台下去了。紧接着，一个美

国鬼子抬起钉有利钉的那只脚，向力道山的脸猛踢过来。力道山来不及躲开，伸出左手握住了他的鞋子。利刃般的铁钉，刺进了力道山的手掌心，鲜血顺他的指缝直流。这时，另一个鬼子，不失时机，从运动裤拔出匕首向力道山的右肋刺去。力道山眼疾手快，马上伸出右手抓住了他的手腕。

冲绳人观众不觉都闭上眼，他们想，力道山会悲叫一声倒下去……

瞬间，力道山口出雷鸣般的吼声：

“你们这些杀人鬼，我要给你尝尝空手砍的滋味，正义的手剑的滋味！”

力道山腾出右手，照准他们两个人的心脏，给各人平直地打了一下。那两个家伙连悲叫一声都没能够，就栽倒在台上，再也没能起来。

这场比赛只费了几秒钟。

台上裁判员重新走上台，轻轻地拍了拍倒在台上的两个美国兵的面颊。

他们摇了摇头站起来，可是没能站稳，又栽倒了。

台上裁判员叫来了医生。

医生走到台上给他们打针，过后，招手叫来担架，把他们抬了出去。

力道山让小岛在前走出赛场，冲绳人高兴地鼓掌喝彩，不住地欢呼着，欢呼声震撼着全场。

力道山一行坐飞机回日本的时候，小岛向力道山说：

“力道山师父，您的动作真是迅雷一般！我简直给惊呆了。”

“一见对手是美国佬，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力气来。小岛，我还没干这一行的时候，早已跟美国佬较量过两次，一次是在东京，另一次是在夏威夷。那时，对手是六个美国佬。”

力道山心里好痛快，呵呵地笑出声来。

他到冲绳远征回来，立即带领丰登去美国远征。

这次去美国远征的目的在于邀请国际职业摔交冠军卢·铁兹来日本比赛。卢·铁兹是从不离开美国到国外去比赛的。

力道山到美国后，积极进行活动，终于把卢·铁兹说活了，约定同年十月在东京和大阪做两场比赛。

5 再次与卢·铁兹决战

1957年10月3日，《朝日新闻》等日本的各家报纸一齐报道了世界职业摔交界的帝王、国际职业摔交强手冠军卢·铁兹于10月2日抵达日本的消息。

10月3日，为欢迎卢·铁兹，在东京会馆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10月7日，在东京后乐园体育场举行了国际职业摔交强手锦标争夺战的首次比赛。这次比赛，原定6日举行，但因下雨推迟一天。

根据已在美国签定的契约，这次比赛分两次举行，10月7日在东京进行一次，10月13日在大阪进行一次。这两场比赛都打成了平局（第一次以0比0，第二次以1比1），结果力道山没能实现夙愿，而卢·铁兹却保住了锦标。

《东京体育新闻》曾刊登体育专栏记者山田对10月7日比赛的观战记。

“……争夺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这场比赛是怎样进行的呢？……这是一场61分钟3战决胜的比赛。锣声一响，比赛就开始了。一开始，力道山直逼卢·铁兹想拿手臂夹住他的脖颈。卢·铁兹手疾眼快，抬拳挡住力道山的胳臂，一手抓住力道山的头颈，用力想把他抡倒。力道山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对手推开。卢·铁兹的动作是那么快而准确，他利用围绳的弹力向力道山冲过去。

“他好象变成‘人弹’，击中了力道山。力道山倒下来，头颈重重地磕在台板上，立时感到眼冒金星，眼前发黑，他勉强睁开了眼。

“台上裁判员象斗犬似的脸庞逼到他的眼前了。裁判员看了看力道山的眼色，便抬起右手开始数数。

‘一、二、三、……’

“力道山猛力踢开了卢·铁兹。

“力道山反守为攻，用全身去推卢·铁兹。卢·铁兹伸出双手一面挡着力道山的反攻，一面伺机，想把他托起抡倒……

“力道山使出全身的力气甩开了卢·铁兹的双手。卢·铁兹来了气，用肩膀猛撞力道山，威力很大。力道山被撞倒在台上。发怒的力道山站起身，伸左手推着卢·铁兹的前胸，抡起右手给卢·铁兹两下‘空手砍’。卢·铁兹倒下去……

“卢·铁兹站起身，向副裁判员卡拉西克提出抗议说，力道山犯规啦。可是副裁判员摇摇头没同意。卢·铁兹气急败坏，给力道山来了一下握臂。他把力道山的左臂绞得那么紧，瞬间，左臂血色全退，变得蜡白蜡白，他又要顺势压肩争取全胜。这么对斗5分钟。

“过了15分钟之后，卢·铁兹蓦地转到力道山的背后猛力抱紧了他的中腰。

“冲识名喊叫着，警告力道山‘小心，他要来背后掼！’

“力道山用双腿夹住卢·铁兹的一条腿，一面绞紧，一面想绊倒，是一手解脱背后掼的妙招。

“力道山夹住卢·铁兹的脖颈用力把他掼倒在地，顺势压肩、脚踢、卡脖子等，使尽全身解数。

“决斗在持续，场内三万五千多观众鸦雀无声，屏住气注视台上，都捏着一把汗。

“这是一场他俩被命运驱使着经过了五年的决斗。

“时间，过了25分钟。卢·铁兹想搂住力道山的下半身摔倒他，先猛力投身于围绳，再利用它的反冲力，飞身向力道山冲过来。

“千钧一发，危机当头的瞬间，力道山一纵身闪过去。卢·铁兹急返身，连续攻击，忽然搂住力道山的腰身往后掼。他夹住进行挣扎的力道山的头颈曳着他，在赛场上乱跑……

“这正是卢·铁兹所求的好机会。……卢·铁兹把手深深地插进了力道山的双股间，托举起来。这是举世无双的名叫背后掼的杀人绝招。

“力道山被掼倒，后脑勺撞得很厉害，发生了脑震荡，立不起身。

“可是，说也奇怪，卢·铁兹也没有马上扑过来压肩，呆在那里，他的后脑勺也受了强力打击，一时昏眩。过了几秒，他才清醒过来，急忙来卡脖子。裁判员随即开始数数，数到二的时候，力道山滚着全身，好不容易解脱卡脖子往围绳边躲开，摆脱了最大的危机。

“已经过了40分钟。……力道山挥臂施展空手砍猛攻，卢·铁兹用拳击抵挡，一进一退地相持许久。

“卢·铁兹使尽招数，想再抓到一次背后掼的机

会，可总不如意。力道山尽量不让对方搂腰。一旦被对手抓住腰，他就拿右腿绊住对方的腿可劲扭，结果卢·铁兹的攻击每次都未能得逞。‘决斗’相持不下。可是，卢·铁兹虎视耽耽，要伺机制胜。

“‘好小子！’

“力道山的嘴里响起一声闷雷，接着他象疯子一般抡起‘空手砍’，而卢·铁兹则一面用拳还击，一面避开强击。……终于时间到了。力道山当场两膝无力地瘫坐下来。卢·铁兹则站着急促地喘着气。

“卢·铁兹好不容易才保住锦标。

“比赛已结束，但三万五千观众都不想离席走开……”

《职业摔交通讯》对这场比赛做了如下的评语：

“……这场比赛的后30分钟的较量中，力道山始终占了优势。如果按照职业拳击运动的记分方法来评定，力道山可能以21比23的比分取胜。”

只粗略地看一遍山田的观战记，就能知道这位记者偏袒卢·铁兹。他是崇美思想很浓的记者。

他对这次比赛的前半场说的较详细，而对后半场写的很不具体，只写了这么一句：“卢·铁兹用拳击迎敌，回避强击。到点了。力道山当场屈膝无力地跪坐下来。”比起他来，可以说《职业摔交通讯》的报道比较正确。但也不能说它的报道是不偏不倚完全公正的。所

有看过这次比赛的人们都说，力道山始终占了优势，如延长比赛时间，卢·铁兹肯定会吃败仗。比赛虽已结束，观众却都没有离开，观众席上“延长比赛时间！”、“我们要求延长赛点！”的呼声此起彼落。

这么一来，场内的扩音器里立刻响起了播音员的嗓音：“各位观众！各位职业摔交爱好者！力道山和卢·铁兹两人，再过六天，10月13日将在大阪举行第二次比赛。”

借此机会，曾看过力道山和卢·铁兹比赛的本人（作者）要对《东京体育新闻》体育专栏记者山田在观战记里用省略号加以省略的或者歪曲了事实的后半部分的记述，做一番更正。

“发怒的力道山站起身，伸左手推着卢·铁兹的前胸，抡起右手给卢·铁兹两下‘空手砍’。卢·铁兹倒下去，……卢·铁兹站起身，向副裁判员卡拉西克提出抗议说，‘力道山犯规啦’。可是，副裁判员摇了摇头没同意。卢·铁兹气急败坏……。”（山田的观战记）

“发怒的力道山用左手挡着卢·铁兹的右手，用右手给对手来了两下平直的‘空手砍’，卢·铁兹抵不过，屈双膝蹲下来。力道山没有放过这一绝好的机会，要扑过去压肩。这时，台上裁判员张开双臂挡住了他。力道山只好停止攻击，站在赛台中央向台上裁判员说了几句。不知他说的是什么，他可能警告台上裁判员不

要偏袒人。这么一来，少许过了点时间。卢·铁兹清醒过来，晃着头站起来。接着，他用手势向副裁判员提出抗议，说力道山犯规。副裁判员晃了晃手表示不算犯规。到了这一地步，卢·铁兹沿着台边转圈儿向观众做手势叫屈。

“他的手势和扭身动作很滑稽，逗得全场观众哗地一声笑出了声。

“力道山见他这般行动，用手指指他也笑了。这一瞬间，力道山不由得精神松驰下来。

“卢·铁兹是够狡猾的，正在窥伺这种好机会。沿着台边转的卢·铁兹突然从背后扑向力道山。猛力抓住他的左手来了一下握臂。”（作者的观战记）

“力道山的嘴里响起一声闷雷般的吼声，接着他象疯子一般抡起‘空手砍’，而卢·铁兹则一面用拳还击一面避开强击。……终于时间到了。力道山当场双膝无力地瘫坐下来。”（山田的观战记）

“力道山接连用‘空手砍’攻击对手。卢·铁兹用双手来抵挡力道山的攻击，可是，实在难于抵挡。于是，他就沿着赛台转圈躲避，就象赛跑运动员在赛跑……终于到点了。卢·铁兹倚着围绳，急促地喘着气。力道山则拍着台板表示痛惜。真是时间不让人啊。哪怕是几分钟也好，如果再有一点时间，他就满可以打赢卢·铁兹。卢·铁兹很会讨好人，他向观众不住地点

头哈腰，嘴里连连说‘谢谢！谢谢！’”（作者的观战记）

10月13日，力道山和卢·铁兹的第二场比赛在大阪举行。

一家周刊杂志刊登了职业摔交解说员田鹤写的评论。

“……这一天晚上，比赛一开始，力道山就伺机使用他的‘空手砍’，卢·铁兹则留心防备，一感到不妙，就立刻躲到围绳外面去。

“卢·铁兹加大动作幅度，一直占优势。

“刚过4分钟，力道山要从握臂转到压肩。卢·铁兹很机灵地摆脱了他，向围绳外逃去，他摆脱对手的本领很高，动作非常敏捷。

“过了7分钟的时候，力道山抓住卢·铁兹的双腿摔倒他，开始压肩。卢·铁兹搂住力道山的上身，把他摔倒。过了14分，力道山抓住卢·铁兹的头颈，正要掼倒的时候，不慎遭了对手的妙招‘背后掼’。这次也和第一场比赛一样，腰身被托举的高度虽不高，但几乎垂直地摔落下来比前一次重得多。比赛到15分钟，力道山先失一分。

“锣声响了，力道山还没完全恢复常态。

“这时，冲识名跳到台上，向力道山喊了几句。

“卢·铁兹被这景象愣住，呆着没有动手，结果，力道山争取到了一点时间。

“过了24分钟，力道山好不容易摆脱了卢·铁兹的卡脖子，敏捷地向围绳外躲去。卢·铁兹为力道山摆脱掉，感到气愤，便向台上裁判员撒气。过后，他站起身，握紧拳头去打力道山，接着，利用围绳的弹力向力道山飞扑过来，企图用这一击把力道山完全击倒。在这节骨眼上，力道山平直地给他来了一下空手砍，他那笨重的躯体腾空转一周，往台上栽下来。卢·铁兹起不来了。力道山赢了一分，赛时为25分40秒，比分为1比1。

“……两个选手扭作一团。力道山要来卡头颈，卢·铁兹就搂住力道山的中腰，要施展他的绝招。力道山立刻返身，把一条腿插进对方的大股间，以防他用杀人绝招。……刚过31分钟时，卢·铁兹倚着围绳突然把力道山托举到头顶上回转三四圈，他要用‘飞机掷摔’这一招了。他把力道山抛到赛台外去，力道山手疾眼快，伸手攥住围绳，接着卢·铁兹的躯体凌空飞起来。两个人都失去重心，双双飞到赛台外栽下来。台上裁判员开始数数，已数过10，可两个人都没能起来。

“台上裁判员宣布：这场比赛无胜负，打成平局。

“力道山虽在东京和大阪力战卢·铁兹，可惜没能夺取世界冠军。”

力道山没有夺下世界冠军腰带。他曾说过，他想要得到手的，无论如何一定争到手才罢休，然而这次

他不但没能打败卢·铁兹，反而给他抬高了身价。卢·铁兹已是年到41岁的壮年汉，不愧是个“钢铁的汉子”，赛过一场历时61分的比赛，他的呼吸和脉搏没有发生任何异常现象，和赛前一样。

一年后，力道山又去美国远征。他这次去，还是为争取世界冠军，换句话说，要跟卢·铁兹决战。

8月28日，在洛杉矶奥林匹克公会馆举行世界职业摔交强手争夺冠军的比赛。

奥林匹克公会馆超满员，场内挤得水泄不通。

卢·铁兹一上台，观众报以热烈的鼓掌、欢呼，响声震撼全场，还把花束向台上扔去。卢·铁兹高高举起双手，向鼓掌欢呼的观众致意。

锣声响起，告知比赛开始。

力道山走上台，同卢·铁兹相对而立。瞬间，他不由得心里暗暗吃了一惊。卢·铁兹的双眼闪着杀人的凶光，看上去非常瘆人。观众席上喊声不断，此起彼落。

“给他看看美国人的厉害！”

“叫他再不敢到洛杉矶来！”

力道山转脸向台下的教练望去。冲识名抱着双臂稳坐着。力道山心里说：

“我要打烂你这个傲慢的美国佬的鼻梁骨！”向卢·铁兹猛扑过去。

力道山不顾一切地猛攻，这是过于冲动的表现。

这种冲动，在职业摔交赛中往往会被对方抓住弱点。

卢·铁兹一面防御，一面伺机抓住对手的弱点。

“力道山，不要冲动！要沉着！”

冲识名焦虑不安，向力道山喊。可是，力道山因过于冲动，根本没有听见他的喊声。卢·铁兹顺势靠围绳的反冲力，飞起全身，变成一枚肉弹，对准力道山的前胸猛撞。力道山集中精神提防他用杀人绝招‘背后攒’根本没有预料他会从正面猛撞过来。力道山被撞翻于台上。他被撞的那么厉害，没能起身，先输了一分。

冲识名跳上了赛台。

“力道山，要记住，不要冲动，冲动只能引来失败。要知道，同卢·铁兹，这是最后一次较量，你打不赢，就不能活着走出赛台。你知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这儿是洛杉矶，洛杉矶啊！你睁开眼看一看那些观众那个台上裁判员。他们哪一个是想让你活下去的？你记住，要使你那‘空手砍’'发挥威力，不要滥用，抓住可乘之隙连续下手，不叫他喘过气来。除非这条路，再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我说的是那个平直的‘空手砍’你懂了吗？”

力道山点了点头。

休息时间过，下一场的比赛开始了。

力道山边防御，边沿着围绳兜圈子。

卢·铁兹佯做要来搂住力道山的腰身的样子，试探对手。力道山每次都避开，有时甚至闪到围绳外头去。卢·铁兹认为力道山害怕，不敢应手，便决意利用围绳的弹力，一下子撞倒力道山取胜。猛然间，卢·铁兹那笨重庞大的身躯向力道山的前胸猛冲过来，犹如一颗炮弹。就在这一瞬间，力道山伸臂来了一下平直的‘空手砍’，他本想对准对手的心脏打，可惜偏了一点，击中了肩膀。如果这一手击中了心脏，卢·铁兹可能完全倒下去的。看来力道山这一手未能击中要害，显然是他的冲动还没有消解。力道山再接再厉，不肯松手，连打‘空手砍’，卢·铁兹抵不过，踉跄着站不稳脚跟。力道山使出全身的力气，把他猛推过去。卢·铁兹栽倒在台上，力道山猛虎般扑过去，开始压肩，卢·铁兹未能摆脱力道山的压肩，输了。力道山得一分，比分1比1。

卢·铁兹晃着脑袋，站了起来。

场内掌声雷鸣。

比赛又开始了。这是争夺世界职业摔交王位的，一决雌雄的最后决战。

力道山大大发挥‘空手砍’的威力，连续不断地打过去。卢·铁兹完全陷于被动。力道山不给他一点空隙，使他始终处于被动。卢·铁兹心想，哪怕是片刻

也好，只要力道山停一下‘空手砍’，他就要反守为攻，施展他的杀人绝招，一下子打倒力道山。可是，他的意图，终没能得逞，因为力道山始终没有停手。卢·铁兹抵不过力道山的‘空手砍’终于被打倒了。

力道山终于以2比1的比分取胜了。

他高高举起了双臂，心里喊道：

“打断了美国佬傲慢的鼻梁骨！朝鲜胜利啦！”

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钢铁的汉子”、“职业摔交的宙斯”卢·铁兹终于把世界职业摔交的王位让给了力道山。可是，他没有把世界职业摔交的王冠——冠军腰带交出来。

“卢·铁兹先生，把冠军腰带交给我。”

力道山催他交出冠军腰带。

“这条冠军腰带……”

吞吞吐吐，卢·铁兹不敢开口把话说清。

“看来你是不愿意交出来。可没有法子呀，冠军腰带嘛，应该归胜利者所有啊。”

力道山正视着卢·铁兹的脸。他的脸，急得苍白，额头上浸出了汗珠。

“你掏三万美元，我就交给你。”

“你说什么？三万美元？……”

力道山觉得荒唐绝顶。他万万没料到卢·铁兹的为人，竟如此卑鄙。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卢·铁兹也

不外乎是一个美国佬的族类呀！

“卢·铁兹，‘钢铁的汉子’、‘职业摔交的宙斯’，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我这才知道你原来是个卑鄙的懦夫，是个卑劣的卖艺人！我，力道山可不是那种人，不会拿钱来换冠军腰带，去吧，真无聊。”

力道山嗤之以鼻，没再理他。

力道山回到住处，冲识名拥抱着他说：

“力道山，你打得好，真棒！不仅在比赛中战胜了，在道德上也是胜利者。我相信，在这世上再没有人能赶上你力道山。”

冲识名说对了。

力道山活在人世的整个期间，从未把世界职业摔交冠军让给人，一直把这座王位坚守到底。

卢·铁兹一心想把世界冠军夺回去，向力道山挑战，但总没能如愿以偿。

6　同床异梦

力道山战胜“钢铁的汉子”、“举世无双的硬汉”卢·铁兹争到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后，于9月3日回到日本。

美国的职业摔交界闹成一塌糊涂。那些职业摔交迷大叫大嚷，大造舆论，说，丢掉世界冠军，是美国的耻辱，弄得美国威信扫地。他们对美国职业摔交界

施加压力。他们甚至鼓动人到街上游行，写了几千封恐吓信，不时打恐吓电话。他们把美国的职业摔交界弄得张皇失措，最后决定派斯凯·海·利、顿·列奥·乔那散、矫尼·巴兰得等三个强人到日本去，叫他们一定把世界冠军夺回来。

他们三个人于9月4日即力道山回到日本的第二天，飞到羽田机场。只看这一点，就不难看出美国职业摔交界急得简直象热锅里的蚂蚁了。

美国选手都拼着命跟力道山殴斗，但总未能压倒力道山，吃了败仗而去。

在飞离日本时，乔那散向记者们说，"我为争夺世界冠军同力道山较量了。美国职业摔交界曾指示，到日本一定战胜力道山，胜利而归。因此，锣一响，我就擂鼓般地击打力道山，可是没能打垮他。若是别的选手，早给我这几拳打倒，再也起不来了。'可是，力道山就不一样，他虽挨几个强拳，却稳如泰山，根本没怎么样。所以如此，我想不能不说技术上有差距，但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力道山在比赛中从来不让人，非常好胜。还有，他对美国选手，不，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憎恨心。"

这一战，力道山保住了国际职业摔交冠军，接着，他计划带东富士去巴西远征。

可是，出乎意料，东富士用一句话回绝了他，说，

“我不想去，怕落得和木村一样的处境。我不想给力道山当行星。”

他说话，虽柔声细气，但笑里藏刀，满含敌意。力道山没有再求他。

看他的言谈，就不难看出，他怀有鬼胎，想脱离力道山，独树一帜。

力道山又去找了丰登。起初，他以为丰登定会一口答应他的要求，会跟他同去。因为至今力道山格外关怀丰登，同时，日本职业摔交选手都希望跟力道山一道到外国远征，丰登也曾透露过这一意愿。

力道山认为，他若跟丰登作伴去远征，就不会丢丑，还有，他若带丰登去，东富士在日本也就会变成单鹄寡凫，不能为所欲为了。

丰登见力道山走访他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他至今从没有来过他家。往常他是在训练场的休息室或办公室同摔交选手们相见的。

他把力道山请到会客室，问道：

“是什么风把你吹了来呢？”

力道山在会客室刚落坐，就开门见山地谈了他的来意：

“你跟我一起去巴西远征吧。”

“…………”

丰登只在那里长吁短叹，不言一声。

“怎么，你不愿意去？怕不能赛马？”

丰登是赛马迷，他曾借赛马报社长家的一间屋子住过，对赛马很有兴趣。

“这次远征，时间不会长，我打算去不多时就回来。”

“东富士也一起去吗？”

“他说，他不愿意去，所以我来邀你。你不会拒绝吧？”

“力道山先生！……我买了马票，所以……”

力道山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丰登。

丰登低下头，躲过力道山锋利的目光。力道山心里想：

“好哇，看来东富士早有了照应。趁我去巴西，你想同丰登结伙干一场，要红一时，好狡猾的东富士！”

力道山如果感情用事，就推迟巴西之行，向东富士挑战，狠命打垮他，叫他一败涂地，再也站不起来，但他回过来想，心里摇了摇头，他要那么做，岂不变成跟东富士一样的庸人？

力道山走出丰登的家，驱车而回，车中，望着在头顶上掠过去的繁星，无限感慨。

在他的脑海里接连浮现了曾加入过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那些有些名声的选手。曾经跟力道山结伴的木村，在离开协会时拉走了许多有望的选手。不知为何，此刻在他的脑海里总有这样一种感觉，不久东富士会

和木村一样，拉走他所爱惜的选手。

有一种难耐的孤独感向他袭来，犹如潮水一般。

“我要自力物色人，亲手把他们培养成摔交选手，这样，他们才不会背叛我。”他自言自语道。

他后悔早没有想到这一点，可是，泼水难收，后悔又有什么用。他暗自下了决心，虽嫌晚了一点，但从今以后，要下功夫去解决这一问题。

他把车开到东京五反田站前的朝鲜饭馆前停下来，下车走进饭馆。

他是这家饭馆的老主顾。饭馆的老板跟他是同乡，是咸镜南道新丰里人，名叫姜承民。

他们在家乡，一起上过小学，就是在没入学的时候也在一起玩，一句话，是个总角之交。

姜承民在1941年来日本，半工半读，念了中央大学，毕业后，参加过全日本足球队，曾有些名声。

力道山在日本跟他重逢，是在1946年他当日本角力士的时候。

力道山上了二楼，走进了幽静的雅座。屋里没有外客，只有一条四方矮桌孤零零地放在屋子中央。

“力道山先生，您想用点什么？”

女招待跟在他后面问了一声。

“我不要什么。别让别人到这里来，知道了吗？请老板来一趟。”

“是！”

女招待退下去。

力道山把方桌推到一边去，伸开四肢躺了下来。

“哟——是我们信洛兄弟来啦！”

忽然房门被拉开，穿着朝鲜袄裙的女人走了进来，是这家饭馆的老板娘柳氏。

力道山坐起来。

“大嫂，你今天有什么事，穿上了朝鲜袄裙……”

力道山用惊诧的眼神望着柳氏。

“嗯，今天，有一家远房亲戚办喜事，我和你大哥一起去贺喜来着。”

柳氏把小铝锅放在煤气炉上，用匙子搅了一下。

这是力道山最喜欢的烧肉。锅里的肉，足有三公斤，还有放了红红的辣椒面的泡菜片，柳氏拿匙子搅了一下。立时一股大蒜味扑鼻，看样子放了不少大蒜。

“这么说，大哥也去贺喜啦？”

“是啊。我已经告诉他你来了，他就会回来的。”

柳氏打开瓶盖，给他斟了一杯酒。

“大嫂，这回我要去巴西。”

“什么时候去？”

“明天去。大嫂，你能送我吗？”

“这还用说。信洛兄弟出远门，我们还能不送？……”

柳氏脸上虽显出微笑给他看看，但心里却有点担心。

“大嫂，这里的烧肉，真别有风味，好吃极了……”

他接连喝了几杯，开始下箸吃肉。

这时，老板姜承民走进屋里。

“咱兄弟说要去巴西远征哩。”

柳氏告诉丈夫。

姜承民在妻子的身边坐下来，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烟。

“你去巴西，那这里的职业摔交协会丢下无人管怎么办？”

“大哥，看你说的，怎么会把它丢下呢，有我几个弟子照管了。”

“什么弟子？”

“我去，留下了东富士和丰登。”

力道山掏出雪茄烟点上，把烟盒推给了姜承民。

“雪茄烟太冲，我不能吸。我在电视上见过几次东富士，看他的面相，满脸显有蛇蝎心肠。我虽不是相面先生，但据我看，东富士不是可信靠者。丰登也一样。”

姜承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力道山不回话，默默地在吃着肉，他边吃边留心地听着姜承民说的话。

“老弟，今天有一个远房亲戚办喜事，我去参加了喜筵，来了许多朋友。我们同胞久不见面，好不容易

聚在一起，喝起酒来，也觉得更有味呢。席间，人们谈起了你。有的同胞说，你是小日本鬼子，有的则说，你是朝鲜人，互相争个不休，谁也不让人，于是，我出面说了一句。我说，力道山的原名，并不是百田光浩，而是金信洛，他的籍贯是咸镜南道新丰里，而不是日本九州大村。你们要留心观察他比赛的神气，就不难看出他是个朝鲜人，这还用得着争个不休？

“我这么一说，同胞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呀，他若不是朝鲜人，决不会赛的那么硬，若是日本鬼子决不敢那么狠揍美国佬的。老弟！我们的同胞对你抱有很大的期望啊，你可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论你在日本比赛也好，在美国比赛也好，或者在巴西比赛也好，千万别忘记你是朝鲜人，我就只求你牢记这一点。”

“大哥，谢谢你，今晚你给我说了好多金玉良言，我一定把它牢记在心里。”

这一晚，力道山和姜承民促膝谈心，一直谈到夜深人静。

第二天，力道山启程出国，远征巴西。

“东富士先生，我不在的时候，请你多照管职业摔交协会。我不会在外地久留的。”

在羽田机场，力道山即将走上飞机时，把自己不在家时的一切事都托给了东富士。

“我知道，你不用惦记这里的事，愿你远征巴西

得胜而归。”

东富士挥手送走力道山，直到力道山乘的飞机再也看不见时。

但是，他口是心非，他在口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截然不同。他并不希望力道山远征巴西胜利而归，而希望他大败而归，以致遭到职业摔交迷们的冷眼。他更希望力道山在这次远征中，身受致命重伤，再不能上台比赛。到那个时候，无毋赘言，日本职业摔交的宝座将是由他东富士来占据。

东富士跟丰登一起坐出租汽车回来的路上，一直在力道山身上打算盘。

他在心里想，力道山不在家，这是天赐良机，我要同丰登结伙，在日本举行一次国际比赛，全力以赴，打垮对手，独受职业摔交爱好者的青睐，做一个走红的选手。

有了这个底子，到时候我就脱离日本职业摔交协会，以我为主另组织一个职业摔交协会。

“丰登，你这次没去巴西，算做对啦。我想，巴西不会有象样的职业摔交选手。我们就在这里邀请夏威夷复式比赛冠军弥尔斯和考瓦鲁斯基俩人，举行国际比赛好不好？”

“这俩人虽是夏威夷复式比赛冠军，但他们并不是第一流的选手啊。”

不论到国外远征的时候也好，或者在国内举行国际比赛的时候也好，丰登一直同力道山结伴跟第一流的选手们交手，所以，不仅观众多，即使打输了也没有丢面子，打赢了，那就大受观众的欢迎。

“论第一流或第二流选手，那种事要看报道机关怎么宣传了。我已找门路给电视广播局和体育报社等打点好，这一点用不着你来担心，尽管放心好了。到时候，那些观众会挤满赛场的。只要我们俩同心协力，打赢弥尔斯和考瓦鲁斯基，到那时，要荣誉，有荣誉；要名声，有名声；钱会装满腰包的。”

“这场比赛在何时举行？”

“预定在这个月的21日和25日举行。”

“地点呢？”

“比赛地点，由比赛组织者们去选，我们甭去管它。”

汽车开到一家酒馆前停下了。

“今天，我请客，请吧！”

东富士打开车门走下了车，接着，丰登也下了车。

“请！”酒馆的守门员，脱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东富士抬起右手还礼，走进了酒馆。

正如东富士所说的，11月21日在东京水道桥后乐园体育场举行了东富士、丰登组对弥尔斯、考瓦鲁斯基组的复式比赛，结果，1比1打了平局。

11月25日，在同一个地点，举行了第二场比赛。这次举行的是单人赛，45分钟1战决胜，东富士对弥尔斯；丰登对考瓦鲁斯基。

由于这次比赛，东富士和丰登俩人名声扫地，那些职业摔交爱好者们心目中没有了他们的影子。

东富士很想恢复名誉，卷土重来，硬着头皮，去找游兴业界的巨头永田求情。

永田把东富士领到了会客室。

“东富士，你怎么来找我这个早已同力道山断绝了关系的人呢？”

永田坐在沙发上，先拿烟给东富士吸。

“永田社长，我想跟丰登一起脱离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独树一帜，所以求您，社长先生助一臂之力……”

东富士没有一五一十地细谈，因为他相信，永田闻一知十，说了大概他就会领会话中之意。

永田点了点头，沉思一会儿，开口说：

“东富士，你的想法，很值得赞许。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是这样嘛。本来嘛，过去力道山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关胁，而你这个曾经轰动一时的横纲怎能老在他的门下受苦受折磨呐！因为已故的新田新作社长也曾托过我，要我尽力照顾你，所以我也很想……”

永田暂停说话，抽出一支烟点上。

东富士这才放心地吁了一口气，可是，这种放心，瞬息即逝了。

“……我这个人向来对没有胜算的事是不插手的。如果你在后乐园体育场的那一场比赛搞好了，倒还有情可原，有一点可谈的余地……。看过那场比赛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肯出面帮你一手。那次，你们搞得太不象话，水平太低，没有一点看头儿！对这一点，我看无须对你详细说明。后乐园体育场只能收容1800人，而那次比赛的观众，连座都没有坐满。那次比赛的组织人哭丧着脸叫苦说，入场券收入还不够付体育场使用费呐……”

永田偷眼瞧了东富士的气色。东富士察觉到无论怎么向永田求情，也是无济于事的，再也没有必要久坐了，只好告辞。

12月27日，力道山胜利结束巴西远征，回日本了。他在访巴期间，共战17场，胜16场，只打了一场平局。他跟巴西冠军高斯道里亚的一场比赛中，没有打赢，打了平局，没有把巴西冠军争到手。（过了两年，他再次远征巴西时，又跟高斯道里亚对战，只用26秒完全打倒了他。）

力道山刚回日本，东富士就向日本职业摔交协会提出了辞呈。

丰登就没有跟东富士走一条路。力道山曾悉心关

照丰登，要提拔他，把他培养成为扬名世界的职业摔交选手，此刻他不能忘恩负义，背叛力道山。他随力道山去名古屋，参加了几场“归国比赛”。

东富士退出职业摔交界后，落到可怜的地步，勉强被雇于电视广播局，做了角力解说员。从第二年即1959年1月起，出现在广播局的麦克风前面了。

另一方面，他在正在修建的“力道山俱乐部”对面，开始盖起中式餐馆，这是在拆掉的“力道山讲习所”的旧址上盖起的。力道山感到怒火中烧，但奈何不了他，因为新田新作在生前把这座建筑物移交给东富士的。

力道山心想：“真是卑鄙无耻的家伙，世上能有如此卑劣的野心家？这种人曾有一时跻身于体育界，简直是体育界的耻辱。”

力道山每每望见那座餐馆就不由得责怪自己，没有及时看穿卑鄙无耻的东富士的野心，反而把他当可信靠的伙伴。

他在心里暗下决心，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他在比赛场露面，用“空手砍”非打断他的颈椎不可。但是，没能如愿以偿，因为东富士再也没在比赛场露面。

第 四 章

1 决定命运的循环赛

1959年5月，在日本举行了第一届职业摔交循环赛。对力道山来说，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比赛。

那些职业摔交爱好者大都喜欢国际比赛，而对国内的比赛不大感兴趣。

可是，要邀请世界第一流的选手到日本来举行比赛，是很难做到的。然而不管怎么说，力道山必须想方设法邀请他们来日本，不然就很难保持自己的名声。这是因为他如今的处境与过去不同，过去他只不过是一个职业摔交选手，而如今他既是选手，又是肩负着职业摔交协会命运的负责人。

于是他苦心计划举行职业摔交奥运会，但一时难于实现，便打算每年举行一次职业摔交循环赛。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想借助于格莱德·道高。

格莱德·道高本是职业摔交界中出名的骗子手、恶棍，因此大家都不愿和他打交道，但是，为了邀请世界第一流的职业摔交选手，力道山不得不借助于他的影响力。

此人的本名为冈村胜雄，是个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日人后裔第二代。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做职业摔交选手，风靡一时。他身材并不大，身高不到1米7，但一上场比赛，又猛又狠，且残忍无度，因而职业摔交爱好者们都讨厌他，叫他“世纪的恶汉”。

力道山决意，让他做自己的代理人邀请职业摔交选手来参加循环赛。

力道山奔走一个来月，于4月20日终于同将参加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的选手们订了合同。

自5月21日至6月15日举行了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

参加这次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的外国选手都是在世界职业摔交界独树一帜的强手，他们来自美国、英国和墨西哥等地，因此从其实力来看也好，从参加范围来看也好，可以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第一流选手的国际比赛。

比赛规定，十名选手先举行循环赛，按战绩选出名列前茅的四名选手举行选拔赛来决定冠军。还规定，赛8分钟，三战决胜负，中间休息两分钟。

第一届循环赛，从第一天就盛况空前，观众超满员。

比赛结果，不出人们所料，力道山、脱列斯、奥尔德加、阿托弥克等四人成绩优良，参加决赛争夺冠军。

他们四人抽签决定力道山同阿托弥克，奥尔德加同脱列斯对战。

奥尔德加和脱列斯的复赛，虽赛三场又延长时间，但还未能决出胜负，打了平局，因此，抽签，结果是奥尔德加参加决赛，将与力道山和阿托弥克一组的胜者对战。

力道山和阿托弥克的复赛一开始就是一场浴血战。

阿托弥克本是拳击选手，他有一双硬拳头，在世界职业摔交界最有威力。他一向带面罩出场比赛，观众无法看清他的脸庞，所以都管他叫“不见面目的怪汉”。

职业摔交专家田鹤对这场比赛做了如下报道：

“……第一场比赛，锣一响，阿托弥克就用拳头擂起了力道山，使他陷于被动。他左右开弓，准确而有力地打击了力道山的腹部和胸部。力道山一心想摆脱被动地位，拼着命进行防卫。阿托弥克把力道山赶进角落里，用尽拳打脚踢、肩撞等招数力攻对手。在这千钧一发的险境中，一声锣响使力道山脱险了。

“第二场比赛开始了。跟第一场一样，阿托弥克用拳头擂打力道山。他忽然用右臂直拳猛击过来，力道山眼疾手快，扭身闪过，不料这一拳却击中了站在力道山背后的台上裁判员。裁判员被击中下腭，栽倒了，于是由士列采斯暂时替代台上裁判员。

“在第三场比赛，阿托弥克还是照前两场的做法用拳头狠击对手。力道山躲躲闪闪，看准机会，冷不防给他来了一个平直‘空手砍’。这一击把阿托弥克弄得头昏脑胀。力道山趁机，把他托起，向围绳外摔去。

“阿托弥克好不容易才爬到台上。力道山又把他掼倒在台上，然后骑在他身上，揭下面罩，抡拳揍他的面颊。阿托弥克血流满面，再没有勇气斗下去，双手抱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力道山又一拳一拳狠劲地擂他。

“台上裁判员士列采斯宣布了力道山犯规……”

力道山向台上裁判员提出了抗议，但他拒不接受，一意孤行，宣布阿托弥克得胜，力道山因犯规而被判败。他们所以这么做，是有他们不可告人的阴险企图：要让阿托弥克同奥尔德加进行决赛，叫力道山争不到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的冠军。

但他们的阴谋诡计没有得逞。原因是阿托弥克本人弃权，说出血过多无法进行比赛。结果，由力道山同奥尔德加对垒决赛。

在这场决赛中，力道山以压肩战胜奥尔德加，赢得了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冠军。

这次的循环赛，出乎意料，盛况空前。比赛刚结束，就收到日本各地给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来信，要求到他们的地方进行巡回比赛，于是力道山又举行一

次国际选拔赛，到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比赛，直到8月8日。在这一期间，他们共进行60次比赛，观众达60万人之众。

这么一来，不但日本各地提出要求，印度等亚洲各国和南美洲各国也来信要求到他们那里进行比赛。

在举行国际选拔赛的过程中，阿托弥克深悔自己在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时借口出血过多弃权，这回他想把由力道山所保有的国际职业摔交强手冠军夺到手，因而向力道山提出挑战。

阿托弥克拼死拼活地和力道山殴斗，用尽头顶、拳打等种种招数，甚至给面罩安上刀片顶人，可是终于抵不过力道山有威力的“手剑”，到头屈膝认输，结果力道山以1比0取胜。

第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盛况空前，第二年，即1960年又举行了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这次，在日本各主要城市进行了巡回比赛，从4月14日至5月13日历时近一个月。

参加循环赛的选手共有14名，其中外国选手10名，有“狮子”列吾·诺麦里尼、“巨人山脉”洪布雷·蒙大那、“秃鹫”西尼·迈亚斯、“世纪的恶汉”格莱德·道高、“德国秃鹫”汉斯·赫尔曼等；日本选手四人，有力道山、丰登、远藤、吉村等。

比赛一开始就很炽烈。参加比赛的外国选手，可

以说在世界职业摔交界是一个赛一个的呱呱叫的人，角逐非常激烈。经过历时一个月的循环赛，最后决定，战绩达到8胜1平局的力道山和10胜1败2平局的诺麦里尼进行决赛，争夺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冠军。

这个决赛，于5月13日在东京体育馆举行，议定不限时间三战决胜。

那天，观众挤满东京体育馆。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力道山的绝招“空手砍”与诺麦里尼的绝招“杀人撞扭”的决斗，于是那些职业摔交迷大感兴趣。诺麦里尼的“杀人撞扭”威力确实惊人，不少强手输在这一招上。在世界职业摔交界被叫做宙斯的卢·铁兹曾夸口说，他要连胜1000次，但他连胜938次之后，被这个“杀人撞扭”绊住，未能实现夙愿。

诺麦里尼的“杀人撞扭”是他做橄榄球选手时练就的一身本领，就是象炮弹那样，冷不防地飞身撞倒对方夺球的技法。他把这个绝技运用于摔交上，把他锻炼有素的128公斤重的全身重量集中于“钢铁的肩膀”跃身飞向对方，狠劲将对方撞翻，犹如炮弹锐不可挡。据说，不论是哪一个选手，一旦遭这一打击，就会摔到赛台外去，不是碰碎头盖骨，就是撞折几根肋骨。所以摔交选手差不多都不愿跟他交手。

诺麦里尼这个绝招，在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中充分发挥了威力。

在这次比赛中，第一个败于这一绝招的是洪布雷·蒙大那。绰号叫“巨人山脉”的蒙大那体重达158公斤。他有这样的体重，对差不多的打击毫不介意。而这次遭到诺麦里尼的“杀人撞扭”，撞到场外摔下来。结果他的肋骨折裂，昏倒起不来了。

第二个牺牲者是吉村。他和“巨人山脉”一样，遭诺麦里尼的“杀人撞扭”，撞飞到围绳外，重重地掼在洋灰地上，摔折了两根肋骨。

第三个遭牺牲的是“世纪的恶汉”格莱德·道高。开赛后过4分钟，同样遭诺麦里尼的绝招，吐血栽倒于台上。

跟诺麦里尼交手的选手，差不多都遭这一绝招吃了苦头，惨败下来。

在8年前，力道山也曾被这个诺麦里尼的“杀人撞扭”打败过一次。当时，他暗自决心，早晚有一天一定要报仇雪耻。对力道山来说，这次的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的决赛可以说是一场雪耻战。

这场决赛，刚开始就很炽烈。

力道山喊一声“呀！”，采取主动进攻。诺麦里尼却顺势把右腿踢出去，随即用粗腿勾住力道山的脖子，使劲夹他的颈动脉。力道山咬着牙，双腿蹬着台板，企图摆脱险境，而诺麦里尼把全部力气使在腿上卡住脖颈不放。力道山的眼冒金星，头昏目眩。这时，诺麦

里尼的腿给围绳缠住了。台上裁判员喊了一声“撒手”。

诺麦里尼松了脚，嗤地笑了一声。他摆出一付游刃有余的架势，好象在说“老子不怕你，前后左右，随你来攻。”

诺麦里尼不停地狠揍力道山。力道山用劲架住，向他扑过去，举手击中了脖子。诺麦里尼挺不住，抱着脖子团团转。力道山连打两拳“空手砍”，诺麦里尼边招架边向围绳退去。力道山向他追逐，正要举手打击的时候，诺麦里尼利用围绳的反冲飞身撞击力道山。这种撞击，威力实在不小，力道山被撞得头昏目眩，双膝着地跪在台上瘫坐下来。诺麦里尼即刻用上自己的拿手本领“绞腿”卡住了力道山的双腿。力道山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双腿不听话。他咬牙忍痛，使出九牛二虎之力，站起身想往围绳闪过去。这时诺麦里尼飞身往力道山撞过来，撞劲猛得很，力道山被撞倒在台上，结果他先输了1分。

锣响，第二场比赛开始。力道山还没完全缓过劲来，脚下有些打晃，勉强向诺麦里尼靠近。诺麦里尼抓住这一绝好时机，跃身冲过来。观众不由得都闭上了眼，不忍目睹，可是，瞬息即过，人们睁眼一看，力道山正在给诺麦里尼施展十字炮火，拳出如闪电，使人难挡。

力道山的“正义的右手”击塌了诺麦里尼的鼻梁。

力道山把命运寄托于“空手砍”，对准诺麦里尼的脖颈、肩膀，擂击不断。诺麦里尼遭力道山11拳，他那魁梧的身躯冷丁打了趔趄，随即乘围绳的反冲力，跃身向力道山猛飞过来。力道山看准对方，拳头平伸过去。遭这一下凌厉的反击，诺麦里尼措手不及，发出巨响栽倒于台板上，犹如巨树被砍倒。力道山即刻骑在他的身上压肩，结果他赢了1分。战绩1比1。

第三场，确实是一场毅力和气力的比赛。

诺麦里尼忽然抓住力道山的“正义的右手”用劲拉过去，旋即用他那硬棒、魁梧的身躯猛力顶撞。力道山冷不防遭到攻击，屈身软瘫下来，但他即刻振作起来，打了一个趔趄站起了身。诺麦里尼抓准机会，施展了绝招“杀人撞扭”。危机当头，力道山眼疾手快，急闪身。诺麦里尼用力过猛，巨大的身躯象一颗炮弹一样穿过围绳，向台外的洋灰地重重地来了个倒栽葱。他那巨大的身躯伸开四肢倒在那里不能动弹了……

诺麦里尼在摔向台外的时候，用右腿狠命踢了一脚力道山的中腰。力道山也倒下了。诺麦里尼在台下，力道山在台上，都倒在地上。

裁判员开始数数。力道山勉强振作起精神立起了身，而诺麦里尼一直数到10也没能起来。这样，力道山把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冠军争到了手。

由于第二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办得这样出色，

世界职业摔交界开始承认由力道山倡议举办的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为国际性的主要比赛。

这样，力道山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世界职业摔交王的宝座，还以世界职业摔交比赛的组织者扬名摔坛。

2 砸碎勋章

傍晚时分，有一个男子汉到“力道山公寓”访问。他就是山田。他走到力道山的屋门前，按了一下电铃。

房门即刻打开，走出了吉町。

“力道山先生在等您呐，请！请！”

宽敞的会客室中央，放着一个圆桌，上面摆着两瓶拿破仑酒和香肠等各种菜肴。

力道山、吉町和山田三人围桌而坐。力道山给每人斟了酒。

“山田先生，明天，7月30日，让我们大摆宴席庆贺一下‘力道山体育宫’的开馆吧。说实话，如果没有你山田先生，‘力道山体育宫’怕是盖不成的。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够你辛苦了。我，力道山由衷地感谢你。”

“谈不上辛苦，我做的很不够啊。惭愧得很，本应该早些盖好，可如今还没有盖得十全十美，就设宴……”山田一直表示抱歉。但是，如果没有山田此人，“力道山体育宫”实在是难盖成的。

起初，力道山出资三亿六千万日元，动工建设“力道山体育宫”。指派一个曾做过职业摔交选手的家伙去做现场监工。此人头脑呆滞，没有能力，加上工作热情也差，结果体育宫的建设工程毫无进展。此人又好酒好色，以监工为名，频繁出入酒馆，尤其常走动东富士经营的酒馆，因此，力道山把他辞掉。此时，经营一个小小的运输业的山田前来为力道山助一臂之力。他是个36岁的单身汉，是十足的职业摔交迷，尤其喜欢看力道山。直到“力道山体育宫”完工的三年期间，他一直吃住在现场，全力以赴地工作。

快到晚10点，山田才离席回去。

力道山坐电梯到楼下，一直送到门外。然后，立即坐电梯回到8楼的卧室，躺在床上闭上了眼。可是他总不能成眠，心里感到很高兴，觉得从来没有象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在他的眼前象走马灯一般浮现出那年6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和在世界职业摔交强手比赛时，同格莱德·安东尼奥决胜负的那些场景。

那次循环赛，规模搞得很大，名声大扬。在这次比赛中，力道山击败所有敌手，牢牢地保住了冠军，再次显示了世界职业摔交王的威力。尤其是，力道山同格莱德·安东尼奥的比赛博得广大观众的关注。

为了参加循环赛，安东尼奥刚飞抵羽田机场就举

行记者招待会，并夸夸其谈。他满脸络腮胡子，绰号叫“林中巨汉”，是日本职业摔交观众首次眼见的巨人。他体重240公斤，身长1米93，酒量很大，一次喝下12瓶酒精达50%的烈酒，不吃菜，也不会醉。他的胃口也大，一顿就喝4.5公升牛奶，吃3公斤肉。他的力气又大，在世界职业摔交界首屈一指。他为吸引人，刚到日本就显示了一下力气。在东京会馆前广场，用钢索把三辆8吨重的大型客运汽车连结起来，第一辆车上还载50多个人，他把钢索套在肩上拉。当时，有5000人观看。起初，人们都认为，他不会拉动汽车，因为他们都不敢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力气，能拉动载有50多人的三辆大型客运汽车。然而，三辆车的车轮开始滚动，竟被他拉走了。

格莱德·安东尼奥的惊人的力气，为第三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的宣传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独占名声，安东尼奥同时以3个日本选手为对手进行了比赛。在这次比赛，他把3个日本选手全扔下赛台。那些栽倒在台下的日本选手，一个也没能起来，一直数到10，结果安东尼奥取胜。为了从力道山手里把世界职业摔交强手冠军夺过来，大力士“林中巨汉”安东尼奥向力道山挑战。观众都暗中捏了一把汗，担心力道山会落到被摔在台下的处境。然而，战果却是力道山以2比0取胜。

第二天，即7月30日，举行盛宴庆祝“力道山体育宫”的开馆。

日本政界、舆论界、文艺界、体育界等各阶层有名的人士，由全国各地前来参加。

力道山站在宴会大厅门口迎客，一一和他们握手表示欢迎。

“日本电视”的摄影记者拍下了宴会的各个场面。宴会过后，举行授勋仪式，日本红十字社高度评价力道山为该社所做出的贡献，授予他以功劳勋章。这是力道山生平第一次受勋，心里着实高兴。有许多来客致贺词，祝贺他。

下午6点过后，客人们跟东道主握手作别回去。

人们散去后，那些负责招待客人的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选手们才得闲，坐在大厅里开始喝啤酒。力道山边向他们道谢，边劝他们开怀畅饮。接下说，到7点钟，暂停喝酒，看电视。

快到7点的时候，力道山向喝啤酒的选手们喊道：“去拿电视来！到7点钟新闻时间，他们要播放授勋典礼……”

有一个年轻选手起身走出大厅，抱来了一架电视，放在窗户旁。其他选手也都集拢到电视机前来。

力道山把勋章佩在胸前，坐在前列。他曾几次被授予感谢状，而受勋章这是头一次，因此背着人悄悄

俯首看一眼在胸前闪闪发光的勋章，心里高兴，绽开笑容。

他在翘首以待，等着新闻报道，终于到点了。

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力道山体育宫”等字样，正在看电视的人们嘴里，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欢呼声。

首先出现了“力道山体育宫”的外景，接着介绍了“力道山体育宫”的内部设施，还介绍了参加宴会的人们。再接下去是放映举行宴会的场面，还有致贺词的镜头。下面该是举行授勋典礼的场面了。

但是，不知为何，电视却没有接着往下播放，人们是专等看这一场面的。

力道山把手里紧握着的大玻璃酒杯，使劲摔在地上，喊道：

“日本电视的编辑在场吗？”

他抬眼环视着大厅。

人们不禁害怕，一个两个偷偷地溜出大厅。“日本电视”的职业摔交专栏编辑也退下几步，战战兢兢，想悄悄溜出去。

“喂，你要上哪儿去，过来！”

力道山对专栏编辑喊。

编辑低着头，向他走了过去。

“好小子，你为什么删掉授勋典礼的镜头？”

他气得手臂直打战。

“力道山先生，让我打电话问一下日本电视广播局好不好？我跟摄影师说话，没有注意电视，没有看清楚。”

编辑吓得两眼发直，想借故脱身。

“臭小子，你敢说我在颠倒黑白，把有的说成没有？别来这套马后炮，你问广播局没用。不是你删的？”

“不！不！我哪敢……”

编辑支吾着说不下去。

“那，你说，是谁删的？是哪个小子删的？”

“我实在不清楚。”

“你这个编辑不清楚，谁知道？你们这一帮骗子！”

力道山大声喊，把个大厅震的嗡嗡响。

接着，他伸臂握住编辑的脖颈，提起来朝电视屏扔了过去。

编辑的头砸在电视屏幕上栽倒在地。轰隆一声，电视机炸成了碎片。

“啊！这帮口是心非的鬼子们把我骗了！”

他从前胸拿下勋章，掼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他抬头，呆望大厅的天棚。他巍然而立，象一块岩石纹丝不动，眼泪顺两腮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他呆呆地睁眼站着，眼里什么也看不见，耳里什么也听不见，田中悄悄走进大厅，抱走倒在地上的编辑，他也没觉察到。

力道山痛感自己孤独无援。刚才还是那么喧哗的大厅里，竟没有一个人影。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男子汉。他心里想：

“是吉町？……不象，是谁呢？

“是田中吗？也不象，究竟是谁呢？

“是丰登？也不象，是谁呢？是幻觉吗？”

不象幻觉，门口明明站着一个人。

“信洛老弟！”

这一嗓音，听起来那么耳熟。他唤的是，他梦寐不忘的朝鲜本名。那人的面容渐渐清晰，是朝鲜饭馆老板姜承民。

“大哥！”

力道山蓦地扑到向他走过来的姜承民的怀里了。

“大哥，鬼子是信不得的族类啊！我真没有想到他们会这么骗人啊。……”

“老弟，你到现在才认清了这一点？”

姜承民轻声责怪一句力道山，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

“我知道他们表里不一，可没想到会闹成这种地步……多可气，多委屈！……”

“老弟，算了。电视没放授勋典礼的镜头，那倒对咱们心了。老弟，你拿到鬼子的勋章何用？祖国的勋

章才是你该有的啊！”

姜承民轻声对他说。

“我这种人还能想祖国的勋章？……祖国没有痛斥我，就算好事啦……”

力道山摇了摇头。

“老弟，你想错了。我们的祖国，可不同于你所想象的那种国家，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领导的国家。所以嘛，我们的祖国，正在以亲骨肉的心情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

力道山不由得擦了擦眼泪。

“老弟，我不是说过，不论我们各人搞何种行业，都应该不要忘记我们是朝鲜人，哪怕是片刻也不应忘记……”

姜承民抽出一支烟点上了。

“老弟，前几天，我一个朋友回祖国去了。我托他，打听一下你的家口是否还健在，如还健在就请他转告你的情况。我总有一种直感，觉得你大哥恒洛本是一个出名的摔交手，他若活着，可能在体育界做事，所以我叫他先从那方面去打听。”

“大哥！谢谢您，可是……”

交往的日子越久，力道山越发从心里感到姜承民为人深谋远虑，而且情深谊厚，待他就象亲兄弟一样。

“我这个直感不会有错，你的家口一定都安然无恙，你的妻子也好，你的女儿也好……”

突然房门被拉开，有几个人走进来。姜承民也就停住了话头。

来的是3个人，流行歌名歌手春日八郎、有名的职业棒球投手金田正一和打球手张本等。他们都是旅日朝侨。

“来，来，来！让我们朝鲜人来设宴庆贺庆贺‘力道山体育宫’开馆好了！”

“好，我遵命！”

力道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刚才那郁郁不乐的神色云消雾散，就象雨过天晴，容光焕发起来。

3 母亲的温暖怀抱

力道山所住的公寓的所有房间都闭了灯，而只有8楼的一间屋里灯光辉煌，照到窗外，那是力道山的会客室。

在挺宽敞的屋子里，力道山只身坐在沙发上看信，是身居祖国的女儿给他写来的第一封信。

“爸爸！

“从我生到人世间，这是我第一次叫爸爸……”

这是女儿来信上的开头一句。

力道山觉得简直象在做梦一样，女儿两岁时，他最后一次看到女儿。

信里写着一则令人心痛的事实：力道山的妻子因病去世。他深感自咎，心疼欲裂。

在他眼前浮现了梦寐难忘的往事：当年他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在六台白沙滩上跟一个姑娘漫步细语，后来娶她为妻；在办喜事的那天，他们并排坐在大喜桌前，全村人前来道贺；还有，他在18岁那年被二所之关角力团拉走的时候，情深意重的妻子哭成泪人跟到灵武车站送他的情景等等。这些事，如今还历历在目，情意绵绵，想起它心如刀割地绞疼。

妻子会怨我，恨我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的。到现在，再后悔，再求饶又有什么用呢。一切都成了无可挽回的事了。

力道山的眼眶开始湿润。女儿的信，还给他展现了妻子临终前最后一刻的情形。

妻子在弥留时，紧握着女儿的手轻声细语说：

"你爸爸被人拉到日本。……他若活着，一定会回祖国来的。他被鬼子拉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一句话说，你要等我，我一定回来。妈妈相信你爸说的这句话，苦苦地等了半生，……可是，总未能再跟你爸爸见一面，就……你爸爸回来了，你就告诉他，妈妈苦等他半生，

到头先走一步……”

妻子没能把话说完，就与世长辞。

女儿的信，给力道山展示了苦苦等待爸爸回国的女儿的身影，每当归国船满载旅日同胞回国的时候，她就到车站去等爸爸回来。

力道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他的眼神始终未离开女儿的信。

“……据伯父说，他从一个名叫姜承民的大伯托人捎来的信息里具体详细地听到了爸爸的近况，说，爸爸想念祖国，而因有一桩不同一般的苦衷缠身，不能象别人那样，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无可奈何，只好暗自流泪，打发日子……”

他念到这里，自言自语道：

“大哥还活着！姜大哥的直感好灵！”

接着念下去。

女儿谈到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对力道山和他的亲骨肉的关怀。

金日成元帅始终关注力道山在日本遭受种种不幸，一直想念祖国，而未能回来，他明明是朝鲜人，但不能摆脱当日本选手的难堪的命运，说，他落到这种处境，并不是他的错，而是日本反动派强加于他身上的。他还细心关怀他的一家，指示人们好好照顾他留在祖国的亲人，把他的女儿保送到体育大学，要她专心深

造当一个象父亲那样的优秀运动员，把他的哥哥恒洛分配到体育科学院当研究员。

力道山得悉他的一家在金日成元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生活，禁不住流下了热泪。他的两颊上热泪纵横，滴滴落到信纸上，出现了斑斑泪痕。

他心想：如果没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温暖怀抱，女儿定会落到可怜的孤儿的处境，象路边的小石子那样遭人遗弃，不，也许早就会饿死了。他越想越觉得象在梦境一般。他由衷地感到祖国的怀抱、伟大领袖的怀抱才是温暖、宝贵的安乐窝。他沉浸在这一激越里，心里百感交集。

金日成元帅对他的关怀，还不止这些。

他亲自观看力道山打倒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劲敌显示世界职业摔交王的威力的场景的那些影片，说，在海外的艰难条件下，依然心怀朝鲜人的自豪感生活，是一件可嘉的事；人们看了这个影片，定会增强民族自豪感。

这是多么令人感服的巨大信任和爱护啊！

由于兴奋，力道山的心突突地跳个不停。

“金日成元帅，谢谢您！”

力道山心里喊了一声，泪眼模糊，声音变哑了。他无论如何总不能成眠。

他驱车驶向东京五反田站前的朝鲜饭馆。饭馆老

板见他深夜来访，好不诧异。

“大哥，……我……我力道山……不，不，我金信洛，重生于世啦。”

由于太高兴，他把话说的结结巴巴，语无伦次。他边说，边把来信递给了姜承民。

“来信了，……到底来了信！”

“姜大哥，我该怎样报答这一恩情？”

“对，我们应该报答。”

姜承民伸手握紧力道山的手。

“我，金信洛一时脱离了祖国，而祖国不但不加呵责，反而把我抱在温暖的怀抱里……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开恩，救了我们一家，我该怎么谢这一大恩？”

力道山抬起湿润的双眼遥望着西边天空。

“在那天边尽头，就是祖国吧。我说的是金日成元帅所在的祖国。”

“老弟，你不要忘记，祖国一直在关照我们。不论我们身在何处，要始终怀着民族自豪感生活，因为我们拥戴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

姜承民把手轻轻地放在力道山的肩上。

他俩并排地站在一处，久久地仰望着西边天空，忘记了时间在流逝。

第二天清晨，力道山把笠山和吉町两人叫到自家来。

这是从没有前例的事，他从来没有清晨请人到自家来过。

“我请你们两位来，想托你们替我办一件事。请你们替我物色一辆上好的轿车。”

笠山和吉町刚走进会客室，力道山就说明请他们来的用意。

两人一听这话，确实感到意外，闹不清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歪着头面面相觑。

“你不有辆运动员专用‘奔驰’和罗兹斯洛伊兹？”

吉町用疑惑不解的眼神望着力道山。

“我很需要一辆轿车。我要的是最高级的轿车，而不是普普通通的。如果在日本买不到，你们就向西德或英国打听打听。……最好在世界范围打听一下。”

“那，车价……”

“这个，你们不要担心。他们要多少，我就给多少。……你们给我物色一辆最高级的轿车来。当然，我自己也要去打听。……”

“是，知道了。”

他俩走出了会客室。

他们刚走出去，力道山就拿起话筒给各家汽车公司和汽车研究机关打电话，探寻车情。

为了准备一辆上好的轿车，力道山付出全部精力，全力以赴。

第二年4月，迎接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五十寿辰时，力道山献给金日成元帅一辆最高级的轿车，同时附了一件决心为他尽忠的信。

4 我是朝鲜人(1)

到了1962年，新年伊始，那些有名望的各国职业摔交选手，跃跃欲试，想从力道山手里夺去世界职业摔交王的头衔，争相前来向他挑战，弄得他不得稍歇。

前来挑战的有："魔王"乍·德士特罗牙、"吸血鬼"胡雷得·布拉休、"钢铁的汉子"卢·铁兹、"红面罩"阿托弥克、"世纪的恶汉"格莱德·道高、迈克·夏普、奇拉·考瓦尔斯基、胡雷特·阿托净斯、德克·哈顿等人。他们都够厉害，决不可小看。特别是，力道山和"魔王"乍·德士特罗牙、力道山和"吸血鬼"胡雷得·布拉休的比赛，打得炽烈异常。

1962年3月28日，力道山为了参加在洛杉矶奥运会会馆举行的WWA世界冠军争夺战，飞抵美国。

争夺第一届WWA世界冠军的淘汰赛，是在世界职业摔交联盟的主持下于1961年举行的。当时，有12名选手参加这一比赛，最后布拉休取胜，争得了第一届WWA世界冠军。为了争夺布拉休所保有的WWA世界冠军，力道山向他挑战。

力道山一到洛杉矶还没定下住处，就到奥运会会馆转了一圈，先了解了一下赛场。

美国记者们得悉，立刻赶到比赛场围住他，不停地向他提问。

问："力道山先生，你到奥运会会馆转一转，感怀很深吧？"

答："当然，在这会馆，我战胜过赫赫有名的'职业摔交的宙斯'、'钢铁的汉子'、'美国常胜英雄'卢·铁兹，把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夺到手，那时的情景如今还历历在目，就象昨天的事一般。"

问："坦率地说，当时，洛杉矶的市民都气愤得夜不成眠。可是，这回恐怕不会再发生那种事吧？"

答："洛杉矶这个地方好欺生，再则胡雷得·布拉休是强者中的强手，所以你们是可以那么说的。可是，谁长谁短须比一比才知道。"

问："力道山先生，据传闻，说你是朝鲜人，而不是日本人……我提的这个问题很冒昧，如有碍于你，可以不做回答。"

答："风闻传千里，这话不假，那是事实。"

问："你允许我们把我们之间的问答加以报道吗？"

答："欢迎你们这么做，这是我求之不得的。"

力道山跟布拉休对战之前，美国的各家报纸大书特书地报道了他同美国记者的一问一答。

力道山同记者们作别回饭店。

傍晚，他出去散步，一路上，每条街巷的广告牌和商店玻璃窗上贴有宣传他和布拉休比赛的大海报。力道山口衔吕宋烟漫步走去，行人们不时抬眼瞧他。

他叫住出租汽车，坐车向世称“高丽街”或“朝鲜街”的街巷驰去。他去这里，并非有一定的目的，也没有他认识的人住在这里，只是因为他没在饭店用饭有点饿。

他在一家饭馆，边吃蒜味扑鼻的烤肉，边环视饭店的各个角落。

满屋的顾客在谈体育比赛消息。围坐在每条饭桌的人们喊喊喳喳议论纷纷：有的说，力道山会取胜；有的说，怕布拉休打赢……

顾客自然分成了两派。黄头发的美国人都主张布拉休将打赢；黑头发的东方人则主张力道山将取胜。可是，黄头发的美国人占多数，气焰嚣张，黑头发的人被这气焰压住，在这场舌战中认输了。

力道山吃完烤肉，叫了一声老板。

正当这时，有人吼道：

“你这个朝鲜小子，你以为此地是你们的‘朝鲜’？要知道，这是美国的洛杉矶！”

喝声震得饭厅嗡嗡作响。

力道山条件反射地向发出喝声的方向望过去。

坐在饭厅角落的一张饭桌边的三个黄头发的汉子在殴打饭馆老板。

老板挨一顿揍，鼻子出血，他边擦着血，边向力道山走了过来。

“你们的烤肉别有风味，我吃得很香。多少钱？”

“25美元。”

“你做错了什么事挨这一顿打？”

力道山从口袋里掏出钱边付钱边问了一句。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类事是常有的……”

饭馆老板给他谈了事情的经过。这三个家伙常到这家饭馆吃烤肉，吃完就走，从不付钱。今天，老板要他们先清了帐再吃，他们就要赖动手打人，并喝令拿肉来。

力道山一听，气得要冒火。

“你去告诉他们，我要他们来见我。我要教训教训那些黄头发，让他们放老实点。”

“先生，行了，行了，你不要管这闲事，弄得不好你要吃亏的。”

老板摇头不应。

“喂，朝鲜小子，赶快给我拿肉来！”

黄头发的又喊了一句。

“来了，来了！”

老板要向厨房走去。

力道山伸手握住了他的胳臂，接着向黄头发打手势，叫他们过来。

黄头发的三个家伙走过来，神气十足，好象在说，你又是哪儿来的毛驴？

“白吃人家的，还打人，这说得过去吗？快把赊帐还清。”

“喂！我们三个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我们为朝鲜流了血。就是我们白吃一两次烤肉，谁敢说我们做的不对？你们该向我们鞠躬致谢，请我们饱餐，可是，反而冷眼对待，这象话吗？”个子最高的家伙把视线从力道山身上转到老板身上说：“我们不是已经跟你说过，等有了钱，就要付清的吗！快拿肉来。”

老板吓得战战兢兢，要去厨房。力道山把他叫住，盯视那些黄头发说：

“是谁叫你们去的？朝鲜人求过你们，要你们去流血？还不是你们自愿去的，到朝鲜挨了一顿揍，到这儿来耍赖唬人！你们掏钱不？怎么，还想尝尝厉害的？”

力道山握住了高个子的手腕。那家伙张着嘴，连一声悲叫都叫不出口，扭着腰蹲伏下来不敢动。接着力道山揪住另一家伙的领口提溜起来，头朝下倒栽在蹲伏在地上的家伙的膝盖上。第三个黄头发，已吓得魂不付体，嗦嗦发抖，跪在地上只顾求饶。

“还不还欠帐？快说……”

力道山一脚踩着一个家伙的肩头喝问。

那三个黄头发各自掏出钱来，付完欠帐，灰溜溜地走了。

“老板，你为什么这样不争气？朝鲜人本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民族嘛……”

力道山拿出吕宋烟点着。

“正如他们所说，因为此地不是朝鲜，而是美国的洛杉矶，所以……”

“在什么地方，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重要的是要有主心骨。要时刻记着：我有祖国，那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领导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然就会浑身涌现力量，那些自卑心理也就会烟消云散。”

老板仔细端详力道山，觉得好面熟，只是想不出在哪里见过。过一会儿，他点了点头说：

“对，是职业摔交选手，你是日本职业摔交选手力道山吧。”

“对了，我就是力道山。28号，我要在奥运会会馆跟美国职业摔交选手布拉休较量，你来看看吧。来看我这个力道山怎样对战吧。知道了吗？”

老板这才领会了力道山的话中之意。

“客人，不，力道山先生，您是朝鲜人？”

“对。我是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朝鲜人。”

力道山拍了一下老板的肩头，挪步走出了饭馆。

3月28日，在洛杉矶奥运会会馆举行争夺WWA冠军的比赛。观众满座，“高丽街”的朝鲜饭馆老板关上店门停业一日到会馆观战。

布拉休对力道山的比赛进行得十分激烈，洛杉矶本是欺生的地方，但是，力道山还是以2比0战胜布拉休，夺得了WWA冠军。

力道山腰佩WWA冠军腰带，举起双手向欢呼的观众致意的时候，朝鲜饭馆老板忽地站起身大喊“朝鲜万岁！”

当夜，饭馆老板把力道山请到自家，设宴犒劳。

这一夜，被打败的布拉休气愤不已，总睡不着，洛杉矶全城的人也都夜不成寐。

4月23日，在日本东京，“吸血鬼”胡雷得·布拉休和力道山又一次决胜负。

布拉休的牙齿，本来长得就酷似狼牙，看着都瘆人。他在出场比赛之前，把这些牙齿用锉子锉得很尖利，准备一口咬破力道山的血管，吸干他的血，叫他当场咽气。

锣响了，61分钟三战决胜的比赛开始了。

布拉休好象饿狼，竖起银发，扑向力道山拼命狠咬一口。

布拉休的咬技和力道山的击术斗起来了。两人弄得浑身血迹，惨不忍睹。比赛结果，力道山以2比1取

胜。再次夺取了WWA冠军。

布拉休虽在比赛中失败，但他的咬技却充分发挥了威力。他咬破力道山的面皮，吸吮了血，使力道山面容变得惨白，象一张白纸。力道山不住地不留情地使用空手砍，打击布拉休的面颊，就象用铁锤砸狼头。

日本的摔交迷第一次看到象布拉休那样吸人血的职业摔交选手，都不禁哑然失色。人们在电视屏幕上观看这场比赛的实况，看到那种残忍无度的景象，竟有人气绝而亡。有好些地方发生这种事：名古屋1人、京都2人、岐阜1人、富山1人……全国竟有20余人气绝身死。

布拉休被打败，空手回美国去。美国的摔交迷立刻怨声鼎沸，施加非难。

世界职业摔交联盟把力道山邀到美国，于7月26日让力道山在洛杉矶进行WWA冠军争夺赛。由于台上裁判员偏袒，布拉休犯规，力道山战败。

但是，布拉休没有把WWA冠军保持多久。过不多久，他被乍·德士特罗牙打败，失掉了WWA冠军。

后来，力道山邀了德士特罗牙。他爽快地应邀飞抵日本。因为他若打败力道山就能当上世界职业摔交王。

1963年5月24日，在东京体育馆举行了WWA冠军争夺战。

这是一场时间不限，决战一次分胜负的比赛。人们把这场比赛称为“决死之赛”。

世人叫做“决死之赛”、“拼命决胜负”的比赛开始了。“魔王”德士特罗牙起初想用力气降服力道山，把他赶到赛场角落里接连用脚踢他。力道山也先以脚踢对垒，没有用手，过了一会儿，他转守为攻。过了5分种，两人都抓住围绳打转，于是裁判员命令暂停散开。

这时，德士特罗牙从运动裤拿出凶器藏到面罩里，然后用头顶了力道山三次。力道山遭到这意外的攻击，当场屈膝跪下。

德士特罗牙再次用头顶力道山脸庞，划破了面皮，霎时满脸流血，连前胸也弄得一片血迹。力道山的脸面和前胸以至全身弄得血淋淋的。

德士特罗牙一见血，象疯子似地扑向力道山拿嘴咬破他的脸。力道山勉强抬起满是血的脸，踉跄着站起来。德士特罗牙抓住这一绝好的机会，拳打脚踢。力道山好不容易避开这一攻势，手握围绳踢了对方一脚，接着来了两下“空手砍”。德士特罗牙惨叫一声，栽倒于场外。他倒在地上没有起来。裁判员开始数数，1，2，3……数到11时，他往赛场爬上来。力道山狂风卷落叶，狠擂对手，拳打脚踢，伸臂擂击。……德士特罗牙一再地被攒到场外，他的白面罩被鲜血染红了。两个人拼着命决一死战。力道山再次把对手推翻在场外，

接着托住他的头，往铁柱砸去，同时，不停地施展“空手砍”。德士特罗牙一面招架，一面伺机，忽然由下而上，一脚踢了力道山的要害。力道山拿手捂着命根瘫下来。德士特罗牙不失时机，立刻开始绞腿。这是他的特技，只要遭他的绞腿，就很难脱险。

力道山的腿会不会给绞折？他咬住牙挺着，过了6分钟。两人的腿都给绞得变成惨白，没有一点血色。

两人都一动不动。时间过了28分10秒。两人的神志都开始昏迷，力道山把头向后仰着耷拉下来。

开始绞腿后，已过了8分多。

台上裁判员宣布停止比赛。

力道山恳求台上裁判员说：“求求你，请宣布再延长10分钟。”

裁判员生气地吼道：“不行，你们再赛下去，两人都要丧命。”

比赛打了平局。结果，力道山没有夺到WWA冠军，德士特罗牙则勉强保住了WWA冠军。后日，德士特罗牙回顾这次比赛时承认说，事实上，那次比赛，是力道山取胜的。

比赛结束后，台上裁判员曾向记者们承认说：“我观看职业摔交比赛已有30多年了，但从未见过象今天这样的比赛，简直是一场决死战。”

在这次比赛，德士特罗牙被打断四根门牙，力道

山的腿骨出现了折裂。

这次比赛后过了几天，力道山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比赛，德士特罗牙如果没有用凶器，他定会被打得落花流水。美国佬选手大都是在比赛中不讲道德的无赖汉。

这时，曾当过足球选手的身材魁梧的一个记者提问说："绞腿，真的那么厉害？我在当记者之前，曾做过足球和橄榄球选手，所以对体育运动多少有点知识，不是一个门外汉。你们可以瞒过别人，可瞒不过我。据我看，你跟德士特罗牙事先约好，演了一场戏……"

记者嘴边显出一丝微笑，说的满有把握。

"你不信我说的话，那就只好让你亲身尝一尝滋味喽。"

力道山气得脸色煞白，嘴里这么说了一句。

他的话刚落音，那个记者就惨叫一声。不觉间，力道山给他来了一下绞腿，记者痛得连声惨叫。

力道山这才松下绞腿说："这还是挺轻的呢。在比赛时，比这厉害多哩。"

接着他说：

"诸位记者先生，美国人记者也好，职业摔交选手也好，都不够坦率，所以谈起话来不怎么投机。"

说完，他说了一声再会，便走出会见室。

那个记者被急救车送进医院，因为他的两条腿骨

出现折裂。力道山若再稍加一点劲，他的腿骨定会被压碎。

过了半年多，德士特罗牙再次走访日本，想夺走力道山所保有的世界职业摔交冠军。这不仅是德士特罗牙个人所愿，而且也是美国职业摔交爱好者和美国职业摔交界以及世界职业摔交联盟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自从有了职业摔交这一项体育运动以后，从来都是由美国选手占有冠军的。但力道山登上职业摔交体坛后，世界职业摔交冠军被他所占已有6年，没有一个美国选手能战胜他夺走冠军。

12月2日，在东京体育馆力道山和德士特罗牙进行了争夺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比赛。这次比赛，力道山又以2比1战胜了德士特罗牙。

隔了一天，12月4日，在大阪府立体育馆他再次跟德士特罗牙进行比赛，并取得胜利。

结果，力道山连续19次争取了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在这段时间里，连一次都没有失守。

德士特罗牙也和其他美国选手一样，未能打赢力道山，没有把世界职业摔交冠军夺到手，败阵而去。有一天，他来力道山家访问。

力道山亲切地接待了他。

他向力道山谈起了自己的出身经历。

“密斯脱力道山，我德士特罗牙绰号叫‘魔王’，原

名是迪克·百牙，1931年生于纽约州，毕业于叙拉古大学。德士特罗牙的意思是‘驱逐舰’，而你力道山可以说是一艘战舰。我心里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事实就是如此嘛，有什么法子呢。”

“谢谢你，你本是一个‘魔王’，评人从来很刻，可今天竟如此抬举我……”

“这是事实，我也无法否认……你能不能给我谈一谈，你君临世界职业摔交界的秘诀。”

“有什么秘诀可谈……我该先介绍介绍我自己。我力道山的绰号叫‘正义的右手’，原名是金信洛，1920年生于朝鲜咸镜南道。力道山这个名字是我做角力士的时候起的力士名。”

德士特罗牙睁大了眼睛。

“这么说，你不是日本人？”

“对，我是朝鲜人。”

“懂了，我懂得了你的秘诀。”

德士特罗牙握紧拳头，狠劲击了一下桌面。

在这次，力道山跟“魔王”德士特罗牙进行的争夺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比赛，竟变成了力道山为世界冠军而战的最后一次比赛。

5 12月8日

12月2日，力道山在东京体育馆跟德士特罗牙进行了争夺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比赛；12月4日，在大阪府立体育馆跟德士特罗牙进行了第二次比赛；12月6日，在名古屋体育馆进行争夺亚洲职业摔交6 人复式赛冠军的比赛；12月7日，在滨松体育馆进行6人复式赛等……，比赛日程安排得很紧。

在滨松举行的6人复式比赛，是1963年的最后一次比赛，也是力道山生前的最终比赛。比赛后，第二天，即1963年12月8日，他遭到一个暴力团暴徒的毒手，身受重伤，过了一个星期，于15日去世了。

1963年12月16日《朝日新闻》对力道山的死亡报道说：

“职业摔交选手力道山，8日晚在东京赤坂的一家酒馆跟人发生口角，一方说，‘为什么踩我脚’，另一方说，‘我没踩你脚’，到头来，被大日本兴业会社社员村田胜志(25岁)刺了下腹，身受重伤住进山王医院，后因并发肠阻塞症，于15日下午9点50分死亡。”

日本的一家杂志写道：“1963年12月8日，力道山在赤坂的一家夜总会被一恶汉行刺，过后并发肠阻塞症于15日晚身亡”。

日本的各家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报道了力道山死亡的新闻，而其内容则都跟在前面援引的相同。这些消息的内容，不外是说，力道山跟村田发生口角后遇刺，而且动手术后喝了汽水而致死。言外之意，就是说，是力道山自己走这条死路的。

这是连三岁的孩子也哄不过去的谎言。这只不过是“敌人”为了掩盖他们的阴谋放的烟幕弹。事实是：美国佬和日本鬼子狼狈为奸，杀害了力道山。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被烟幕弹掩盖着的使力道山致死的事实真相吧。

我们首先要弄清楚，1963年12月8日，这一天力道山是怎样度过的。这样就无须再加冗长的说明和解释也能看出他的死因了。

“敌人”把力道山这一天的生活安排得既周密又阴险，而且他们用狡猾的手法使力道山按照他们的安排去行动。

力道山在滨松结束比赛，就即刻坐快车回东京，他是在8日早晨6点钟到达东京的。

12月8日，正是星期天。

他回到家里，洗完澡想躺下来睡一觉。这时，响起了电话铃，他拿起听筒，对方说有几个旅居洛杉矶的日人要前来拜访。力道山每次到美国远征，都得到他们照应，因此不敢怠慢，只好起身到会客室等他们。

过不多久，客人们走进会客室。

力道山跟他们寒暄，他们坐下后，就拿出烈性酒，几个人边喝边谈，他们从旅行包里接二连三地拿出烈性酒，天南地北地谈着消磨时间。

下午四点以后他们才回去。

力道山回到卧室躺下来。困意悄悄袭来，睡着了。

力道山在睡梦中觉得有人在叫他醒来，睁开眼一看，原来田中米太郎在叫他，坐钟的时针刚指5点。

田中说，横纲前田山和“覆面王”德士特罗牙在赤坂的“千代新”饭馆请他去。

再过几天，前田山将率领进行巡回比赛的日本角力团，启程去美国，因而力道山不能不应邀。德士特罗牙呢，他在日本的比赛已结束，即将回美国去，所以力道山是不好谢绝他的邀请。

“弄得一点休息时间也没有……”

力道山在心里嘟囔着起身换衣服。

在赤坂的“千代新”饭馆，力道山跟前田山和德士特罗牙对饮，一直喝到快9点。前田山说，他将在美国迎新年，所以这等于送旧迎新，便一个劲儿地劝他喝。德士特罗牙也是一个酒鬼，自然不会示弱。

快到9点的时候，饭馆服务员来报：

“力道山先生，有客来找你。”

“什么客？……”

力道山抬起醉眼望了一下站在服务员背后的男子汉。

“我是TBS广播电台的记者。你不是已约好今晚9点，由TBS电台播放你的歌喉？”

那个TBS广播电台记者转到服务员前面提醒力道山。

“哎哟，我差一点儿给忘了，对，已约定今晚在电台演一场……糟了，这可怎么办呢。从早晨就有人请客，叫我喝得酩酊大醉，让我唱歌，可有点为难啊……”

力道山的舌头已经不灵了。

“你这个世界职业摔交王，说这种泄气的话还行，去吧！”

前田山拉他站了起来。

力道山勉强挪动几步，踉踉跄跄地走不稳，吉町和美军中尉卡毕搀扶着他走出了“千代新”饭馆。

力道山好不容易才唱完一曲。歌唱得好坏是没有关系的，他们需要的是力道山这个名字和他的声音。

他唱完一曲，美军中尉卡毕便把他领到会客室去。那里的圆桌上，放着几瓶烈性酒。

“力道山先生，你唱的真好啊。你的嗓音很独特。祝你歌唱成功，干一杯！”

“卡毕先生，我实在不能再喝了。我很想睡一觉，请你替我叫一辆车。”

力道山婉言谢绝卡毕递过来的酒杯，他感觉到再喝，就怕支撑不住自己的身子了。

“你是天下无双的力道山先生……还在乎这一杯酒？……来，只喝一杯！”

力道山再三推辞，可卡毕根本不听他的。

“既是你的盛情，我就喝这一杯。”

力道山干了杯。这酒够毒烈，一杯酒下肚，酒气发作，坐在对面的卡毕和吉町的面孔重重叠叠地在他眼前打转。

快到夜10点的时候，吉町叫来了一辆轿车。

力道山坐上车，对卡毕说：

“卡毕先生，请你把我送到家，或者送到五反田站前的朝鲜饭馆去。”

“力道山先生，请您放心，我遵命就是了。”

力道山放下心，把魁梧的身躯偎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蒙蒙眬眬地睡着了。

卡毕望了望映在后视镜里的睡着了的力道山，嘴边露出微笑，暗自窃笑。

“力道山先生，到了。”

卡毕摇醒力道山。力道山勉强睁开眼一看车窗外，既不是他家，也不是朝鲜饭馆，是夜总会“新拉丁阔特”。

“卡毕先生，这不是新拉丁阔特吗？司机，把我带

到家去，不，到朝鲜饭馆去。”

力道山身偎椅背又闭上了眼。

司机启动，但未能开车，因为卡毕制止了他。

“力道山先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是12月8日，又是个星期天……我们光顾光顾新拉丁阔特再走。为了力道山先生，他们特邀了黑人歌手。”

“12月8日，与我有何相干？快把车开到朝鲜饭馆去。”

力道山闭着眼，挥了挥手。

“朝鲜饭馆跟新拉丁阔特相比，实在不屑一顾啊，用不着到朝鲜饭馆啦。你，日本的英雄力道山先生，要去那种地方……有伤体面哩。”

卡毕叫司机煞车鸣笛。

司机疑惑不解，歪歪头，煞住车鸣了一次笛。

“卡毕先生，你不要信口胡说，你说什么到朝鲜饭馆有伤体面？”

力道山圆睁双眼，盯视卡毕。

“力道山先生，我不知道，今天，你为何一反常态袒护起朝鲜饭馆？”

卡毕装模作样，装出一副不可理解的样子。

“我，力道山不是日本的英雄；是世界职业摔交王！我再说一句，你不要小看朝鲜人。日本曾被你们美国打败，而你们美国还不是被朝鲜打败了吗？这不是事

实吗？老天爷都看在眼里的……”

力道山把右手高高地举到头顶上。

“卡毕先生，卢·铁兹曾经赫赫一时，人称他世界职业摔交的宙斯，而他却被我打败，屈膝认输，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由我力道山所占。为了把这个冠军头衔夺回去，美国人曾把许许多多的职业摔交选手派到日本，跟我力道山较量，竟达18次之多。

“可是，他们连一次都未能获胜。不，他们是无法获胜的。正象刚才说过，美国虽打败过日本，但它被朝鲜打败了嘛……”

霎时，卡毕的脸变得煞白，犹如一根白蜡，因为他无法否认这一事实。

“力道山先生，你到底是哪一国的选手？”

“卡毕先生，你何必明知故问？”

“据我所知，你是日本的选手。”

“我，力道山是世界职业摔交王。学你们说法，是职业摔交的宙斯。再说，我力道山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好了，我们到朝鲜饭馆去吧！”

力道山轻轻地拍了一下司机的后背。

司机摁了一下启动钮。

这时，有十多个身穿和服的日本娘儿们蜂拥而至，拉开车门扑到力道山身上，有的伸臂缠住他脖颈，有的抱腿，死扯活拽，想把他拉下车去。

力道山讨厌她们来这一套，连声叱喝，可是她们压根儿不听。

卡毕自觉无力扭转力道山的意思，便叫来这些娘儿们打援。

这一天，新拉丁阔特的顾客特别多， 不比往日，舞台上，有几个黑人歌手正在唱重唱。

力道山他们拣一个角落里的桌子坐下来。

服务员托着酒瓶来上桌。

力道山每每婉言谢绝。可是那些娘儿们不管人家要不要喝，争先恐后地硬给力道山灌酒。卡毕向力道山说：

“你跳舞吧，跳跳舞，酒会醒过来的。”

“跳舞？……我要去卫生间。”

力道山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卫生间走去。

“我们的先生醉得太厉害，我要跟他同去。”

吉町说着，站起了身。

“吉町先生，不要担心，他是职业摔交的宙斯，还怕什么……”

美军中尉卡毕拉住了他的袖口。

“可是说不定……”

吉町甩开了卡毕的手。

“吉町先生，力道山是职业摔交的宙斯，他不会为几杯酒送肚醉成泥人。他解完手回来，定会唱歌，跳

舞的。我说的不会有错，你等着瞧吧。”

他给娘儿们递了眼色，于是两个女妖起身，搂住吉町，不由分说地给他灌酒。

力道山踉跄着走进了卫生间。

出入卫生间的走廊的一角，有一个身着黑色西服的汉子站在那里。力道山还没到这家夜总会新拉丁阔特，他就一直站在那里。力道山一走进这家夜总会，他就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盯住他不放。此人就是日本一家暴力团——日本兴业会社的“社员”，名字叫村田胜志。他手里握着一柄长13公分的生了锈的匕首。

力道山解完手，刚跨出门槛时，此人拿那把匕首攮了他的左小肚，然后撒腿跑掉了。

力道山一手捂着小肚，想撵过去抓他，可是腿不听使唤，没能捉住凶手。他连爬带滚地走上舞台，夺下黑人歌手的麦克风，向顾客喊了一声：“诸位，新拉丁阔特出现了杀人凶手，你们赶快回去……” 说到这里，就栽倒了。

如果力道山没喝醉，凶手是不敢下手的。即使凶手敢动手刺人，也肯定会遭力道山的“空手砍”，命归黄泉的。

“8日晚10点40分，力道山遇刺，身受重伤”，12月8日深夜，日本广播电台向全国各地广播了这条消息。

12月8日，恰恰在这一天，力道山遇刺，人们对这

一事实,不能不加深思。12月8日,正是在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出其不意地偷袭夏威夷的珍珠湾向美国“宣战”,挑起了“大东亚战争”。

力道山即刻被送到山王医院抢救,第二天,即9日1点30分开刀动手术,发现小肠有两处刺伤。手术由外科权威、医学博士主刀,结果良好。

有一个职业摔交专栏记者报道说:“12月11日上午9点,住院的力道山已排气,这证明,手术顺利,结果良好。人们无需担忧……”

伤处,愈合得又快又顺利,院方也好,力道山本人也好,都确信无疑,很快就能出院。

于是力道山召集“力道山联合会社”的有关人员在15日下午到医院聚会,因为那天是星期天,病人可以抽出时间会见他们。

他召集这些人来医院,为的是总结1963年的工作并订出新的一年的工作计划。

6　我是朝鲜人(2)

1963年12月15日的深夜广播和第二天16日的晨报报道:力道山于12月15日21时50分死亡。终年43岁,正是当年。

对于力道山的死亡有各种说法,那些说法都不能

令人信服，有不少令人疑惑的问题。日本当局本应该弄清这些问题，然而他们只是口说要查清这个问题，但直到力道山死去已有25年的今天，这个问题仍是个谜。日本当局甚怕力道山的死因大白于天下，因为凶手就是他们自己。

凶手对讲实话的人施加威胁，使之守口如瓶。

丰登原是最受力道山宠爱的，而且是由他培养成为世界闻名的职业摔交选手的。他曾在力道山灵前流泪发誓："要为力道山先生报仇！"并在职业摔交栏记者面前说："力道山先生不该进行第二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做得很好。如果不进行第二次手术，就不会死去。"可是，丰登被日本当局逮去一次后，就对这个问题不再开口。巨人马场也和丰登一样。他在力道山被杀害时，正在美国远征。他接到力道山的噩耗后回到日本，在同新闻记者谈话时愤怒地举起拳头说："力道山先生的身体没有那么虚弱，会被那种13厘米的匕首刺死的。一定要查出杀害力道山的仇敌，把他干掉。"但被日本当局叫了去以后，和丰登一样守口如瓶了。

然而，事实是无法抹杀的。

我们来看一下田中米太郎的陈述吧。

……力道山住院后过了一个星期，就是1963年12月15日，那天是星期日。"力道山联合会社"的干部们原

定在这天下午到力道山所住的山王医院特别病房601号聚集。

早晨，主治大夫来巡诊。平时是由担当大夫来的，而这天，主治大夫来了。

护士量了脉搏和体温，也量了血压，都很正常。

主治大夫听了护士的报告：脉搏、体温和血压都正常，就轻声说：

“好，今天下午一点做第二次手术吧。”

“还要动手术吗？”

力道山躺在病床上望着主治大夫。他的眼睛显出深感疑惑的神色。

主治大夫掀起力道山的病人服，查看了伤口，然后摇了摇头。

“力道山先生，还是要动手术。”

“伤口没有什么异样，不是说第一次手术做得很好嘛。是啊，是很好。所以不要再动手术吧。我实在不愿意再登手术台。”

力道山不愿做第二次手术。但是，大夫说这是大夫们认真地进行了研究的，并拿出照相底片给他看，说这是科学，他也就不好再固执了。但也不想照他们的意见去做。他有点儿不情愿。

“那么，明天动手术吧。”力道山下了决心。

主治大夫冷淡地说：“动手术，越早越好。错过了

时机，会招致现代医学也不能治愈的后果。"

"今天下午我召集了'力道山联合会社'干部们的协议会。一定非今天动手术不可吗？"

"既然你的意思是那样，我再同大夫们研究一下。讨论结果，下午一点告诉你。"

下午一点，外科医生（有权威的医学博士，给力道山做过第一次手术的医生）领着护士来到力道山住的601号病房。

"力道山先生，现在开始动手术吧。用不了一个小时。相信我这个医学博士吧……"

力道山被推进了手术室。

田中在手术室外边等候。动第二次手术时，做了局部麻醉。

力道山不到一个小时，就回到了病房，他的脸色变得苍白。睁圆两眼凝望着天棚。

"力道山先生！"

田中靠近病床边坐下来喊力道山。但是力道山没有回答，看来还没有恢复知觉。

"你放心吧。手术做得非常好。田中先生，好好照顾他吧。过了年，他就可以登上比赛场的。"

医学博士走出了601号病房。

田中同一个职业摔交新手一起守着力道山。

力道山凝视天棚的眼睛慢慢闭上，然后沉睡了。

田中放心地舒了一口气。他打发伙伴到水果店去。

合上眼安睡的力道山的前额上沁出了汗珠。

他用毛巾轻轻地拭擦力道山的前额。力道山在动手术之前吩咐他，要他守在身边，不要让他一个人独在。因此，田中等那伙伴回来。可是，总不见他回来。田中急着想小解，而601号病房的卫生间是女用的。他心想：去小解一下就回来，不会有大不了的事，便向公共卫生间跑去。

田中很快解完小手跑回来，这时，他看见一个汉子从601号病房出来，慌慌张张象逃走似的背影。

他还发现，挂在601号病房房门上的“谢绝会面”的牌子在摆动。

“是哪个家伙呢？”

田中慌忙跑进房间。瞬间，他愣住了。他想起力道山吩咐他的话：

“在我恢复知觉之前不要允许任何人接近我……”

力道山的床下，有三四个汽水瓶乱放着。

力道山盖的被子给汽水弄得湿漉漉的。田中拿起话筒找了主治大夫。

“先生，出了大事。请你快点来，快点……”

田中放下话筒，握住力道山的左手抽泣起来。

“力道山先生，你醒醒啊……”

力道山闭着眼，没有反应。

然而，过了一会儿，力道山使出最后的力气抬起了右手。接着他睁开了眼睛，在田中面前竖起食指给他看。然后，他又闭上了眼。他再没有睁开眼。

主治大夫急忙跑来打开601号病房的门走了进来。

“是哪个家伙灌的？”

“先生……”

田中低下了头。

主治大夫给力道山诊脉。脉搏已没有劲了。

“告急，把他的亲人都叫来吧。”

主治大夫用听诊器量着脉搏看了手表的秒针。

“已经故去了。时间是21时50分……”

主治大夫从耳朵上摘下听诊器。然后合着两手闭了眼。

力道山受了碳酸水的害才绝命的。他连一句遗言也没能留下……

田中是从力道山当角力士时就侍候他的。他和力道山一起生活了将近20年。从他的经历来看，他是不会背叛力道山的。

田中是看到力道山最后瞑目的唯一的人，他的陈述中有几点可疑之处，不，有些奇怪的感觉。

首先拿主治大夫来说，他是长期作力道山的主治大夫的，是个忠实的人，从未拒绝过力道山的要求。力

道山也是向来听从他的意见的。

然而，主治大夫却不顾力道山不愿做第二次手术的意见，另作了主张。再说，力道山也一反常态，表示不愿照主治大夫的话去做。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有些不正常。

人的直感往往是非常敏锐的。力道山对主治大夫感到不可靠，不愿意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他才会采取那种态度。

力道山咽气时，主治大夫没有一点惊疑的神色。他那冷淡的态度好象在说：死的是应该死的人。每当力道山进行比赛时，他比谁都焦心。那是因为比赛取胜对他有好处，但输了的话，他就有失掉饭碗的危险。只有力道山健康，才能从他身上得到大笔钱。应该说，迄今从他那里得到了大笔钱。若是力道山死了，主治大夫的招牌也不复存在，再也领不到钱了。用一句话来说，力道山的健康，是与他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的人在力道山的死亡面前，怎能保持冷淡呢？决不能这样。

再拿有权威的医学博士外科医生来说，他是给力道山动了第一次手术的医生。他说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很快就要恢复健康，不久就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力道山。因此，职业摔交迷们给他寄来了无数的感谢信。这样的他，为什么要急着进行第二次手术呢？

职业摔交爱好者当中，流传着力道山的第二次手术是死亡的手术，这种话，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其次，是偷偷地溜进601号病房给力道山灌了汽水的那个家伙。只有田中看见那个家伙。那个家伙要想进山王医院601号病房，必定与医院内部有联系。不然是进不来的。就算进来了，如被田中米太郎发觉就会连骨头都会给打烂的。那么说，由外部进来的那个汉子是同田中米太郎有联系的吗？……

在职业摔交爱好者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风闻：说是由外部溜进了一个汉子，那是田中捏造的，给力道山灌了汽水的家伙就是田中。

只要调查这三四个人，就能捉到杀害力道山的犯人，但是力道山死去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还没有查明这个事件。日本搜查机关说，要论搜查，日本在世界上是“最高明”的，而且，这个案件又不是难破的，但至今仍不予查明，因为凶手正是日本反动当局。

力道山动了手术，结果良好，甚至排了气，正待好转，从1963年12月13日起允许力道山同有限的几个人会面。

暴力团日本兴业会社社长带领村田来谢罪。力道山拒绝会面。可是日本兴业会社社长在山王医院门口等了一整天，所以田中劝力道山见见他。

因为田中再三劝说，力道山只让日本兴业会社社长一个人进来了。村田只好在医院门口等社长出来。

“力道山先生，这次真对不起。我没有管教好手下的小子们。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收下。”

社长把写有“谢罪金”的厚厚的封套放在力道山的病床上了。

“有什么可谢罪的。把‘谢罪金’收回去吧。说老实的，是不是因为这个力道山没有死，还活着，少挣了不少钱？”

力道山躺在床上怒视着社长。

“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这是我家小子弄错了……这话可不象力道山说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日本兴业会社那个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吗？村田哪能弄错。那小子不就是日本兴业会社拔尖儿的吗。你可有点不象社长哩。何必说话转弯抹角的。你们暗杀我，收了多少钱？是谁托你干这勾当的？”

力道山依然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日本兴业会社社长的脸。

社长没有回答力道山的问话，把“谢罪金”递给了坐在旁边的田中。

“田中！不要收！”力道山突然喊出声，怒视着社长。“你如果想真心谢罪，那么就回答我的问话吧。”

“…………”

日本兴业会社社长长叹了一口气，没能回答。不，没有回答。

“看你，为什么不能回答。我已料到你不敢回答我的问话。因为我知道你是没有那种胆量的区区小人。你真卑鄙。我累了，要睡一会儿。”力道山闭上了眼。

“好好治病吧。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日本兴业会社社长走出了病房。跟在他后边的田中把“谢罪金”塞进了他的衣兜。

在日本兴业会社社长来谢罪的前一天，金田正一和张本来找了力道山。他们允许会客后最先来到的。他们是职业棒球选手，在职业棒球界首屈一指。金田是投手，张本是打球手。他们是旅日朝鲜同胞。

“听说手术结果很好？怎么样？……”

“这是怎么说的，世界职业摔交王竟遇刺了啊？……”

金田和张本靠近力道山的病床边坐了下来。

“田中，有没有西红柿？金田和张本最喜欢西红柿哩。”

“西红柿？……”

田中望着力道山反问道。

在这冬天哪里有西红柿？到温室去也许能弄到些。可是何必要难弄的西红柿呢……

感到奇怪的不只是田中，连金田和张本也感到意外。他们并不特别爱吃西红柿。倒也不讨厌西红柿罢了。

“对啦，就是要西红柿。若是没有就到温室去弄些来吧。他们可是贵客呀……快点！”

力道山对田中连连做手势，催他快去。

“实在要西红柿，那就……”

田中一走出房门，张本望着力道山有些不解地说：

“力道山先生，我对西红柿并不特别……”

力道山笑了。

“我是想，只我们朝鲜人在一起谈谈。小鬼子夹在一起就不妙。那个田中是我从当角力士时就带着的。我们在一起已有15年了。但是不可靠。我压根就不相信日本人。”

力道山起身从冰箱里取出了酒瓶和杯子。

“这是拿破仑酒，大概陈了50年的。”

“拿出那么名贵的酒？……一块儿喝吧。”

金田坐在窗边的圆桌前说道。

力道山、金田、张本三个人围坐在圆桌前了。

“我不能喝，不是病人吗？你们两个人喝吧。”

力道山往杯里斟了酒。

“这哪里象探病的，倒由病人招待我们喝酒啦。”

张本干了杯。

"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

"张本说得对呀。我也闹不清是不是探病了。"

金田同意张本的话。

这时，担当护士打开病房门走进来了。

"来探病的人喝酒还行吗？叫主治大夫知道了，可不得了啊。"护士看看金田和张本又看看力道山。"力道山先生也真不象话呀。……医院前门聚集了很多人，要求会面，怎么办哟。让他们进来吗？"

"护士姑娘，这位是国铁的投手金田正一选手。这一位是张本选手。不要折腾我……我，力道山拜托你啦。他们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进这屋里来。懂了吗？"

力道山几乎在哀求护士姑娘。

"既然是力道山先生求我，那就……不过不能过久啊。"

护士走出了病房。

"本想和同胞们在一起谈谈心，怎么有那么些不速之客来探病……"

力道山掀开窗帘俯视了一下。下边很多人聚拢在医院门口。张本俯视着窗外钦佩地说：

"来的真多啊！力道山的确是个'红人'，不同一般哩！"

金田往酒杯里斟酒。

力道山长吁了一口气。

“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来了很多探病的人，可是他们当中能有几个是真心为力道山担忧的……恐怕连一个人也没有……”

“你怎么讲这种话呢？要是那些人听见了，该生气的。”

金田打断了力道山的话。他不曾想，力道山会讲出那种话。

张本也和他有同感，迎合金田的话说：

“力道山先生，就是红得发紫，也不该目中无人啊。那是罪过呀。”

急性子张本对金田使了个眼色站起来了。

“张本，你坐下，真是个急性子……”力道山拉着张本的胳膊让他重新坐到圆桌前。然后又把窗帘掀开俯视着窗外说：“你没听完人家的话，就来劲还行？你看，那边，有个戴眼镜的、戴墨镜的年轻人吧……”

力道山手指着聚集在医院门口的“探病者”一个个地介绍给他。

金田和张本俯视着力道山手指的人听了他的“介绍”。

有一个穿着黑色西服，罩着草绿色夹克，戴墨镜的年轻人，抽着烟仰望着天空。他正是用生锈的匕首攮了力道山小腹的暴力团日本兴业会社“职员”村田。站在这家伙旁边的风采奕奕的男子汉是日本兴业会社

社长。他是世称“东京夜街的魔王”的家伙。站在暴力团一伙后边的头上结了发髻，穿木屐的角力士正是横纲前田山。在他的旁边有三四名角力士在护卫他。在他后边，一个穿美军军装的家伙嚼着口香糖。那个家伙就是美军中尉卡毕。

“张本，所谓探病者，都是那种货。我一见他们，眼里就冒火。那些家伙都是为暗杀这个力道山出了一份力的。”

力道山放下窗帘，他连看都不愿意看他们。

“力道山先生，原谅我吧。真没想到，他们是那种人。”张本向他道了歉。

“张本，有一种预感在缠我，这个力道山怕再不能登上赛场了。”

“你怎么讲这种话呢？”

“不是已经进入了恢复期……从明年正月起就可以进行比赛吗？伤口并不很大嘛……”

张本和金田用惊诧的目光望着力道山。

“并不是因为伤口大，接连打电话来威胁我……”

这时响起了震耳的电话铃声，力道山拿起了听筒。

“什么事！……这个力道山是朝鲜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死了也不能成为日本人！随你们便吧！”

力道山使劲放下了听筒。

一会儿，电话铃又响起来。

力道山生气地拿起了话筒。

“你是谁?!……是阴影里的汉子!……”

力道山把电话机挪到了病房的角落。

接着把话筒拿下来放在地上,电话铃再也不响了。金田问他:

“又来威胁的吗?”

“对了,又用电话威胁呢。一天里就打来几十次。他们说,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要杀死我。”

力道山的脸上泛起了紧张的神色。

“要听从他们什么呀?”张本问道。

力道山长吁了一口气慢慢地开了口。

“叫我回心转意啊。叫我说,这个力道山不是朝鲜人,而是日本人。也就是说,不是金信洛,而是百田光浩……”

这时,病房门打开了,姜承民走了进来,力道山没能把话说下去。

“职业棒球的名将们来啦。谢谢你们。”

姜承民把板凳拿过来坐在张本的旁边。

“你们谈嘛……是我不该听的吗?”

“哪里,哪里……”

力道山把身子靠在椅子靠背上了。

张本斟满了拿破仑酒让姜承民喝。

“可惜没有酒菜……”

姜承民干了张本斟的酒，看了看力道山。接着，从提来的兜子里掏出了一个小铝锅。锅里装满了螺蛳。

“是螺蛳啊！……”

力道山象小孩一样欢呼起来。

张本用惊异的眼光看看力道山又看看螺蛳。

“这螺蛳别有风味。张本吃吧。金田也来……”

力道山把一个螺蛳放进嘴里嚼着。他的眼前浮现了他小时候在故乡时到东海捉螺蛳的情景。他跟二哥一起到东海去捉螺蛳，在沙滩上烤着吃，20多年前的往事，就象昨天的事一样记忆犹新。当时，二哥对他说“信洛，一个人忘了家乡就完了。再没有比失去家乡的人更可怜的……”这句话，在耳边回响。接着又想起了捉了一小篓子螺蛳回去，给卧病不起的父亲吃的往事。力道山痛心地想念起故乡的东海了。

“信洛，你在想什么？”

姜承民看了看力道山。

“没有什么……”

力道山没有结束他的讲话，微笑着望了望姜承民。

“信洛，你把刚才讲的话讲下去吧。”

姜承民了解了力道山的心情。他怕把话头转向另一方面，避开了坐位。

力道山欠起靠在椅子靠背上的身子。

“金田，张本，你们留心听我的话。我力道山怕不

能活到天年啊……”

“你怎么竟讲这种话呢？从明年初起就可以重新登上赛场的。”

金田打断了力道山的话。

“不，怕不能再登上赛场了……”

金田和张本以及姜承民都惊诧地望着力道山。

“能那样的话，敢情好啊……”

力道山吐出了自己恳切的心情。

力道山表示决心说，要把参加明年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八届奥运会的祖国选手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手团的一切费用都包下来。

他还谈到将同作为祖国选手团的一员的女儿见面。

“……1964年对我力道山来说，是宝贵的一年。然而……怕连1964年第一个旭日也看不到了。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不会轻轻放过我的。他们对我说，要想活就要成为日本人。不叫我做金信洛而叫我当百田光浩啊。要把我这个力道山向往祖国的心愿掉转过来。

“我力道山认为，作为拥戴伟大的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朝鲜人死去也是光荣的。感到遗憾的是不能拜见伟大领袖就死在日本。

“金田，张本，我力道山的平生宿愿不是别的，就是在金日成元帅面前进行比赛，在赛场上无情地打倒那些高傲的美国选手和日本选手们。只可惜，不能如

愿以偿啊……"

这时，病房的门被打开，主治大夫带着护士走了进来，力道山还没有结束他要讲的话就给打断了。

力道山握紧了"正义的右手"。他的嘴唇颤抖了。他的眼眶里汪满了眼泪……

力道山怎么死啦？是谁害死的呢？

我想上述的几件事实可以充分说明问题。

力道山死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而且连一句最后的话也没有说。

力道山使出最后的力气竖起右手食指，那意味着什么呢？……

那根食指也可以说是遗言。

人们对此做了各种解释。

有的人说，那是说"我是职业摔交王！"有的人说，那是说"把日本职业摔交协会托付给你们！"有的人说，那是表示"给我汽水！"……

难道，力道山的"正义的右手"的食指是表示那种意思的吗？……不对。那是他在喊"我是朝鲜人！"

他喊出的朝鲜人，不是过去没有祖国，当亡国奴的朝鲜人，而是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朝鲜人。

结　束　语

“日本职业摔交史”对力道山的葬礼写道：

“力道山死了！12月15日下午9时50分，力道山与世长辞了。他并发了肠阻塞，再动手术也无用。在庆应医院解剖后，发现力道山的肠子除了已发现的，另外也有溃烂处。于18日进行了秘密葬埋，在寒风刺骨的20日，在东京池上寺院举行了葬礼。

“殡车从自家出发时，突然天气变阴刮起了旋风。送殡者的行列络绎不绝。”

12月15日下午9时50分，力道山亡故，这是事实。

18日进行秘密葬埋，20日在池上寺院举行了葬礼也是事实。

还有那天天气非常寒冷也是事实。

参加葬礼的人非常之多也是事实。

但要说这些人是否怀着真心哀悼的心情参加葬礼的，那就该当别论了。

“力道山联合会社”打字员夏子（长期任力道山的秘书）说出了真心话：“……我想起举行力道山的葬礼时的情景，就是现在也为自己是日本人而感到羞愧，简直抬不起头来。人们怎么能做出那种行为呢？”

那些人竟做出了什么样的行动，连女秘书都说出那种话呢？

在力道山住的8层楼大厅，职业摔交选手们喧闹着。

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沉浸在悲哀之中。

一个个都象是来赶集的人，或象参加婚礼，见好吃的就眼红的人。

放在大厅壁橱里的一排高级酒，是力道山舍不得喝的外国高级酒——英国威士忌，法国白兰地和巴西葡萄酒。

不害臊地最先拿出那高级酒来打开盖子喝的人，就是东富士。

这家伙曾把绝交书扔到力道山面前说，“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力道山的面孔。”退出了日本职业摔交协会。

“这是为他供养，喝吧。他怎么攒了这么多的高级酒。看来，力道山是个吝啬鬼。不，因为是特高级酒，看样子是舍不得喝啊。我们替他喝吧。算是供养吧。”

东富士打开法国白兰地酒瓶盖一饮而尽。多么厚颜无耻啊。

他这么一来，摔交选手们好象急不可待地争先恐后拿出壁橱里的酒喝起来。

那么多的高级酒一会儿就喝光了。这些酒是力道山十多年来到世界各国远征时，作为礼物一瓶一瓶地收下的。

有了点醉意的丰登对远藤说：

“问题是从现在起怎样处理力道山先生的日本职业摔交协会。”远藤好象正在等他说这话，把举起的玻璃酒杯啪地扔在地上。

“力道山一直剥削了我们。从今开始，让我们成立一个新的职业摔交会社！”

他们简直是一群无耻透顶的家伙。要是没有力道山，远藤早就变成乞丐了。因为有了力道山的扶植，他才勉强成为职业摔交选手，他口出这种言辞，真是一个没有道义，不讲人情的卑鄙的人。

东富士迎合着他的话说：

“你说得对。从现在起就是你们的世界喽。我也要帮忙。”

远藤对东富士点点头说：

“我是同力道山一道跨进了职业摔交界的。但是夏威夷修业，力道山在我之后。我是同木村和山口一起进行训练的。力道山出现在我之后，所以嘛，力道山是我的后辈，是我的徒弟！”

如果力道山还活着，他哪里敢说这种话。他们想，反正人已经死了，便无所顾忌，满口胡言，什么难听的话都说。

远藤的话里确实包含着对力道山的憎恨。

举行了力道山葬礼的第三天，1963年12月22日在

位于赤坂的一家酒馆里，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选手干部们和有关部门干部聚集在一堂，进行了秘密协商。

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今后怎样经营管理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和力道山的职业摔交会社以及“力道山联合会社”的问题。

听起来倒是不错，但实际上是要瓜分力道山的财产的。

这真是只有卑鄙、肮脏的刽子手才能干的可耻、龌龊的勾当。

这一场密谋的结果是，力道山的财产全部被日本鬼子吞掉了。那是力道山流血流汗，一分一厘地积攒下的，就象蚂蚁筑金字塔一样积少成多的财产。不仅如此，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日本职业摔交协会也垮台了。

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一崩溃，日本职业摔交协会的顾问，台上裁判员——冲识名便说，“既然没有了力道山的职业摔交协会，我也没有必要再呆在日本了。”然后到夏威夷去了。他回到夏威夷后把财产移交给妻子，离开职业摔交，在姐姐家里过着孤独的日子，年过70岁去世了。

在大厅对面房间安放着力道山遗体。很多吊客来吊丧，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来护丧的。

他们尽情喝酒，口出恶言中伤力道山，密谋夺取力道山的财产。那么多的吊客中间，没有一个真心祝愿力道山的冥福的人。

为力道山护丧的只有三个人，他们没有喝酒，沉浸在哀悼之中。他们是：职业棒球名将——投手金田，打球手张本和流行歌曲歌唱家春日八郎，他们都是旅日朝侨。

“要通宵……这心中的怒火，实在难忍啊。”

金田把脸转向了张本。

“一伙狗东西！我的肺都要气炸了。真想用球棒狠狠地揍他们一顿。”

张本握紧了拳头。他那拳头直打颤。

“张本，我想起了力道山在山王医院讲过的话……”

金田长吁了一口气。

“金田，咱们也要学力道山的样子，保持朝鲜的灵魂，用棒球棒来显示一下朝鲜人的本色！”

张本紧握着金田的手。气愤使他的手直发抖。

如果力道山没有投到伟大祖国的怀抱里，那么他就会成为被人遗弃的不如丧家之犬的人，落个不是日本人却要装做“日本人”，没有做朝鲜人的权利，却要做为“朝鲜人”受歧视的身世。

《体育百科辞典》(上册)里写道：力道山是在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和国际职业摔交强者对抗赛中多次获

得冠军的职业摔交“王”，还写道：“……在世界循环赛中连续获得5次冠军，在国际强者对抗赛中获得19次冠军。”

说起来好容易，这些数字实在不简单，说这是天文学数字也不算言过其实。

美国的一个职业摔交专家说，象力道山那样的职业摔交选手，过去未曾有过，今后也不会出现的。

他这句预言决不是偶然说出的。

力道山遭敌人毒手而牺牲，已有25年。在这期间，获得世界职业摔交冠军的不可一世的选手很多。

巨人马场、希洛·松田、安东尼奥·猪木、保宝·布拉及尔、导力·久尼亚……在他们当中战绩最出色的选手，正是力道山培育出来的巨人马场。

巨人马场虽然在1965年11月国际职业摔交强者对抗赛中获得了冠军，但在1968年被布拉及尔打败而失掉了锦标。

他在1966年5月第八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中获得冠军之后，连续获得了三次冠军。

在1967年5月，第十一届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中没能争得冠军。

力道山曾连续6年获得了国际职业摔交强者对抗赛冠军，没有败过一次，在世界职业摔交循环赛中连续获得了五次冠军。

不仅如此，获得了七次亚洲职业摔交复式比赛冠军，获得了太平洋沿岸复式比赛冠军、国际强者对抗赛复式赛冠军、夏威夷复式赛冠军。

还获得了两次ＷＷＡ冠军、获得了亚洲职业摔交冠军和太平洋沿岸冠军。

职业摔交比赛的国际惯例是61分钟赛3次决胜负。有时比赛时间也有无限制的。

因此，就是那些赫赫有名的选手，四十岁以后成绩必然下降。

然而，力道山到了四十岁以后的年代里，成绩却步步升高。

对这一点，日本职业摔交发言人说，这是令人惊叹的事，能做到这样，固然和他锻炼有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力道山的精神力量比别人强得多。

日本的宣传机构做了歪曲事实的报道。

记者们虽然知道这里有假，却没有揭露出来。

对于这事件，体育报《东京体育》的文化部长、为职业摔交电视画面做解说的樱井坦率地说道：

“力道山是战前在朝鲜出生的朝鲜人，以职业摔交为专业的记者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每个记者对这一点都保持了沉默。这是因为力道山应该成为日本的力道山。”

樱井说明了力道山是朝鲜人这一事实，但没能说

明力道山年过四十岁仍能获得赫赫战绩的真理。

力道山年过四十也能以青春的气魄，以一当百的气魄，每战必胜，正是因为他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元帅的怀抱和光荣的党的怀抱。

正是因为他有伟大祖国的怀抱，在身处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反动派的威胁和恐吓之下，依然怀着朝鲜的灵魂笔直地走了爱国之路、忠诚之路。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IxOTcwMDYuemlw",
  "filename_decoded": "12197006.zip",
  "filesize": 13213373,
  "md5": "61875c48ba15b914dcf95ada6efc4955",
  "header_md5": "362bad9130f4db2749ec061d9909894f",
  "sha1": "9f334d966af53aa27cf4c96860d5ee335a6ce125",
  "sha256": "057febccce74adb3d93a95052bf23b0bbf5e39223f708ab96baadbc05076c243",
  "crc32": 77345442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3747547,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83,
  "pdg_main_pages_max": 183,
  "total_pages": 190,
  "total_pixels": 1587222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